鴉片戰爭史　武堉幹撰述

鴉片戰爭史事考　姚薇元著

中日戰爭　王鍾麒選述

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　王信忠著

民國叢書

第五編

·67·

歷史·地理類

新時代史地叢書

主編者 蔡元培 吳敬恆 王雲五

中日戰爭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述者 王鍾麒

校閱者 傅運森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New Ag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Editors in Chief

TSAI YUAN PEI, WU CHING HENG and Y. W. WONG

SINO—JAPANESE WAR

By

WANG CHUNG CHIH

Edited by

FU YUN SHEN

1st ed., Sept., 1930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序

百歲以還，列國之視中國也，如望神境，如聽童話，不勝其嚮往之情。而於政之修替，力之充虛，民生之康敝，殆鮮所知，中國之大見於天下，蓋自兩戰役矣。鴉片之役見衰弱之端，中日之役顯窮蹙之蘊。衡世運者類能言之，幾成定論。而中、日戰役尤彼我升降之機。

彼日本者，崇奉吾邦，遠自中古，迄於近季，未或異撝。試觀其學人述作，每以稱引依附爲榮；言其民族所出，則自承吳泰伯之後：嚮慕之心，昭然若揭。戰役以後又何如乎？則倨傲之氣而如春筍：自尊其大和人種，以爲天驕；其慕效吾華者舉諱言之，不恤塗抹史實，竄亂文獻。是類事彼蓋自示其淺薄，於我固無與。然以彼情感之轉移，亦見我振奮之未逮。念此，又不禁感慨係之矣。

伯祥此書，參覽近人著述十餘種，而一以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樹之幹。當其采輯之先，

悉爲斟酌，期於翔實。旣成示予，謂未敢自信所期。予讀之，則原始要終，殆無餘蘊；洞穴貫穿，彌見精勤：是誠所當探其致敗之源以爲鏡鑒者也。因略書所懷以歸之。

十八年十二月，葉紹鈞。

中日戰爭

目次

中日戰爭

一　中日交涉之開幕

日本環海為國，風俗種族頗類中土。自漢已通音問，而以界越瀛海，中國每度外置之。及唐、宋間，乃有我商民浮海貿易焉。至元世祖命忻都、范文虎相繼東征，實為用兵之始；顧師卒無功，而貿易遂絕。明初復通，倭患以起：嘉靖間，江、浙、山東沿海寇鈔之禍亙歷數十年而後定。然猶其奸民肆擾，非出自彼國命也。萬曆中，其關白豐臣秀吉大舉入朝鮮，覆其八道。值明季積弱，竭中國兵力，不足以救之。會秀吉死，兵遽罷，八道乃復入於朝鮮。清兵入關，日益南侵，唐王、魯王皆憑海隅以謀恢復，疊乞援於日本。彼皆依違觀望，兵卒不出，而我商船之東渡者因以日衆。日本為設奉行三員於長崎以領我諸商。

道光、咸豐以還，中國海禁既開，與西洋諸國立約互市，市埠布江海各口，然日本猶不與焉。同治元年（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二年西元一八六二年，）日本長崎奉行遣僚屬附荷蘭船齎貨至上海，因荷蘭領事謁蘇松太道吳煦，申請互市。略謂：「向秪與荷蘭通商，自英、法諸國挾以兵威，逼令立約，利權爲西洋占盡，無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絕。我官民等會商，僉謂若自行販貨分赴各國貿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勢。今既到上海，願仿照西洋無約各小國例，不敢請立約，惟求專來上海一處貿易，並設領事官照料完稅諸事」云云，詞甚遜順。煦爲言於通商大臣江蘇巡撫薛煥，以聞諸朝，許之。是爲日本通市之始。三年（日本孝明天皇元治元年，西元一八六四年，）復因英國領事巴夏禮請許其商民自報我海關納稅。七年（日本明治天皇改元之年，西元一八六八年，）英國領事又代爲申請照料其遊歷過境官紳。其商民亦自請入內地營業，聽給護照驗行。是爲日本交涉之漸，凡此皆其大將軍德川氏時事也。

日本自大將軍秉政，源氏、足利氏、織田氏、豐臣氏相繼制國命，號幕府，稱霸朝垂六七百年。而德川氏頗能以文治平其國，故二百年來無事外釁，海波不興。當道光時，美、英、俄諸國亦

疊以兵艦闖入其境劫盟約。幕府不能禦。於是攘夷議起，繼以尊王，處士朋興，諠譁肆動，外藩乘之，迭起稱戈，幕府之權遂替。同治七年，其嗣主明治天皇改元，是歲十月，幕府德川慶喜遂歸政。於是廢藩建縣，銳意維新，制度一循西法，乃復狡焉思啓，時欲露其發硎之刃，而東亞遂從此多故矣。

同治九年（日本明治三年，西元一八七〇年，）日本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來天津，齎其外務府書謁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通商大臣成林，請立約通商。書曰：

大日本外務卿清原宣嘉、從四位外務卿大輔藤原宗則謹呈書大清國總理外國事務衙門大憲臺下：方今文化大開，交際日甚。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訂盟。鄰近如貴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惟有商舶往來，未修鄰交之禮，不亦一大闕典乎？我邦維新之始，即欲遣公使修盟約，內國多故，遷延至今，深以爲憾。茲謹奏准，特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正七品外務權少丞花房義質、從七品文書權正鄭永寧等於貴國，預商通信事宜，以爲他日遣使修約之地。伏冀貴憲臺下款接各員，取裁其所陳述！謹白。

成林、鴻章上其書總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簡稱）僅許通商，拒立約。前光固請，卒許之。翌歲四月，其使臣大藏卿伊達宗城來議約，前光爲之副。朝命鴻章爲全權大臣，江蘇臬司應寶時、津海關道陳欽爲幫辦，會議於天津。

初，前光之來，先呈約稿，以兩國利益爲辭。越一歲而宗城至，則盡括西洋諸約之尤專利者作草約，欲以之要我廢前約。卽由前光致書應、陳兩幫辦曰：

伊達大臣之發東都也，各國公使送行，謂此去當與大清連盟結衡。我大臣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當知其實。今覩來稿（卽我國就前光始至之希求以草答之約稿）大約與西人同，不同者亦不少。交際之道，萬國秖可劃一，不可輕重：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詆之。今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頗生枝節。儻有參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何面目歸國復命乎！

當今之計，我兩國惟有內求自強，外禦其侮。誠能心照意授，規條章程不若姑從西人痕跡，無事更張，不露聲色之爲愈也。

書上，鴻章固卻之，仍令應、陳答之書。略曰：

「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爲通兩國之好。若以迹類連衡慮招西人之忌，則伊達大臣不來更無痕迹。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瞻循他人，鰓鰓過慮？況條規中亦並無可令西人生疑之處也！兩國有來有往，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者，斷不能盡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嘗獨靳於日本。今送去條規，不知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希即一一指開茅塞！

「去歲送來約章，均以兩國立論，此次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辭，薈萃西約所益各款而擇其尤，竟爾自相矛盾。翻欲將前稿作爲廢紙，則是未訂交先失信，將何以善其後乎？我中堂又何以復命乎？」

相持至七月，乃定修好規條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二款，附以中國、日本海關稅則。所與西約異者，僅於章程內聲明「不准運貨入內地，不准入內地置買土貨」二事耳。當會議時，前光等堅以與泰西相異爲辭，不肯署諾。鴻章面折之，曰：「華人前往西國，隨處通行，並無限制。今

日本係以八口岸與中國通商，華人既不能到內地貿易，日本人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此係兩國從同，確乎公允，何得引西約為例？」前光語塞，約始定。宗城歸，日本意尚缺望，尋宗城竟以事免官。

同治十一年（日本明治五年，西元一八七二年）五月，日本柳原前光復齎其外務卿副島種臣、大輔寺島宗則書來天津，求改約。鴻章諷以寒盟，前光慚而去。其年十月，會祕魯商船瑪利亞留士自澳門誘華民三百餘人，載赴其國，為苦役，舟師虐使無人理，道值颶風，駛入橫濱避之。日本詗悉其事，以公法截其行，我國遣官往訊，三百餘人得生還。十一月，日本遂以其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臣，來要改約，政府竟許之。十二年（日本明治六年，西元一八七三年）四月，改約成，互換於天津。於是日本得置領事於中國各開放口岸，而如其志以獲償矣。

二、琉球問題與侵入臺灣

方副島種臣之來改約也，未及批准交換而臺灣生番戕害琉球難民事件作。軒然大波適所以濟其思逞之志，遂決計稱兵臺灣，以窺我強弱焉。

琉球處福州正東千七百里之地，合附近多數島嶼而成國。其世系，自天孫氏開國，傳二十五代至宋淳熙十三年（西元一一八六年）而絕。國人奉浦添按司舜天爲主。三傳而衰，仍傳位於天孫氏別裔，是爲英祖。以尙爲氏。元中葉後，諸按司紛紛割據，分爲中山、山南、山北三王國，而中山爲英祖之正統。英祖五傳至中山王察度，卽遣使貢方物通中國之始王也。先是，隋煬帝使朱寬至琉球，爲琉球名見中國史籍之始，然此琉球乃今之臺灣，至於今之琉球始見中國史籍，則在明初。明太祖旣定中原，遣行人楊載奉詔招諭琉球，卽察度在位時也。洪武五年（西元一三七二年），察度王遣使稱臣獻方物。明祖待以恩禮，賜善操船者三十六

姓以便往來。自此習法度，奉明正朔，按歲朝貢不缺。並送子弟入太學。傳至明宣宗時始一統山南、山北兩國，歷世皆受明之封册。淸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年），世子尙質遣使入朝，繳明故印，請重給敕印受封。康熙元年（西元一六六二年），遣正使張學禮、副使王垓齎詔敕新印如其國，册封尙質爲王，兼定入貢之例。自此每立新王，必來請封，恭順異常，稱中國爲「父國。」

當舜天即位之前，琉球已與日本有交涉。明萬曆三十七年（西元一六〇九年），日本幕府德川秀忠命島津義久侵琉球，虜尙寧王。隸琉球於薩摩藩，干涉其財政，且定世子滿十五歲必遊鹿兒島之例。於是琉球遂兩屬於中、日，而周旋彌縫其間，使各不相聞焉。

及中英鴉片戰爭之後，歐、美諸國競向遠東謀發展，皆認琉球爲獨立國，視琉球與日本等，美、法、荷三國且次第與之訂結通商條約焉。日本自明治改政以還，氣銳甚，久謀鯨吞近鄰以自益，惟以中國故，尙有所忌憚，蓄未發。會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西元一八七一年）琉球民六十六人遭颶風漂至臺灣，爲牡丹社生番所掠，死五十四人；餘十二人得全，由臺灣

地方官保護歸國。明年三月，日本小田縣民四人亦漂至遇禍，其鹿兒島知事上其事，日廷大譁。時琉球王子方在日本賀親政。日廷一方先向琉球行果決處分，以琉球爲藩，封尚泰王爲藩王，列華族，賜邸宅於東京，並賚新鑄貨幣三萬圓；派外交官四人駐藩，代辦一切外交事宜；同時照會各國公使，聲明琉球已歸日本，將美、法、荷三國所締條約收爲日本政府之條約。一方則決向臺灣出兵，征討生番，固已早儲侵臺之志矣。

同治十二年（日本明治六年，西元一八七三年）二月，日本副島種臣奉全權大使命來中國。三月，至天津，直隸總督李鴻章與會於山西會館，互換曩許改訂之新約。四月，種臣人京呈國書。時各國公使方以覲見皇帝禮式起紛議，我欲令叩頭，而各使視爲侮辱，拒不行。種臣乘機調停其間，爲創行立禮之例，以自表見。又中國慣例，不論大使、公使或辦理公使，皆以赴印之先後定席次，不復問資格。種臣勸依公法，銓等第爲高下，於是種臣得以頭等獨謁，式入覲。乃令其丞柳原前光來總署言生番事，遽問生熟番經界。總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答之曰：「番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我未之聞。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

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過問？」前光因大爭琉球爲日本版圖，又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且曰：「貴國恤琉人而不懲臺番者何？」昶熙、恂曰：「殺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蝦夷，美國之紅番，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前光曰：「生番害人，貴國舍而不治，我卻將問罪島人。爲盟好故，使某先告。」昶熙、恂曰：「生番既我化外民，伐與不伐，亦惟貴國所命，貴國自裁之！」前光歸報，遂借端興師。

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西元一八七四年）三月，日本置番地事務局於長崎，以大藏卿大隈重信爲綜理，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美國人李仙得爲參謀。以戰艦大功、大有兩艘，益租英、美兩國船，載陸兵三千三百人發品川，會於長崎。當兵發時，美國駐日公使芬堪謂日本曰：「貴國發兵入中國地，彼必以爲寇邊。貴國僱用我船舶人民，彼必以我爲援應。我與中國亦同盟，準公法應守中立，凡屬美國所有，悉願收還。」並令其駐廈門領事捕李仙得。英國公使亦以爲言。日本內閣大沮，令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先後馳長崎止軍行。西鄉從道不受命，內閣亦聽之，而解英、美船，還李仙得東京。別以銀十六萬圓議購英、美

輪船各一，曰社寮，可載兵五百；曰高砂，可載兵千：備運載。其駐廈門領事官福島九成乃馳書廈門道呈浙閩總督李鶴年曰：

去年副島大使以下既報貴國政府，今將起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若貴國聲教所暨，則秋毫不敢犯。疆場彌邇，願毋致騷擾！

鶴年得書，卽復曰：

臺灣全島，我所管領，土番犯禁，我自有處置，何借日本兵力！爲至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臺灣府吏實救庇之，何可以怨報德！請收兵，退我地，勿啓二國釁！

然日軍進行自若也。

五月二日，日兵千六百人乘日進、孟春、三國三艘發長崎，直赴臺灣，泊社寮澳。三日，畢登。熟番迎降，而生番時出狙擊，斃其伍長北川氏。時熟番仇生番，導日兵深入。生番出鬬，日兵發槍於叢莽中，斃一人；餘皆迸散。熟番告以佯走有伏，日兵不敢追，遂移營龜山。二十二日，日兵自車城社入山，攻竹社、鳳口、石門諸社。石門天險，生番壘石力拒。日兵繞道出其背，殺生番三

十餘人。會從道乘高砂艦繼至，凡有兵三千人，分三道進，盡焚村落，越溪四深入至牡丹社。生番伏灌莽間，時出闌襲，日兵不得逞，乃退守龜山，造都督府，設病院，修橋梁，闢荒蕪，將爲屯田久駐計。蓋是時南部十八社悉降日，而風港山後之三十九社亦次第屈附也。

方鶴年得九成書，立以聞。而總署及北洋大臣亦先後入告。於是中國海疆戒嚴，徵發號召，絡繹於道。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爲欽差大臣，督福建水師赴臺灣觀動靜，令福建藩司潘霨、臺灣道夏獻綸往就從道議。六月一日，霨、獻綸挈法員二，乘兵輪二艘抵琅嶠灣。明日登岸，日兵露刃夾道立。霨、獻綸抵車城客館，就日營詰從道兵故。反覆論辯，持不下。六日，仍就營申前議，竟日不決。七日，日出而會，日昳無成說，從道崛強，不可理爭。霨忿甚，將拂袖起。從道反止之，從容謂之曰：「我國暴師海外，糜財勞衆，爲貴國闢草萊，鋤頑梗，費用耗損，豈可勝計！」霨曰：「若然，則將爲日本償軍費」。乃約以證佐，及昏成議三則：

(一)中國償日本兵費。

(二)中國嚴馭臺番，令日本漂民無罹損害。

（三）立約後，日本兵盡撤出臺灣。

議定，爵、獻綸登輪行，而償款之說起。

當從道東渡，前光亦以公使來京師，與總署議，不諧，將搆兵。日本卽徵兵諸道，商購鐵甲艦於英。中國亦築礮臺於澎湖諸島，設海底電線於臺灣，購毛瑟槍三萬枝於德國，議購鐵艦於丹麥。而歐、美海客之在兩國者日論彼我曲直強弱付新聞紙，乘機鼓煽船艦兵械價三倍。日兵之踞龜山者，以暑雨疾病，棺櫬相望，進退維谷。而福建巡撫王凱泰將兵萬五千將渡臺。日人聞之，不能無內懼，特派參議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爲全權大臣來議，李仙得從焉。七月，抵京。至總署，挾同治六年中、美談判文案（是年美國商船於打狗附近坐礁，船員悉被生番虐殺。美使向總署索賠償，總署初謂生番化外，不肯負責，卒以合剿結局。至是日外部與駐日美使交涉，取得此項談判案，挾爲生番不屬中國之證。）及中國歷史地圖等先爭番地經界，謬指以爲原非中國版圖。恭親王奕訢力辨之，談判數四，不獲要領。利通乃放棄版圖論，而卽提損害賠償。奕訢以賠償字樣有損中國體面爲辭，尤齟齬不相容。遷延兩月不能決，利通揚言

偕公使下旗歸國，而陰屬駐華英使威妥瑪居間調停。

初，利通之來踵賠款議也，要償及三百萬圓。軍機大臣文祥、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固爭之。葆楨疏有云：「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彼非不知難思退，而謠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儻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進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貼耳而去。姑寬其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儻妄肆要求，願堅持定見，力爲拒卻」又貽書鴻章云：「大久保之來，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就我範圍。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行成。」於當時情況，洞若觀火。而奕訢不能堅持於總署，卒因英使威妥瑪之勸，以五十萬兩轉圜成議，與利通協定和約三條：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爲保民義舉，清國不指以爲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許給以撫恤銀十萬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四十萬兩。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注銷，作爲罷論。至該處生番，清國自宜設

法妥爲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至受害。約成，於九月十一日鈐印交換。日本兵歸國，行凱旋飲至禮，戶懸國旗以張之，且褒賞利通，厥成功焉。

綜觀此項約文，第一條即不啻默認琉球爲日本版圖之一證，故日本侵奪臺灣生番地域之志雖未獲遽申，而中國已依此曖昧之條文以斷送琉球矣。是年，日本政府即移轄琉球藩於內務省，與內國郡縣同列。光緒元年（日本明治八年，西元一八七五年）日政府且禁琉球奉中國正朔，並不許遣使慶賀及朝貢。時琉王尚泰以向化中國五百年，不忍隔絕，哀求寬免。日本旋置熊本鎮臺分遣隊於琉球以脅之，繼又遣其內務大丞松田道之往喻以諂之。然尚泰王不具遵願書者亙數年，或哀訴於我政府，或倚仗於外國公使，以求存祀。而中國士論譁然，自俱不直日本，紛加指斥。時陝甘總督左宗棠方力持對俄交涉，用兵新疆，至謂「寧以伊犁一部讓與俄國，不可使倭奴橫恣於琉球，」則其憤慨可想矣。然我政府優柔不斷，無能力抗，雖歷經琉球紫巾官向德宏稟告呼援，迄無確實辦法，解彼倒懸。而日本則處分果決，

竟於光緒五年（日本明治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九年）廢琉球藩爲沖繩縣，虜其王歸東京，別設知事以統治之，琉球乃併滅於日本。當時雖有英國公使干涉其事，曾向日本提出「琉球曩係中、日兩國屬邦，望兩國同爲保護」之議，而我方以伊犁故，與俄羅斯久無成言，勢洶洶，日本以長崎假俄泊兵輪將肆毒於中國，我國不得已聽美國卸任總統格蘭脫之調停，而放棄琉球焉。

三 朝鮮問題與天津之約

朝鮮自三韓分合以還，世與中國有連，征伐朝貢，史不絕書。及李成桂受明冊封，子孫條貢靡闕，與明以恩禮相終始。清起代明，朝鮮仍守事大之義，奉藩維謹，內向尤篤。顧其地與日本比鄰，僅隔帶水，交涉因亦頻繁：入清後，兩國貿易日盛，自其元孝王（名焞，在位四十六年，是爲肅宗，當中國康熙時）以降，往返使聘不絕。至英孝王（名昪，在位十四年，是爲哲宗，當中國咸豐前後）時，日本尊王攘夷論起，不遑議鄰好，使聘一時中斷。同治二年（朝鮮熙倫王十四年，西元一八六三年）熙倫王卒，立興宣院君昰應之子熙爲王，年方十二，昰應遂以大院君攝政。

昰應性頑固，柄政後，力主鎖國，嚴禁西來教宗。同治五年（西元一八六六年）法國宣教師見殺，突以軍艦七艘進襲江華島，不利。九年（一八七〇年），美國商船溯行大同江，船

員悉被害，美艦五艘入攻漢江，亦無獲。自是昰應益驕，輕侮外人。

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初，曾遣對馬島守吏宗重正如朝鮮修舊好，且告王政復古。朝鮮意謂惟中國乃可稱皇帝，見日本國書中有「大日本皇帝」及「皇勅」字，不肯受。宗重正歸報，以為朝鮮冥頑，非口舌可爭，當用兵以懼之，於是征韓論漸起。（時日人以舊韓之名名朝鮮，實為後來改建韓國之伏線。）既而昰應以日本開國與西人交，目為鳥獸不可與同羣，遂於東萊、釜山兩府撤朝日兩國官吏接見所，且以「與日本人交通者處死刑」令國中。時日本外務大輔上野景紀以朝鮮暴慢，不可不問，而參議西鄉隆盛請自任使節往喻，謂「如不見納，即興師問罪。」蓋征韓論已盛扇於日本朝野矣。

方副島種臣之來議臺約也，曾乘間詰總署：「朝鮮是否為屬國？若屬國，則請主朝鮮通商事！」總署答以「朝鮮雖我藩屬，而內治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種臣歸告，日廷遂定計以獨立國待朝鮮，種臣且與西鄉隆盛爭為第一任駐韓使焉。時日廷已決任隆盛往，而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方自歐、美各國考察歸，力主振刷內治為立國基，大彈征

韓論。隆盛執不聽，岩倉以下悉辭職。隆盛不得已，亦引退。尋以岩倉具視爲臨時大政大臣，征韓論乃全敗。時同治十二年（日本明治六年西元一八七三年）也。

日本爲琉球事既得志於臺灣，外侵之念益熾，征韓論之敗，不過政爭之工具，暫戢野心以俟時機耳。光緒元年（日本明治八年，西元一八七五年）秋，日本軍艦雲揚號以測量朝鮮沿岸及中國牛莊等處泊江華灣，下小艇溯漢江肆窺探。礮臺守兵見之，發礮止其行。雲揚艦遂突入江華島，燬礮臺，燒永宗城，殺朝鮮兵，劫其軍械而去。日廷聞報，即命駐軍艦於釜山以要盟；復遣開拓使長官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副之，赴朝鮮議約，以陸兵一隊，軍艦六艘從。翌年二月，至朝鮮，與朝鮮欽差大臣申櫶、副使尹滋承會，責前年拒絕國書與礮擊雲揚之無禮，脅訂修好條約。初限十日，不能決，更延緩四日以促之。朝鮮右大臣朴圭壽等鑑事急，乃力排衆議與行成，遂定約十二條，所謂江華條約也。約文大要謂：朝鮮爲獨立自主王國，禮儀交際皆與日本平等，互派使臣；並開元山、仁川兩埠通商，及日艦得測量朝鮮海岸諸事。自此約成，日本間絕中國撫屬朝鮮之狡謀逞，而朝鮮之禍乃日亟。

初，江華灣事變起，日本將興師問罪於朝鮮，猶慮中國以上國議其後，特遣森有禮爲全權公使來京師，告總署以日本對朝之意見。時恭親王奕訢主署政，以中日修好條約有「所屬邦土不相侵越」一語，謂「朝、日如有違言，宜先與中國交涉，不當直與問罪之師。」森有禮即以總署前答之辭爲由，堅謂「朝鮮外政既悉由自主，則日本自應以自主國待之。」談判不得要領，事遂寢。及江華條約發布，中國反漠然置之，已堪詫訝；其後李鴻章更寓書朝鮮國相李裕元，勸令善鄰通商，自與英、美、德、法結盟好，以爲「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觀此，可知朝鮮與歐美各國訂約，本出中朝之意，乃其後日本宣戰詔書，竟謂係出於日本之勸誘，欲藉是以示好於列邦矣。

江華條約成立之年，中國始派翰林院侍講何如璋駐日本，並設諸埠領事官護商民。光緒三年（日本明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七年），朝鮮以天主教事與法國有違言，請駐釜山日本領事官將意，書中稱我爲上國，有「上國禮部」並「聽上國指揮」語。日本以其失詞，大加詰責。朝鮮上其事，我總署乃致辯於日本，略謂：「朝鮮久隸中國，而政令均歸其自理。其爲

中國所屬，天下皆知；即其爲自主之國，亦天下皆知：日本豈得獨拒！」日本以我措詞不倫，含胡置之。

時歐、美諸國皆援日本例，紛請通商朝鮮。光緒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二年，）朝鮮始與美國互市立約，請涖盟。北洋大臣李鴻章乃奏派道員馬建忠偕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率威遠、揚威、鎭海三艦，會美國全權大臣薛孚爾東渡。朝鮮國王先以國書照會美總統，明其爲中國藩屬。美使許之，乃議約。四月六日約成，美使薛孚爾、朝鮮議約官申櫶、金宏集盟於濟物浦，汝昌、建忠監之。十四日，其陪臣李應俊齎所訂約文並前致美國照會來，呈禮部及北洋大臣請代奏。未幾，英使水師提督韋力士、法駐津領事官狄隆、德使巴蘭德先後東渡，建忠介之，皆如美例以成約。日本亦遣兵艦至，詗約事，其駐朝鮮公使花房義質屢詰約稿，朝鮮拒之，不得已，叩建忠。建忠不即答，而訂定約文及與西使詰議，皆主於建忠，朝鮮奉行而已。日人滋不悅，然無如何也。

方是時，朝鮮國王已親政，王妃閔氏以強宗專柄，頗裁抑大院君昰應，昰應悒鬱不得

逞。及朝鮮與各國立約互市，且僱日弁練兵，是應忿甚，尤與閔氏相水火。是年六月，朝鮮軍士以餉糧蠹腐且短斛，殺倉吏數人。倉堂執犯者置之法，遂大譁。是應乘機使殺執政，入王宮，將殺閔妃，脅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殺教練日弁堀本禮造等七人，並焚日本使館。朝人有密告花房義質爲備者，得跳而免。

是應發難，建忠已以蒞盟事成回上海，而鴻章適以母憂去，張樹聲署北洋大臣。聞報，樹聲飭令建忠會汝昌率威遠、超勇、揚威三艦東渡觀變。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島，而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範已乘金剛艦先在。朝鮮臣民惶懼，望中國援兵甚急。建忠上書樹聲請濟師，略謂：

宜乘迅雷之勢，直入王京執逆首，而我東渡之兵至少須六營，當輔以兵輪運船疾發，否恐亂黨蔓延。且聞日本兵船將大集漢江赴王京，朝鮮必被禍。如其定亂有功，則藩服寒心，國威益損。

會汝昌是時亦乘威遠內渡請師。七月三日，日本兵艦先後來仁川者凡七艘，陸軍屢日登岸，

分駐濟物浦、仁川。其公使花房義質且率師入王京。朝人大恐。七日，汝昌統兵輪威遠、日新、泰安、鎭東、拱北魚貫至，繼以南洋兵輪二，凡七艘。蓋樹聲得朝鮮亂耗，卽以聞，遂命提督吳長慶率所部三千人東援，便宜行事。朝命剋五日期，以七月四日航海，是日抵朝鮮馬山浦，登岸。師旣濟，遂於十二日薄王京。十三日，長慶、汝昌、建忠往候是應，減騶從，示坦率。是應來報謁，從者數十騎。長慶命部將納其衆而守之，與是應筆談，設食，禁從官不得輒白事。是應環視侍者無一朝人，疑焉，語長慶使召從者還取衣。時筆談累紙已二十四幅，建忠度可行，遂疾書以示曰：「君知朝鮮國王爲皇帝册封乎？」曰：「知之。」曰：「王爲皇帝册封，則一切政令當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變，擅竊大柄，誅殺異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實輕皇帝也，罪當勿赦。徒以於王有父子之親，姑從寬假，請速登輿至馬山浦，乘兵輪赴天津，聽朝廷處置！」是應懼，四顧。長慶、汝昌皆起出帳，建忠亦掖是應出，令登輿。於時軍士兩行，劍戟森列，長夫舁輿俟。是應以非己輿，不肯入，建忠強納之，健卒百人蜂擁去。汝昌策馬從，護以登兵輪。無何，紅燈數十對集營外，詢之，皆迓是應者也，復收繫之，事略定。

是應既就逮，鼓輪疾駛，先致之天津。朝命安置保定，乃幽禁於蓮池書院，凡四年。其王再上書請釋歸，不許，仍聽歲遣吏省問，王亦不遣也。

長慶雖執禍首，而亂黨尙踞肘腋，朝臣金允植齎其王手書來營乞速討。是月十六日黎明，我營官張光前、吳兆有、何乘鼇掩至城東枉尋里，擒百五十餘人。長慶自至泰利里捕二十餘人。於是亂黨悉平，長慶遂留鎭王京。

日使花房義質不意中國平亂之速如此，乃大失望。在王京要挾過當，議又不諧，乃聲言決絕，悻悻去。朝鮮懼，乞建忠留之仁川。旋以李裕元爲全權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就義質議。宏集請於建忠，建忠授之辭以往。乃畀日卹卒償金五十萬圓，開揚華鎭市埠，推廣元山、釜山、仁川三埠行程地，並許留兵王京以與長慶對鎭焉。是年秋，給事中鄧承脩、學士張佩綸請乘兵威伐日本，責琉球事。事下鴻章議。鴻章覆奏以海軍未備，渡海遠征非計，遂不果行。

朝鮮自啓關納使，國中新進稍通外交，遂奮起言新學，號維新黨，目執政爲守舊，相持甚急。自仁川約成，朝鮮政府派朴泳孝、金允植東渡謝罪，徐光範、閔泳翊、金玉均等隨之往，視察

日本學藝施政諸要務。泳翊者，王妃之姪；光範、玉均則所謂維新黨人也。及歸國，玉均等遂大唱改革國政，奏請效法日本以圖振興。旋聘日本人牛場卓造、井上角五郎爲顧問。又糾合同志組獨立黨，期實行維新政治。日廷以其暱己，多與協助，其駐朝辦理公使竹添進一郎乃日爲玉均等畫策，且以步兵二中隊爲日使館護衛焉。

自壬午（光緒八年）亂後，中國見日本在朝鮮之勢力日增，亦漸欲干涉朝鮮內政以圖挽回。於是李鴻章奏遣商務總辦陳樹棠及德人穆麟德爲朝鮮顧問，並任吳長慶部營務處道員袁世凱爲商務委員，留兵二千屯王京，以與閔氏一族相結託。日本見中國進展，反一轉從來橫悍之態，益以利啗朝鮮，冀先收其歡心。時朝鮮甫付償金第一期十萬圓於日，國力已形疲敝，無以供新政，日本乃盡釋償金餘額，聲明還助改革新政之資。至此，獨立黨驟得日本實力之援助，意氣張甚，與親華之常局愈相水火，久之，遂再釀甲申（光緒十年）王京之變。

光緒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年，西元一八八四年，）中國方以安南事件與法國有兵事，

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遂乘機煽獨立黨，驅使與親華派人爲激鬭。維時親華派勢力猶盛，方將放逐朴泳孝、金玉均等黨人以示威。泳孝、玉均之徒乃先與竹添公使謀，計欲先發。竹添爲具二策告日廷：甲謂中日終難並立，則寧乘朝鮮之亂，援金、朴以擊退中國駐兵；乙謂若爲保全平和計，亦須保護親日之獨立黨，不使受禍。然意實偏主甲策，多方聳動。日廷不欲急開釁，故主持乙策，徐以待變。乃電訓尙未達王京，而金、朴之亂已作矣。

是年十月十七日，朝鮮郵政局開幕，中國商務總辦及各國公使與朝鮮高官皆臨之。時朴、金之黨洪英植總郵政，先與日使謀，蓋欲藉宴飲以圖非常也。是日，駐朝日兵運械藥入使館。及暮，賓集，惟日使竹添進一郎不至。酒數行，火起外垣。騷亂之頃，刺客擁入，賊傷其國右衞大將軍閔泳翊於門外，殺朝官數人於座，諸國賓驚散。泳翊與其父台鎬同爲親華派之領袖，故黨人先擊之。夜半，日兵排門入景祐宮，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直入寢殿上變，謬稱中國兵至，遂矯王教速日使入衞。竹添進一郎遂率日兵一中隊守王宮。十八日黎明，朝鮮貴臣聞變，皆急赴王宮，玉均黨要擊之，殺其輔國內衙門督辦閔台鎬、總管海防閔泳穆、吏曹判書趙寧

夏及左營使李祖淵、後營使尹泰駿等。嚮午，黨人自署官：洪英植爲右參政，金玉均戶曹參判，朴泳孝前後營使，徐載弼前營正領官，而擁王之從兄李載元爲大政大臣。親華派一時略盡，乃脅王教以大政一新告國中。

玉均等驟得柄，慮王終不爲用，遂議廢立。英植欲幽王江華島，進一郞則欲幽諸日本之東京，議未決，而朝鮮勤王兵起。當亂熾時，王妃先已避袁營。十九日，閔氏之族羈在朝提督吳長慶及商務委員袁世凱力予保衞。長慶乃責進一郞撤兵。及暮，不答。閔氏之族因請我兵赴王宮平難，長慶遂派兵討亂。甫及闕，日兵於普通門遽發槍拒我兵，疑其王之在正宮也，猶豫未應戰而死傷已多，乃驅兵進戰於宮門外。玉均等皆出助戰，王乘間避至後北關廟。我軍士覘知之，告世凱營官，遂以王歸世凱營中。進一郞至此，奇貨已失，無能借口實，不得已，自燒使館，率護衞兵走仁川，告急於其政府。於是獨立黨覆敗，洪英植及其徒七人皆被斬，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奔日本，而日本大尉磯林眞三以下三四十人亦死於是役焉。時朝民彌仇日人，憾不釋，長慶爲聚其官商妻孥，衞之出王京。

亂定，朝鮮王以沈舜澤爲大政大臣，具疏中國籲保護。鴻章奏之，朝命吳大澂爲欽差大臣，副以續昌率陸兵海艦赴朝鮮鎮亂。會日廷亦以得進一郎急報，即派外務大臣井上馨爲全權大使往朝鮮，陸軍中將高島鞆之助、海軍少將樺山資紀率步兵二大隊護之行，以十二月（明治十八年一月三日）抵王京。井上馨旋謁朝鮮王呈國書，直請談判。先是，朝鮮以此次變亂係出日使之教唆，非僅金、朴諸人之孤謀，將遣徐相雨爲全權大使往日京致詰詢。會井上馨已至，遂不果行。乃任左議政金宏集爲全權，與井上馨會商。宏集全權文憑中有「京城不幸有逆黨之亂，日本公使誤聽其謀，進退失據，致館焚民亂」之語，蓋朝鮮欲究變亂之始末責罪日使以輕減賠償之苛求也。井上馨抗不納，謂「不刪除是等文字則談判不能開始。」朝鮮不得已，改文憑字句，漸入談判。井上馨所提要索案中有朝鮮代建日本使館一項，宏集駁以「日使館係公使自焚，朝鮮不能負責。」方論辨時，吳大澂排闥直入，請見井上馨。井上馨答以「今日係與朝鮮全權會商，不便與貴官接談。」大澂固請與聞本日朝日談判，井上馨復固稱「事係朝鮮者，與朝鮮全權商議；事係中國者，與中國全權商議：不可混同。」

大澂不復語出一書與宏集而出。井上馨見文意大旨謂朝鮮爲中國屬邦，遂嚴詰宏集何得受第三國干涉。蓋又利用前訂之約以肆其淩壓也。宏集無以難，乃定約五款：

(一)朝鮮修書致日本謝罪。

(二)朝鮮恤日本被害人遺族十二萬圓。

(三)殺害磯林大尉之兇手，應處極刑。

(四)重建日本使館，朝鮮出二萬圓充經費。

(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鮮任建兵房。

約成，朝鮮派徐相雨、穆麟德爲全權大臣往日本，呈國書表謝意，朝、日乃平。

此次事變雖似朝、日衝突，而論其實際，不啻中、日決鬬也。當中、日兩國各派全權使臣渡朝時，本有協商朝鮮善後之議。井上馨見吳大澂氣盛，恐在朝談判，己國將不利，故朝、日約成卽歸國，中、日交涉遂以寢閣。然日既不能恝置朝鮮，卒不得不與中國協議，於是有翌年遣使來商之事。

光緒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西元一八八五年）正月，日本遣宮內大臣伊藤博文爲特派全權大使，農商務大臣西鄉從道爲副使來中國，朝廷不欲日使入京，命直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副以吳大澂，使迎日使於天津會商之。伊藤博文堅欲親呈國書於皇帝，然後開談判，卒聽入京。總署王大臣見之，終以皇帝幼冲爲辭，拒其入覲。博文不獲已，向總署取證鴻章之全權，再返天津。三月，與鴻章開談判於督署。第一次會見時，我方有事於法國，鴻章對博文所言，不爲嚴駁，及中法媾和草約定，鴻章乃峻辯不少屈。第六次會見，博文以談判不諧，將整歸裝，鴻章始容其一部之要求，與議立約章三條：

（一）兩國屯駐朝鮮軍隊，於四個月內各盡數撤回。

（二）朝鮮練兵，兩國均可派員爲教習官。

（三）將來兩國如有派兵至朝鮮事，須互先行文知照。

於是中國屯駐朝鮮之兵遂罷歸。此卽所謂天津之約也。自此約告成，中、日兩國對朝之勢力竟無所軒輊於其間，朝鮮脫藩之禍遂不可免矣。蓋自日使竹添進一郎慫恿金、朴之亂及井

日本饕過肆索償之後，朝鮮上下皆疾惡日本，專賴中國。若我嚴持宗屬之義，力與周旋，當非日本所能抗，乃計不出此，竟爲平等之盟，如之何不貽人口實，致狂瀾莫挽乎！

四 朝鮮內亂與中日出兵

日本既處心積慮，欲厚殖勢力於朝鮮，不可不先間朝鮮，使脫離中國之宗屬，故往者所訂條約，一以尊重朝鮮獨立爲號召。及光緒十一年天津約成，日人陰謀得半，遂而中國在朝之地位以是大落。顧中國久居上國，對日本侵朝之謀，義難漠視，且鑑於已往之放任召釁，自不得不力事桑榆之計，督護彌嚴，宗屬關係因以益固。日本忌甚，而未有以發。會朝鮮穀禁事起，通臣金玉均又被誘殺，兩國紛糾遂作；卒以「東學黨」之亂而中、日皆派兵入朝，戰禍乃不可免矣。

天津成約之翌年，中國釋大院君李昰應歸。同時任駐朝商務委員袁世凱統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實行監督。光緒十三年（日本明治二十年，西元一八八七年）朝鮮以與締盟列國修好，將遣公使往駐歐、美諸國，乃先派協辦內務府事朴定陽爲駐美全權公使。世凱以

其不請命中朝，詰責之。朝鮮自謂遣使外國履舊盟，無待中國敕行，卽夜促定陽出王京。世凱怒，立遣領事陳同書詣定陽旅舍止其行，並電陳直督李鴻章請方略。鴻章覆電指示，大旨謂：「朝鮮公使抵任，必令先赴中國使館報到，由中國公使爲介於駐在國政府，始得任便訪問。又駐在國宮廷有祝賀公宴等事，朝鮮公使列席時，其坐位當次於中國公使之下。遇有重大事件，必先商承然後行。」世凱得示，卽面呈朝鮮王，力阻任便派使。朝鮮王從之，卒具狀請命中朝而後遣定陽行乃定陽至美，不先如議詣使館，逕遞國書，中國駐美公使遂與詰難。中國政府亦移書讓朝鮮舉動乖舛，不合從屬義。朝鮮無以答，爲罷定陽歸。時日本方餌近朝鮮，市扶植恩命其駐朝使臣務寬大，凡不關日、朝兩國條約上之權利利益者，皆不干涉。故世凱得行其志焉。

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八九年）秋，朝鮮饑，其咸鏡道觀察使趙秉式懸令禁糶穀。先是日、朝所訂貿易規則第五十七條有云：「朝鮮若以水旱事變，恐糧食缺乏之時，一個月前由地方官通知日本領事，得禁止穀物輸出。」是秉式此舉，本無不合。而日人詬辭備

至謂是歲朝鮮豈稔，爲三十年來所僅有，不應遏糴以相困。駐朝日使屢以爲言，翌年四月乃解禁。日使遂謂其元山埠米商坐禁令折閱至銀十四萬餘圓，須責償於朝鮮。朝鮮爲罷秉式官，許償六萬圓。日人閧不已，凡歷四年，易三公使，以爭皆不諧，至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西元一八九三年）日本簡大石正己爲辦理公使，厲行交涉。談判數四，不獲要領，卽撤旗告歸。朝鮮大懼，急派委員與正己會商，卒償十一萬圓，事乃解。是役也，世凱實陰持之，故久不決。以是，日人怨我益深。翌年而有朝鮮誘殺金玉均之事。

初，甲申難作，獨立黨領袖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等挾貲逃日本，泳孝、光範、載弼更赴美國，獨玉均留。未幾，泳孝復自美返日，居東京。朝鮮以金、朴亂黨，任其在日，頗不快，因於光緒十一年乘謝罪大使徐相雨、穆麟德渡日之便，要求日廷卽將金、朴諸人引渡歸國。日廷藉口日、朝無交換罪人約，且以國際公法不得引渡國事犯之例拒絕之。十二年，朝鮮密遣刺客池運永渡日，圖殺玉均。玉均先得報，訴之日廷。日廷遂命駐朝公使與朝鮮交涉，謂日本當令金玉均退出日境，朝鮮亦應卽召池運永還。

當其時，朴泳孝適與日本人大井憲太郎、小林樟雄之徒謀覆朝鮮，事露，朝鮮益不安日本，遂以金、朴等妨害日、朝交誼爲詞，遽令退出國境。玉均臨期不發，哀訴駐日列國公使，鳴日本處己之不當。日廷謂其抗令，放之小笠原島。朝鮮亦遂召池運永歸。至十五年，日本復許玉均歸日，而泳孝亦再自美西渡，設親隣義塾於東京，二人時有所謀畫。朝鮮慮之，復於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二年）遣李逸植東渡，託營商以伺便圖金、朴。逸植抵日本，遇其國人洪鍾宇。鍾宇者，英植之子，時方自法國歸。逸植稔其與金、朴有違，且具機智足任事，遂與之謀，動以恩賞，激以父仇，（謂英植以黨金、朴見誅也）鍾宇遂傾心與之盟。逸植先介鍾宇於金、朴，言其人物之足交；自後定計分離金、朴，藉便同時舉事。一日，鍾宇謂玉均曰：「故國革命，非獨力所能辦，余嘗流寓中國十四年，與李鴻章之子經方有舊，若賴經方之言，得其父一諾，則大事成矣。」玉均大喜，卽於二十七年（明治二十七年，西元一八九四年）二月，自神戶偕乘西京丸商輪來上海，並寓東和洋行。翌日午後，玉均倚旅床假寐，鍾宇突出手槍擊殺之。中國捕鍾宇繫之，以詰朝鮮，朝人謂玉均叛黨，鍾宇其官也，請歸其獄自讞。鴻章命以軍艦

送鍾宇及玉均屍體歸王京。朝鮮得玉均屍，擬大逆不道罪，斷其四肢，鹽漬其首梟之漢江揚華鎮，而超賞鍾宇以官。

先是，李逸植送玉均、鍾宇至神戶，即返東京，與權東壽、權在壽、李泰源等謀刺朴泳孝。泰源洩其事，逸植遂被捕。東壽兄弟潛匿朝鮮使館，日廷迫公使俞箕煥交出之。審判結果，公使坐同謀，且搜獲朝鮮王敕書。一時議論囂然。及聞玉均戮屍，益譁，乃爲玉均發喪假葬，執紼者數百人。蓋玉均爲親日派首魁，今被誘殺，則日本在朝勢力將大挫，故張皇其事以示威，並處逸植以極刑。於是日、朝如水火，而中、日之衝突亦有積薪近燄之勢矣。

如上所述，皆日、朝衝突誘起中、日衝突之遠因。其直接觸動之近因則與金玉均被殺事件殆同時，即朝鮮「東學黨」之亂是。「東學黨」云者，蓋自別於中國之義，朝鮮居中國東方，故揭櫫其國學以爲號召也。其說創於崔福述，刺取儒家、佛、老諸說，轉相衍授，起於慶尚道之慈仁縣，蔓延忠淸、全羅諸道。方同治四年朝鮮禁鋤天主教人，並擒東學黨首喬姓殺之，其黨益熾。光緖十九年，經赴王宮訟冤，請湔雪，以撫慰得解。旋擒治其渠數人，遂益思逞。時朝鮮

賦重刑苛民不聊生，有「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之謠。東學黨人乘之，以明人倫，誅汚吏，匡秕政，救生靈爲詞，遂於二十年三月倡亂於全羅道之古阜縣。黨魁全琫準率衆擊敗官軍，漸猖獗，所在破州占城，東清道民多響應者。朝鮮王命北衞營正領官洪啓勳爲招討使，假我平遠兵艦、蒼龍運船自仁川渡兵八百人至長山浦，登岸赴全州。初戰甚利，黨人逃入白山。朝人躡之，中伏大敗，喪其軍半。黨人由全羅犯忠清，兩道兵皆潰，遂陷全州會城。槍礮子藥均爲所得，據城以匡君救民爲名，揚言即日進公州、洪州，直擣王京。朝鮮大震，立命其巡邊使李元會率重兵拒之，並乞袁世凱召鴻章出兵赴救，時四月二十八日也。是年五月，鴻章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蘆楡防兵四營往援。三日，士成率前鋒八百人發天津，由海道東渡。六日，抵朝鮮。越二日，志超亦至，率軍合屯牙山。

先是，東學黨初起，日本派少壯軍人策士一團渡朝密助之，時與其本國通消息，即所謂「天祐俠團」者也。團員用意在糜爛朝鮮全土以啓中、日開戰之端。方其初投黨人也，大竭

智勇以博歡心。後漸跋扈，爲全琫準所不能制。及洪啓勳於兩軍疲戰之際，遣軍使與東學黨議和，黨人意動，而天祐俠團唯恐事靖，遂斬軍使以激彼此之戰，卒使朝鮮糜爛，致中、日兩國出兵相見矣。

東學黨之起也，李鴻章與袁世凱函電交馳，皆以朝鮮乞援中國爲得策。鴻章又電駐日公使汪鳳藻探情實，鳳藻以「日本衆議院與內閣衝突無外顧之暇」告。於是中國出兵赴援之意遂決。其時日本國論亦全注於朝鮮問題，急進派人且屢促政府出兵以護其僑民。而衆議院方以不信任伊藤內閣，於四月二十六日通過「政府內治外交俱誤」之劾奏案。及得中國出兵之報，形勢乃大轉變，二十七日，其內閣會議卽決議解散衆議院，並派相當軍隊渡朝鮮以維持中、日兩國之均勢。蓋持此議者爲其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力謂「不派軍隊渡朝作非常準備，則日本從來扶持朝鮮獨立之主張將全爲空文」，故全體閣員俱爲所動而一致協贊之也。

是年五月三日，李鴻章依十一年天津之約以出兵事電駐日公使汪鳳藻照會日本外

務省。鳳藻卽備文送達，略曰：

本大臣接准北洋大臣李電開「光緒十一年中、東兩國訂立和約，載明「嗣後朝鮮有事，中國當發兵前往，必先咨照日本，一俟朝鮮平定，隨卽撤兵」等語。今准朝鮮王電咨：「以全羅道暴徒東學黨作亂，北犯全州，敝國無能戡定，誠恐蔓延愈廣，仍廑上國之憂。查光緒八年及十年，敝國內地寇盜，皆仗天兵掃盪，今仍請派雄師東下，俾早廓清」等語。本大臣查朝鮮飛電請兵，勢已孔急，我朝素宏字小之仁，斷難漠視，當卽奏奉 上諭：「著直隸提督葉志超酌帶精兵馳赴朝鮮之忠清道，速平禍亂，以綏藩服。卽寄寓朝鮮各國官商亦可有恃無恐。葉志超擒獲渠魁，解散脅從後，仍着剋日班師」等因。欽此，合行恭錄上諭飛咨貴大臣，並希查照中東和約，備文咨照日本外務大臣」等因。准此，合卽照會，請煩查照！

日本得照會，其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卽於四日照覆鳳藻，略謂：

查照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中、日所訂和約，貴國已發兵前往朝鮮，備文照會等

因。准此，本大臣査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然朝鮮王從未自承爲屬於貴國。理合聲明照覆。

同日，其駐我京師使臣小村壽太郎且以出兵照會致我總署，略曰：

接奉廷寄，謹悉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本國與貴國訂立條約，若欲派兵前赴朝鮮，彼此須互相知照在案。近來朝鮮內亂孔熾，本國不得不派兵前往，業已命將出師，合卽告知中國。本署大臣奉此，合卽備文照會貴王大臣査照！

六日，總署照覆壽太郎，略謂：

我朝以朝鮮王請救，派兵前往，此照撫綏藩服成例。亂定之後，立卽班師。貴國似可不必特發重兵。且朝鮮王初未向貴國請兵，故貴國之兵不必入其內地。以我國兵鼓行而前，如與貴國兵遇，彼此言語不通，軍律互異，或恐別有意外。請貴大臣電奏貴國朝廷，以免別滋事端！

越三日，壽太郎又照會我總署云：

接本國覆電內開：本國歷來未認朝鮮爲貴國之藩屬，此次派兵前往，一係照日、朝兩國在濟物浦所定之約，一係照中日兩國在天津所定之約辦理。來文所稱派兵之數，本國自有權衡；我兵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至謂或有意外之事一節，本國軍律森嚴，斷不礙及華兵。惟望貴國統將亦共留意！

蓋日本自認朝鮮獨立以來，早謀與中國開戰，而訂結天津條約之後，尤刻意擴張軍備，冀以一戰之功獨占朝鮮。故此時日廷已決志與中國啓釁，往返答辯之頑強，其露刃之先聲也。

時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歸國請示，日廷卽以臨機處斷之全權授之，令率師趨返任所。五月一日，大鳥公使行，五日，抵仁川。六日，其向山海軍少佐率陸戰隊四百二十名入王京。八日，其一戶少佐復率混成旅團先發隊千餘人至。十日，其混成旅團長陸軍少將大島義昌率本部兵又抵仁川矣。於時我兵已駐牙山，東學黨人聞之，棄全州遁散。朝兵方收復會城而日兵來不已，上下駭愕，止之不可。於是醞釀推移，中、日兩國卒不免於一戰矣。

五　中日齟齬與各國之態度

初，日廷政略，軍事務立於主動地位，外交則稍立於被動地位。及東學黨已歸沈靜，兩國軍隊猶對峙不撤。是年五月十一日，我駐朝委員袁世凱以「亂徒已散，中、日兩國可同時撤兵」照會其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圭介不應。時列國外交官之在王京者皆謂朝鮮乃中國屬邦，徇朝王之請而出兵，無與日本事，咸不直日本之所爲。大鳥圭介恐滋中外疑慮，電請日廷勿再增兵渡朝。然日廷閣議方主張外交亦更進一步以取得主動之地位，復何顧恤人言而戢其野心。故卽覆令圭介就所率部隊隨時握先發制人之機以逼中國矣。

日廷有力之主張，卽外務大臣陸奥宗光於閣議時所提之對朝共同改革方案也。此案內容，計有三條：

(一)中、日兩國兵協同平定朝鮮內亂。

(二)朝鮮內亂平定後，兩國各設委員於王京，調查其財政，淘汰其官吏，並置警備兵以保持朝鮮境內之安寧。

(三)整理朝鮮財政，卽募集公債，興辦一切公益。

閣僚如議通過。翌日，宗光又添提兩款，請閣僚協贊：

(一)無論中國政府贊成此提案與否，日本軍隊決不撤回。

(二)若中國政府不贊成此提案，日本政府當獨力迫朝鮮實行改革。

蓋宗光逆料我國不能容此，故先以二款付閣議，俾他日外交立於自動地位也。當得閣僚全體之協贊，並由其總理伊藤博文之上奏，得日皇之裁可。十二日，宗光邀我駐日公使汪鳳藻至外務省，悉以閣議之前三項語之，屬卽照會本國政府；旋於十四日正式致公文，略謂：

東學黨亂既定，極應代整朝鮮內政。擬兩國各簡大臣前往朝鮮，稽查各弊，同心整頓。卽煩奏請施行！

十九日，鳳藻覆之，力持內政應歸朝鮮自主。略曰：

奉京電：朝鮮之亂今已平定，本國既無庸暴師於外，至內治作何整頓之處，應任朝鮮王自爲之；卽我中國亦不願干預。且貴國既認朝鮮爲自主之國，豈能預其內政，此意不辨自明。再彼此撤退戍兵一節，光緒十一年中、東和約早已訂有專條，今可不必再議。准此，咨覆。

宗光得此，大恚，持益堅，立覆鳳藻曰：

朝鮮王常蓄陰謀，致釀禍變，大爲敝國之害。乃爲自主之力太薄，不足膺重任，是以代爲設法。爲日愈遲，爲禍愈烈。今兩國退兵之先，必須訂定規條、辦理就緒，方可班師。是舉不但與天津約符合，且合至理。貴國若始終相拒，斷不能襄敝國職此之故自行撤兵也。

蓋齟齬彌甚，劍拔弩張矣。

方日本外務省之照會我駐日公使也，同時復電令其駐京公使小村壽太郎將共同改革朝鮮提案送我總署；並令其駐津領事錄副送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署接此提案，當以所持

三項理由俱難承認，因卽逐項議駁，並電知駐日公使大旨謂：

(一)朝鮮內亂已平，無須兩國兵力協同鎭壓。

(二)日本政府提案之意雖美，然朝鮮之改革應由朝鮮自行之；中國尚不干涉其內政，日本素認朝鮮自主，更無干涉內政之餘地。

(三)天津條約規定事變平定後各撤兵歸國。現在朝鮮內亂已平，兩國撤兵，自無疑義。

鳳藻據以照覆，卽文中所敍「奉京電」云云也。宗光旣逕向鳳藻致其悖辨，復電令小村壽太郎照覆我總署。六月十四日，小村致文總署曰：

本大臣與貴王大臣面談各事，辱承惠誨，卽於是日電告敝外部。頃接覆電：朝鮮之亂在內治不修，若中、日兩國合力同心代爲酌辦，事莫有善於此者。蔑不料中國悉置不講，但曰請我國退兵而已。近來英國以至仁之道待我兩國，特命駐紮北京、東京使臣力勸彼此持平商辦。但中國仍執須令日本退兵原議，毫無合力整頓之意。兩國若啓爭端，實惟中國執其咎，不爲我國咎也。卽錄原電照會，請察核辦理！

日本表示如此，其一意孤行可知，故同時卽實行其預定之計畫，兵脅朝鮮，俾就其範焉。

陸奥宗光向汪鳳藻決絕之日，大鳥圭介卽電招大島義昌全軍入王京。二十二日，圭介晉謁朝鮮王，面呈甲乙兩案：甲案摘錄汪公使照會中「保護屬邦」與聶士成檄文中「愛恤屬國」之語，切詰朝鮮是否承認，並謂中國派來之兵實侵害朝鮮獨立，幷蔑視日、朝條約，不可不使撤離朝境。乙案則日本政府勸告朝鮮改革之方略卽須決答，若再遷延，日本當嚴督實行。朝鮮不敢峻拒，逡巡數日，卒下罪己詔，爲設校正廳於王宮，特遴重臣申正熙、金宗漢、曹寅承等爲改革委員，而以領議政沈舜澤、左議政趙秉世爲總裁，示聽命焉。六月十四日朝鮮正式承認圭介提案。至十六日，我駐朝委員袁世凱又令朝鮮撤銷承認，且要求日本撤兵。蓋斯時朝鮮與我皆持有外國從旁干涉，故斷然出此也。

先是，五月十八日，李鴻章接日本要約共同改革朝鮮案，大愕。一方增兵渡朝，一方請歐、美各國出爲調停。時駐京俄使喀西尼方以歸國過天津，鴻章與之審議，喀西尼遂託待命本國，滯留沽上。是月二十一日，俄國駐日公使卽稱奉本國政府之命，訪陸奥宗光，問曰：「若中

國撤兵，日本亦同意撤兵否？」宗光曰：「若中國政府願與日本政府協同改革朝鮮內政，或中國不贊成而聽許日本獨力擔任，不加妨害，則中國撤兵，日本亦撤兵。」意有所挾，不堅拒，亦不受調停也。二十六日，俄公使致公文一函於日本外務省，大旨謂：「朝鮮政府以內亂已靖告列國駐朝公使，且要求援助促中、日兩國皆撤兵。故俄國政府特勸告日本政府撤去軍隊。若日本不肯與中國同時撤離，則日本自當負重大責任也。」宗光接此，亟訪伊藤總理熟議之，卽夜電訓駐俄日使西德二郎，申告俄政府，謂「非不承教，實撤兵之時機未至耳」。二十九日，照覆駐日俄使亦如之，且云：「日本對朝鮮出兵，實出於不得已之苦衷，決無侵略領土之意。一俟內亂滅絕，卽行撤兵，希貴國政府信此誠意！」六月十一日，俄公使復致書日本外務省，大旨以日本不侵略朝鮮及亂靖卽撤兵，甚表滿意，蓋默示日本對朝舉動不能逸出此範圍也。其後日本在朝勢力日展，俄公使又正式向日本外務省切實聲明，謂：「日本對於朝鮮之要求，苟有違背朝鮮與列國條約之處，俄國政府決不承認。爲避免將來之糾紛計，乞加注意」，此文送達，中、日之平和已瀕破裂，列國無干涉之機，俄國亦惟別俟運會，以靜待戰

爭之結果。

當時諸國與中國有密切關係者厥惟英國。中、日果開戰，則英國在遠東之商業必大受影響。其駐京公使哈康納爾見俄公使有所調停，亦直訪我總署，勸告中、日兩國皆以平和結局爲得策。時總署王大臣以鴻章與俄使協議可望成功，不甚接納。而舉朝大吏方以中、日之事歸罪於鴻章，幷其派兵渡朝之議亦斥之。及事勢危迫，總署乃有倚英使調停之意。英公使卽咨詢其駐日公使巴色德，云「中國政府對於日本之提案有附條件再開商議之意，未審日本政府承諾否？」巴色德卽照會日本外務省，旋得覆文，謂「中國政府若承認中、日兩國共同改革朝鮮之內政，本此主義，再有所協商，日本亦不拒絕。」英使得報大喜，周旋於總署與日使小村壽太郎之間，且告日使以中國政府有轉圜意。六月七日，小村壽太郎來總署會商，則王大臣僉以俄國干涉必可就範，故別無提案，惟堅執「兩國撤兵後再謀朝鮮善後」原議而止。小村壽太郎責英使言不實，周旋之局大壞。既而俄國調停亦無效，英使復遣譯官至天津，與李鴻章有所議，卒由其駐日公使巴色德往會陸奧宗光，傳駐華英使之意，大旨謂：

「日本政府若有平和之意，則中國政府亦有再開談判之望，願聞尊指！」先是，宗光以北京談判不得要領，卽電訓大鳥圭介：「茍可不蒙外國大干涉，無論用何項口實，卽施自由行動！」圭介遂向朝鮮提出最後通牒，動以兵威，務求獲逞。（語詳後）故斯時宗光對巴色德之詞乃迥異前日，竟謂：「今日日本政府既以獨力着手改革朝鮮內政，已不能依前次與中國會商之約為條件。縱令中國政府贊同日本提案，而日本政府已不能允許；且今日日本大臣之提議，若五日內不與確答，則日本政府不再應接。若五日內中國有增派軍隊之事，卽認為威脅行動，礙難承受。中國政府若能依照此項條件再求會商。日本政府當不拒絕也。」當時英國政府頗不以日本之頑強為衷理，六月十九日照會日本政府云：

「日本對中國之要求，與前議矛盾，逸出範圍之外。且日本對朝鮮獨力改革，不許中國協議，實背天津條約之精神，以此宣戰，日本政府不可不獨負責任。」

日本政府照覆致辯，謂：

中國政府當初若容日本之提議，則依英公使之調停，早有轉機。事至今日之重大，

皆中國政府陰險與因循之所致，日本政府實不能負責也。

英國政府得覆未久，而中日之戰端已開，事機早爲所乘矣。

美國向以葆愛和平爲職志，當日朝交涉緊急時，亦於六月七日遣其駐日公使忠告日本政府，謂：「美國政府對於日本、朝鮮，皆篤友誼，希望日本政府尊重朝鮮之獨立與主權。若日本與無名之師以危害小國，則美國大總統實不勝惋惜也。」陸奥宗光力爲狡辯，謂：「中國對朝鮮譎詐陰險，中懷叵測，若日本遽以撤兵，非所以保持東亞之平和。」蓋其時美國政府對極東利害尚不甚切，故宗光之言得售，美國亦樂得觀望也。

日本既以詭辯排除他國之干涉，遂一意壓迫朝鮮以挑釁中國。六月十二日，小村壽太郎以「中國政府之舉措徒爲好事，將來有不測之變，日本政府不負責任」之詞通告我總署。十七日，大鳥圭介亦以朝鮮政府聽袁世凱之教取消十四日之承諾案，即向朝提出如左之照會：

(一)日本政府自行架設王京、釜山間之軍用電報線。

(二)朝鮮政府當依照仁川條約，速爲日本建造兵營。

(三)駐牙山之中國兵原以不正名義派來，當速令撤退。

(四)中國、朝鮮所訂之水陸章程及其他抵觸朝鮮獨立之中、朝諸條約，一律廢棄。

以上各項，限二十日答覆。朝鮮政府不能決，屆時卽以空洞含混之詞勉塞其望。大鳥圭介得此，乃本其預定之計畫，立時照會朝鮮外務督辦趙秉稷，告以日本不得已將依兵力求解決。二十一日侵晨，其混成旅團長大島義昌率龍山本營兵二大隊逼王宮。王宮護衞兵發礮拒之，不敵，日兵遂直入宮城，擄朝鮮王，令大院君是應主國事，以仇閔氏親我故，矯王令流閔泳駿、閔炯植、閔應植於遠方惡島，凡朝臣之不便日本者，皆逐之。政令無巨細，皆入日本人掌握。故二十三日卽公然宣布廢棄歷年中、朝所訂之一切條約，且託日本以兵力驅逐中國駐屯牙山之軍隊矣。

方六月中旬王京危迫，我駐朝道員袁世凱回國，中國始爲戰備。將渡兵朝鮮，租英船高陞以濟。至是，爲日艦要擊，沈於海。牙山兵亦旋敗於成歡。朝旨始決計宣戰，播告中外，而敵燄

已張，遂不可遏。蓋浸淫醞釀以啓戎心，禍患之來，非一日之積也。

六　中國海軍之創設與日本海軍之襲擊

中國之議設海軍，經始於咸豐之季，購英國戰艦數艘，並議聘英水師兵官與士朋統之。旋以事寢。同治初元，從大學士曾國藩、浙閩總督左宗棠議，開船政局於福州、上海。福州廠規模宏闊，特派大臣董之，招學生習技藝，延洋員教授，分設學堂習造船水師兩事。是爲中國海軍權輿。同治七年（一八六八），閩、滬兩廠成船漸夥，國藩奏調道員吳大廷督操輪船，而是時輪船猶不可盡作兵船也。十三年（一八七四），日本假生番事以兵闖我臺灣，蓋即瞰我海軍無備耳。

是時閩、滬兩廠機器未備，且無能配置礮位。總署乃請購外洋鐵甲十艘，有分交外海五軍之奏。卒以餉絀不果，乃議先設北洋水師一軍，購鐵甲船八艘；而別購中小鐵甲二艦防長江口。時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也。五年（一八七九），日本忽以兵船入我藩屬琉球，虜其

王，覺滅之。時俄羅斯方踞我伊犂，索重賂，行人失詞，地不果歸，議洶洶，將啓釁，日本復結俄，假之長崎屯兵輪，購煤水以毒我。而我海軍久無成議。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請購蚊船、快船分駐大連灣諸處，總署遂以赫德總司南北海防。道員薛福成謂赫德陰鷙專利，兵權、饟權盡入其手，甚非計，遺書李鴻章爭之。鴻章悟，議始罷。

六年（一八八〇），鴻章議減水師，裁綠營以治海軍，遂設水師學堂於天津。於是請總署、戶部撥經費，購鐵甲四艘於德國。八年（一八八二）六月，朝鮮亂，毀日本使館。日本發兵輪詰責。時鴻章以憂去位，張樹聲署北洋大臣。朝廷起鴻章還北洋，樹聲已遣兵船東渡，先日本至朝鮮，難得平。語已見前。而琉球案未結，日本恐我詰責，益購戰艦。是時我購置鐵甲四艘未至，南北洋現有兵輪共二十艘，其中惟北洋之超勇、揚威兩快船，南洋之超武、揚武、澄慶數船，尚堪任戰；其餘諸艦則練船、運船居大半耳。而學士張佩綸、給事中鄧承修以琉球之役先後請發兵東渡朝鮮。畀鴻章議，卒以兵艦不備，不果行。

十年（一八八四），法釁起，我購置之鎮遠、定遠諸船雖已畢工，然尚未來華。法水師提

督孤拔乘我海軍未完備，以鐵木戰艦十餘艘縱橫南洋，攻奪我臺灣之基隆。時我揚武、濟安、飛雲、伏波、福星、振威、藝新、永保、琛航、福勝、建勝兵輪十一艘駐福建馬江口內，侍講學士張佩綸方以會辦閩防駐船政局，意氣甚盛。而法艦亦入馬江，與我兵船相錯寄碇。佩綸不先發，又不設備。法猝開礮燬我船政局，我揚武九艘殲焉，惟伏波、藝新幸免。法艦乃突出長門，復北駛肆擾寧波，我援臺兵輪澄慶、馭遠沈於石浦港。未幾，法款成。

自同治甲戌臺灣之役至是，皆以無大枝海軍，致我袤延七省八千餘里之海疆動爲牽掣。朝廷乃以大治海軍責疆吏。大學士左宗棠遂疏請拓增船礮大廠，而署船政大臣裴蔭森復陳試造新式雙機鋼甲兵船。

先是，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冬，經營旅順，分建東西各礮臺爲北洋海軍根本。訖十二年（一八八六）而工竣。適廷議銳意建海軍，十年（一八八四）即已設海軍衙門於京師，以醇賢親王奕譞爲督辦，北洋大臣李鴻章爲會辦，山東巡撫張曜、奉天將軍善慶爲幫辦。會前訂德廠之鎮遠、定遠兩鐵甲、濟遠一快船亦陸續至。十二年春，乃命奕譞周歷旅順、大連灣、

威海衞、煙臺諸要隘。翌年，續訂英、德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並延英水師兵官琅威理均來華，合超勇、揚威，凡得鐵甲二，快船七。

十四年（一八八八）乃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予英國水師兵官琅威理副將銜，充海軍總教習；福建船政學生劉步蟾等適出洋學習歸，盡與營官。（一船當一營）乃編致遠、靖遠、經遠三快船爲中軍三營，鎭遠一鐵甲、來遠、超勇兩快船爲左翼三營，定遠一鐵甲、濟遠、揚威兩快船爲右翼三營，凡此九艘，悉爲戰艦；其外鎭中、鎭邊、鎭東、鎭西、鎭南、鎭北等六蚊子船，則以守口爲後軍。合以魚雷艇六艘，威遠、康濟、敏捷等練船三艘、運船一艘，共大小二十五艘。凡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游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九，把總九十九，皆隸北洋大臣。其俸饟並後路天津水師學堂及軍械、支應各局經費，歲一百七十六萬八千餘兩。是爲「北洋海軍」。而以山東之威海衞海澳爲宿海軍之所，以奉天之旅順口爲修治戰艦之所，威海、旅順各建提督署。威海礮臺與大連灣礮臺又先已於十一、十三兩年前後經營成功，旅順之後路以固。於是威海、旅順皆爲海軍根據重地矣。

海軍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綦嚴。兵官頗厭苦，謂其專橫，以計逐之。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其上，遂爲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

二十年（一八九四）四月，鴻章奉命閱海軍，南洋之南琛、南瑞、鏡淸、寰泰、開濟、保民六艘，廣東之廣甲、廣乙、廣丙三艘，皆來會操。事竣，鴻章旋天津，而南琛等六艘返南洋；廣甲返廣東，（後以解廣東歲貢荔枝至天津，仍留威海。）廣乙、廣丙留威海。

四月杪，朝鮮全羅會城陷於東學黨，來告急。五月朔，鴻章令我海軍之濟遠率揚威、平遠往護之，泊仁川。旋以超勇翼圖南載聶士成兵赴牙山。初六日，商船海晏、海定載葉志超兵至仁川登陸。鴻章以志超兵單，令分揚威往牙山，合超勇護之。時在仁川者有濟遠、平遠兩艘，而日本則有軍艦松島、八重山、千代田、太和、赤城、筑紫六艘駐港內。自是日人日以軍艦衛其陸師自仁川登岸，水雷、魚雷、旱雷、電線、浮橋、馬匹紛至，所泊戰船恆三倍我。十四日，濟遠管帶方柏謙起椗逃歸，超勇亦旋回威海。汝昌得日兵在朝狀，電告鴻章。鴻章謂日本不至與我開釁，

惟電令汝昌飭在朝各艦管帶約束水手毋登岸，致啓衅端而已。

十六日，鴻章令鎭遠率廣丙、超勇續赴仁川，十九日始至。而是時事變益亟，平遠兵輪乃載駐朝道員袁世凱眷屬回。二十八日，鴻章亦召駐朝諸艦歸。自是朝鮮境內遂無中國兵輪片影矣。

六月中旬，日人虜朝王，漢江口已遍下水雷，海道絕。志超等孤軍寄牙山，鴻章始令江自康率仁字營往助，以愛仁、飛鯨兩小商輪渡兵。又租英國商輪高陞載我北塘防兵兩營，輔以操江小運船，分載礮械，將先後東發，令濟遠等兵輪翼之進。

六月二十日，濟遠、廣丙兩兵輪偕威遠練船往牙山。明日，濟遠等三船並愛仁、飛鯨先後抵牙山內島。是日，英兵船告我，日艦將來要截，威遠木質練船，乃先出口。方濟遠、廣乙之發自威海也，汝昌電請鴻章，率我海軍大隊繼發接應。二十二日，已升火起錨，戒嚴將發，鴻章電尼之，遂未果行。二十三日寅刻，濟遠、廣乙自牙山出口。辰刻，駛離仁川將近豐島西北，望見日本兵輪吉野、浪速、秋津洲橫海來，互相轟擊。歷一時許，廣乙已受重傷欹側，弁兵死者三十餘人，

傷者四十餘人。乃駛向東北逃避。濟遠甲堅，未受殊傷，而受彈已多，船之望樓、前礮臺皆中礮，大副都司沈壽昌、二副守備柯建章、學生守備黃承勳、軍功王錫三、管旂劉鵾死焉。弁兵死者復數十人。乃駛向西北逃避。

時我操江運船及所僱英國高陞商輪適至，日艦吉野方追我濟遠，其秋津洲乃截我操江。操江本小船，勢不敵，遂懸白旗，任掠去。而浪速旣窘逐廣乙，復折回與秋津洲合，迫脅高陞。先以號旗示意，令卽停輪。高陞從之，浪速管駕乃遣人乘小船持訓條至，要隨之行。高陞船主高惠悌，英人也，心滋不悅，然勢成孤立，不得已而允之。惟任船華弁堅不許。相持至下午一時，浪速竟開礮轟擊，歷一小時，高陞遂宛轉下沈。船中先已大亂，歐洲人中如船主、大副以次及仕於中國之德兵官漢納根，均躍入海，後幸遇救得生。我弁勇之沈於海者約及千人。

廣乙雖出險，而受傷已重，遂駛撞朝鮮海岸淺灘，鑿鍋爐，渡殘卒登岸，遺火火藥倉自焚。而管帶林國祥以下兵官將渡登英兵輪時，復見截於日艦，聽命連署「永不與聞兵事」服狀與之，乃得縱歸。

濟遠奔避時，日艦吉野追甚急。吉野爲新式快船，每小時能行二十三海里，勢將及之。濟遠管帶方柏謙乃樹白旗，繼又樹日本旗，吉野追如故。時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力素弱，問「何人助我運子？」又有一水手挺身願助，乃將十五生的尾礮連發四出。第一出中日船舵樓，第二出亦中，第三出走線，第四出中其要害，船頭立時低俯。蓋日船之追我濟遠也，意我尾礮已傷，故魚貫追逐。以是我尾礮挂線毋庸左右橫度，取準易而中礮多。乃是時濟遠不知轉舵以船頭大礮迎擊，而惟知速遁以幸脫；不然，即不收轉敗爲勝之奇績，或者可以暫紓高陞之急耳。惜哉！

柏謙既獲生還，歸威海，遂詭稱擊斃日本海軍總統，以捷聞。七月初旬，增築威海澳東西兩口：東口日島以北設木闌二層，環以鐵鍊，布水雷五層；日島以南木闌一層，水雷五層。西口木闌二層，沈雷四層，碰雷三層。汝昌親度之，爲固守計。自是日艦縱橫海上，我蓋不待正式宣戰而先已示弱不振矣。

七 成歡平壤之戰

方海上有事之時，我駐牙山之兵已早處孤立無助之境。牙山者，朝鮮之縣邑，値王京西南一百五十里，而仁川澳左腋；沔江口也，仁川澳爲王京門戶，羣島羅列，與我山東之成山頭相値，從澳左轉入漢江口，即達王京。漢江口之南，迤東爲仁川埠，諸國商賈所萃。自仁川南行，稍西歷南陽，循廣德而至牙山，値沔口津曰白石浦，乃仁川全澳之東南角，地本偏區。當時東學黨倡亂在全羅，我軍以戡亂援朝，故自仁川登岸即趨駐牙州以就南道。蓋由此循公州（忠淸道會城）赴全州（全羅道會城），軍行稍便；不即爭漢江門戶，因不虞日本之遂敢啓釁也。

初，朝鮮之乞援於我也，日人聞之，亦以兵至，從仁川登陸，逕赴王京。是時朝鮮亂黨聞我兵至，氣已懾，五月初九日，爲朝兵所敗。會我軍出示招撫，遂棄全州遁。十一日，朝王遣其陪臣

李重夏來犒師。明日，日兵已大至。朝鮮君臣懼甚，遂於十三日電止我牙山兵前進。時我北洋大臣李鴻章方力謀議和於天津，致電駐牙將領葉志超，謂「倭使欲頗奢，已飭駐朝總辦袁道（世凱）商酌撤兵，擬先撤五分之四，留兵四百駐仁川。宜與袁道妥商辦理」。而卒未果行。十七日，世凱電戒志超速請北洋撥海軍戰艦來仁川助聲威，並添陸軍駐馬坡，或可少回日燄。志超電請北洋，鴻章不報。二十日，我牙山兵擬以洋槍隊四百人入王京護我駐朝公署，並以四百人紮水原為接應。世凱以日議未成勿輕動止之。時日兵分駐力厘津、龍山、馬坡、千酒計，環王京而屯，勢已張。二十一日向晚，復有日人十餘名至牙山海口一帶測繪。聶士成率親兵十餘人詗之，日人即登舢板，飛棹去。二十二日，總兵夏青雲率兵三百名、馬隊及旱雷兵各百名自天津抵牙山。二十三日，鴻章電令牙山兵往勦全州餘匪，無庸顧王京。於是志超留牙山，而士成即於翌日拔隊往全州。

士成師次安州，朝鮮招討使洪啓勳來犒師。二十五日，次廣亭。日公使大鳥圭介來詰我軍撫賊示眞僞，立索咨復。蓋日人時以扶朝獨立為名，而我撫賊示有「朝鮮為我屬國」語

也。二十二日，士成抵公州。志超以倭事急，電令回牙山。二十八日，志超復電告士成，倭事稍寬。二十九日，志超電令士成仍往全州勦賊。而總兵程允和自王京至公州，言總辦袁世凱屬士成撤兵回牙，免倭藉口。會同知史雲龍亦自全州探賊回，言賊黨見我軍告示，皆願投誠。於是士成於六月初二日令允和代率所部先回牙山，而自領數十騎往全州。初三日，抵州。翌日乃發銀錢一千八百餘圓救難民九百餘戶。有賊酋數人詣士成乞撫。士成方治全州善後，志超電趣之，馳還。

時日兵已踞王京，強其變法，橫肆益甚。我軍孤寄牙山，乃屢電請班師內渡，以待和議，不可得。十二日，鴻章以和議難成，始遣江自康率仁字營來會師。

方日兵之初至也，以衞商爲名，猶未敢昌言敵我。及踞王京，扼險阻，布置已定，且知牙山兵薄，乃決計尋釁，遂於漢江口僱下水雷，而以兵塞王京諸門。每中國人出入，必搜索。我旅朝商民大駭，爭內渡，駐朝公署員役亦逃散一空，勢岌岌。十七日，世凱遂赴仁川登輪回華。二十一日，日使以兵入王宮，擄朝王，盡易朝臣，而擁大院君是應主國，和議決裂。二十二日，鴻章乃

電令牙山速備戰守。

先是，鴻章奏請以大同鎭總兵衞汝貴率盛軍十三營繼進，而遲回不發。至是，政府決意用兵，乃復有四大軍赴援之命。四大軍者，一爲提督馬玉崑分統之毅軍，發自旅順；二爲高州鎭總兵左寶貴所統之奉軍，發自奉天；三爲淮軍之盛軍，即汝貴所統，發自天津；四爲奉天之盛軍，副都統豐陞阿所統，亦發自奉天。於時兵形已兆，慮海道不可行，乃議盡由陸路，自遼東分起前進，渡鴨綠江入朝鮮。然兵機既鈍，且道迂遠不即達。我牙山之兵孤露無援，既不得四大軍消息，而海濱一壘地勢又平衍不可守。距牙山東北五十里有成歡驛，爲自王京南來大道，且南通公州，於是士成請於志超，往扼守。遂率武毅副中營、老前營及練軍右營於二十四日移駐成歡。而英輪高陞載我兵兩營並軍裝器械來援，已先一日爲日艦擊沈於海。蓋鴻章以議和不成，始租輪載北塘防兵渡援，以兵輪三艘翼之而東。而日人間諜時在津，賄我電報學生某，得我師期，遂爲所截也。

牙山駐軍聞高陞失事，知援絕。而日兵大隊已逼振威，去成歡四十里，士成請援於志超。

二十五日，營官江自康許兆貴率隊赴援。二十六日晨，志超亦馳至。士成言於志超曰：「頃海道已梗，援軍斷難飛渡，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勢，宜速往據之。幸而勝，公爲後援；不勝，猶可繞道出此間戰事，當竭力防禦，相機進止也。」是日，日兵已迫素沙場，去成歡才十餘里。於是志超自率葉玉標一營往公州，而士成率五營駐成歡。

成歡值平澤縣東北，左右皆山，中通縱橫兩驛道：北走振威，南迤東達天安公州，西迤南達牙山，東達稷山。前橫大河，河之南北兩岸皆澤國，池沼與水田相錯，惟中通一線大道，跨河爲橋，曰安城渡，爲北來險道。我軍諸壘分駐成歡東面山頂，西面山岡僅立一壘；其礮隊則分駐西南最高山頂，以遏日兵來路。時我軍駐地甚據形勝。二十六日，武備學生于光炘、周憲章、李國華、辛得林等冒雨夜出探敵情，日兵已分道來犯。歸促士成速備戰，並糾健士先往伏橋側守要隘，且請士成速接應，遂行。而諸將莫利先發，觀望不即進。光炘等伏橋畔村落。夜午，日前鋒至，光炘等狙擊之，頗有殺傷，並斃其士官數名。日兵駭，卻過橋，多擠溺，而覘我軍無繼，其後隊且至，復猛進。光炘等扼橋守一時許，接應終不至，光炘等死焉。日兵遂大進。二十七日黎

明，日兵已踞成歡西北面山坡。士成自督隊與相持，甚猛。而我軍左側之東北面山坡又突爲日兵所襲踞，以礮直擊我東面諸壘。我礮隊還擊，竟莫能中的。勢不支，遂敗。蓋是夜日兵自素沙場分兩道來犯，一從大道綴我師，而一則繞出東路以襲我側面，我軍以全力自大道遏日軍，而不虞東道之敵自側面來犯也。

士成既敗，東南趨公州就志超。志超已棄公州，乃合軍北走。仍恐與日軍遇，繞王京之東，循淸州、鎭州、忠州、槐山、興塘，涉漢江，經堤川、原州、橫川、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至平壤，與大軍合。時値夏秋之交，溽暑甚，途行匝月始達。（志超於七月二十一日至，士成率隊於二十八日至。）殘軍饑疫，死者相屬。而志超方以成歡之戰殺敵過當並沿途疊敗倭兵鋪張電鴻章入告，且論功奏保員弁數百人，獲嘉獎，並賞軍士銀二萬兩。未幾，復拜總統諸軍之命。

當中國出兵援朝時，絕無與日開戰意，故迭次交涉，一以和平爲職志。及高陞沈沒，成歡受兵，我政府乃赫焉斯怒，以七月初一日下諭宣戰。諭曰：

朝鮮爲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歲修職貢，爲天下所共知。近十數年，該國時多內亂。朝廷字小爲懷，疊次派兵前往戡定，並派員駐紮該國都城，隨時保護。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該國王請兵援勦，情詞迫切，當卽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挾，難以理喻。我朝撫綏藩服，其國內政事向令自理。日本與朝鮮立約，係屬與國，更無以重兵欺壓，強令改革之理。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說，反更陸續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隻，乘我不備，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礮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自彼開，公論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曉然於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渝盟肇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着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勦，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並着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卽行迎頭痛擊，悉

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干罪戾。將此通諭知之！

日本久蓄野心，早冀一逞，既先向我開釁，同日亦下詔對中國正式宣戰。略曰：

朕茲與清國開戰，其令各有司上承朕意，下順民心，水陸攻守，咸修其職，以振一國之威名，勿違萬邦之公法！朕之素志惟在偃武修文，納民於平安之軌，即位以來，兢兢業業，三十年矣。夫交鄰失和，其禍難測，故朕常飭諭大臣，務修鄰好，年來內外相親，深喜擇交之善。近因高麗一事，清國失信背好，實非朕意料所及。緬維高麗為獨立之邦，而與各國結約通商，實由我日本勸導之也。然而清國恆稱高麗為藩邦，干涉其內政。今者高麗有事，清國託以護藩，舉兵入韓。朕乃照西曆一八八二年成約，命師渡海，用備不虞，而拯高麗於禍亂之中，置東亞於太平之域，以符素願。故延清國協力同事，成此美舉。豈知清國推諉萬端，不允所商。日本乃告高麗一新厥政，使內安其民，外睦厥鄰。高廷業經明允自新，清國不啻暗阻圖治，陽示鎮靜，陰整兵甲。水陸武具既完，遂乃增兵添將，加在韓之勢，憑強逼弱，逞利己之策。傲慢自大，乃至礮擊我船。（按日本先擊高陞，故華船開礮還

擊，今反如此說，蓋直欲掩蔽其開釁之咎耳。）玆按高麗獨立之位，原係日本維持之力，各國條約之所認也。清國非但謀損高麗地位，並且置條約於不顧。此等舉措，傷我國之權利，害東亞之安穩，清國貪利樂禍之心，瞭然可見。我邦仗義興兵之舉，勢不可止。吾民忠勇，宜各任厥職，期使早致太平，顯揚國光，朕有厚望焉！

兩國戰端既開，公使即下旗各歸。各國除法、俄、美三國外，次第宣告中立。英國以遠東商業關係，且請以上海爲中立地。中國許之。日本以上海不爲戰鬬設施爲條件，亦許之。此時朝鮮政府全落日本掌中，七月二十日，日使大鳥圭介復乘機與之結新協約如左：

(一)朝鮮政府實行改革內政。

(二)京仁、京釜鐵道許與日本敷設。

(三)日本所設京仁、京釜間之電線，依然保存。

(四)全羅道開一通商口岸。

(六)兩國不追究六月二十一日之事變。

(六)將來兩國派員協議朝鮮獨立自主。

旋於二十六日又結日、韓攻守同盟約，即協定日、韓兩國合力驅斥中國軍隊，以鞏固朝鮮之獨立自主爲名也。至是，朝鮮遂全受日本之脅制不復能自伸其意矣。

是年七月下旬，葉志超、聶士成先後抵平壤。旋士成電鴻章，請赴天津募兵，八月初三日即解兵去。當是時，我軍駐朝境者有蘆防六營（志超所部並江自康、夏青雲各一營在內），衞汝貴部盛軍十三營，左寶貴部奉軍六營，豐陞阿部奉天盛軍六營，馬玉崑部毅軍四營，共三十五營，皆駐平壤。

平壤者，朝鮮舊京，城垣壯闊，南北縣亙十餘里。凡六門：南曰朱雀，西南曰靜海，西曰七星，北曰玄武，東曰長慶，東南曰大同。長慶、大同二門直逼大同江；玄武門跨山爲城，附城一山曰牡丹臺，爲全城命脈所在。牡丹臺山外，復有三山環抱迤邐而西，內屏牡丹臺，而外扼往義州通衢，實爲平壤後路孔道。城之東南達王京，西南至大同江口，東走元山浦，地要而險，最據形便。

方四大軍之入朝鮮境也，朝民以王師至，歡呼夾道。爲時盛暑，爭獻茶漿餉我軍士。而軍士殘掠，毀器皿，攫財物，役丁壯，漁婦女；汝貴軍尤甚。朝民大失望。七月初二日，抵平壤。時我牙山軍已敗退，日人無南顧憂，而猶麕聚王京，遲回未發，蓋新遣之兵未集，且其元山枝隊未東渡也。我平壤軍不卽直趨王京，分道爭利；又不擇險分屯，互爲策應，以絕覬覦：而以二十九營萬四千餘人聚平壤，置酒高會，日督勇丁並朝民於城內外築壘環礮而守焉。及志超至軍，彌庸懦無布置。識者早憂之。

七月初八日，有日本馬探兵一小隊至大同江南岸來窺我軍。我軍圍而殲之，乃分哨隊渡大同江。是月中旬，又有日本探兵過鳳山，偵我兵在黃州，卽退去。諸將遂以屢獲大捷聞，亦旋棄黃州，還守平壤。八月初三日，衞部盛軍夜出哨，與毅軍遇，互疑爲敵，遂相轟擊，歷一時許，死傷頗衆。由是堅壁不出者越七日。及聞日兵已自黃州北進，乃大嚴諸軍作嬰城計。城南附郭凡築壘五座，大同門外凡築壘五座，絡以浮橋，以通大同江之兩岸。玄武門外前後山頂四，凡築壘五座，而牡丹臺一壘尤堅。玄武門內附城山上築壘兩座，而以礮壘分扼城內外四隅。

及日兵旣逼，諸將分畫守界城之北面，左寶貴所部奉軍及豐陞阿之盛軍、江自康之仁字營守之；城之西面，葉志超所部蘆楡防軍守之；城之南面及迤西南隅，衞汝貴之盛軍守之；城之東面及大同江東岸則馬玉崑之毅軍守之。復以左寶貴部分統聶桂林策應東南兩面，蓋以東南當敵衝，尤爲我兵力所注重也。

是時，志超駐城中調度，寶貴駐城北山頂守玄武門，諸將皆各以守界方位駐城外。十三日，日兵前鋒已抵大同江東岸。蓋自中和大道從平壤東南之土器店來。我軍斂入壘，發槍遙擊。十四日，日兵大隊至。十五日，皆互放槍礮，日兵亦時前時卻。

十六日，東路日兵分四股猛進：一股從東南，自羊角島渡江，襲平壤縣東南隅；一股繞東北，渡江將襲東北隅；餘兩股則猛撲我大同江東岸營壘。時我大同江東岸，前敵兩壘稍遠，夾大道而峙；而後三壘背倚大同江，面控大道，與北岸礮壘相望。稍北，卽浮橋。是日天未明，日兵卽來撲，先互放槍礮。惜我礮準甚疏，日兵得競前薄我壘。馬玉崑自督步隊截擊，而日兵冒死進，奮奪我前兩壘，復趨我後三壘。玉崑肉薄血戰，抵死相搏拒。汝貴渡江援之，槍彈雨發。隔江

破臺亦發大礮轟擊，死傷山積，仍不退。鏖戰及四時許，日兵彈丸盡，伏地無策，始敗退去。玉崑將追之，忽聞玄武門失守，志超有速撤之令，乃退。

蓋日兵之來攻平壤也，多取遠勢，分四大枝以包平壤。一枝由王京西北出，循開城、金川、瑞興、鳳山、黃州，東北折，歷中和而抵平壤東南。此卽由大道分四股來撲之兵，馬玉崑禦之於大同江東岸者也。其主力爲第九旅團並騎兵、工兵、礮兵，司令官則少將大島義昌也。一枝亦由王京西北出，至黃州，遂渡大同江，分道至江西甑山，以襲平壤西南面。此枝號稱大軍，由其第三師團司令官中將野津道貫所率，軍隊編制則雜集第十旅團中之二十三聯隊、十二聯隊及騎兵、工兵、礮兵而成者也。一枝由王京東北出，至朔寧，經新溪、遂安、祥原，至江東縣，渡大同江以襲平壤北面。此爲第十旅團中第十二聯隊之第一大隊及第九旅團中二十一聯隊之第二大隊，並騎兵、礮兵，名曰朔寧枝隊，其司令官乃少將立見尙文也。又一枝爲由日運來之第三師團第五旅團之第十八聯隊及騎兵、礮兵、工兵，其大佐佐藤鍊太郎率之，自元山登岸，西行，歷文川、陽德、成川，趨順安，以截平壤西北大道，期欲堵我歸路者也。四枝日軍，皆刻期

十六日會平壤。而我大軍在平壤者方墨守城垣附郭而屯，惟知大道日兵（即中和一路）之來，而莫虞狡敵之自西北分道以議我後也。

方十二日警報迭至，馬玉崑既踰江備敵，左寶貴亦遣軍探敵。出玄武門迤而東北，行八十里，至大同江上游，日兵自朔寧來者已趨至，將渡江。寶貴所部三營列陣以拒，槍礮互擊。日兵之在隔江山上者復以礮猛擊我軍。時距我軍尙五六里，而志超以前路急，羽箭趣三營回。日兵遂渡，折而西南向平壤。十四日，堅伏不動。我軍亦斂入壘。是日，日兵自元山登岸者亦北至順安，我軍西北赴義州歸途已斷。而我諸將方憂大同江東岸來犯之敵，尙未顧及後路也。十五日，日兵兩枝復進踞城北山頂數壘，寶貴自出爭之不能勝，乃入城，以礮仰攻。日兵仍堅伏。至是，諸將始慮後路將絕。其夕，志超將突圍北歸。寶貴不從，且以親兵守之，慮其逸；而自扼玄武門山頂，備決戰。

翌日遲明，城北日兵分兩道來撲。時我玄武門外營壘分兩重：內重兩壘相屬，牡丹亭卽爲其東一座；外以三壘環之。敵之來攻也，寶貴自至城上指揮我軍力禦之。日兵死傷無算，仍

猛進。辰刻，覺破我外重之東壘，而其中一壘猶固守。未幾，日兵舁一大礮至相近山巔，向我迫擊。於是中壘不守，而外重之西一壘及內重之西一壘皆相繼潰。城北日兵乃萃於牡丹臺。

牡丹臺據全城形勝，我軍以全力持之。而日兵礮隊繼至，專注轟擊。其步隊遂乘勢蟻附以上，牡丹臺遂陷。寶貴知勢已瓦解，志必死，乃服黃馬褂頂帶，登城指揮。遂連中礮，受傷墮地，猶能言，下城始殞。部將死者數人。我軍奪氣。日卒十餘人潛奔城下，以繩梯猱升，而我守軍竟不覺。日卒既登，守軍驚散，遂踰城入，徑奔玄武門，斫我守兵，開城以納日軍。志超乃於城上偏插白旗，乞緩兵。城中擾攘甚。

是時，我馬玉崑方與東路日兵相持於大同江東，竟擊退獲大捷。其西路日兵於十六日晨至城外西南隅，與衞汝貴遇，汝貴邀之，相持至午刻，日兵不得逞，亦退去。而聞北路大挫，玄武門已失守。未幾，志超撤兵速退令亦至，於是玉崑、汝貴乃撤隊。

志超之插白旗也，有日官來議。志超乞歸路，日人不允，而兵亦未卽入。其城北之兵仍屯牡丹臺上扼我吭。是夜，志超率諸將弁兵棄平壤北走。日兵要於山隘，槍礮排轟，我潰兵回旋

不得出。以避彈故團聚愈密，死亡愈衆；其受傷未殊之卒，縱橫偃臥，求死不得，哀號之聲，慘不忍聞。加以人馬騰藉，相蹂死者至二千餘人，擄於日兵者亦數百人。而將領死者蓋鮮。

平壤軍儲甚厚，凡有大小礮四十尊，快礮并毛瑟槍萬數十桿，將弁私財暨軍士糧餉不貲。及棄走，所有軍資器具公文密電一切委之。自是我軍蹶而不振，倭燄益張，遂駸駸有內犯之志矣。

八　黃海之敗

自濟遠管帶方柏謙敗逃威海衞，提督丁汝昌遂率全軍堵口門爲固守計。迨日艦縱橫遼海，京外交章彈劾，朝命始責汝昌巡弋洋面。六月之杪，汝昌曾督大隊巡洋，以未遇倭船聞。七月九日，復報巡海，謂將駛鴨綠江口一帶巡弋。明日，日艦來威海擊礮臺，我礮臺傷其一艦，遂退去。十三日，我海軍全隊回威海。自是，每值我海軍出口巡弋，日艦輒來窺威海；而我出巡之海軍亦皆言未遇倭艦以爲常。

八月九日，全軍復出巡海。是日，湖南巡撫吳大澂來威海相礮臺，蓋大澂自請赴前敵，北上時道出山東也。十三日，汝昌率全軍抵旅順。是時我大軍雲屯平壤，朝廷將以總兵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濟師，自鴨綠江口登岸。海軍全隊抵旅順之日，北洋大臣李鴻章即令全軍翼之進。銘軍凡載招商局輪船五艘；海軍全隊計鎭遠（左翼總兵林泰曾管帶）、定遠（右

翼總兵劉步蟾管帶）兩鐵甲，致遠（中軍副將鄧世昌管帶）、靖遠（中軍左營副將葉祖珪管帶）、經遠（中軍右營副將林翼升管帶）、來遠（左翼前營副將邱寶仁管帶）、濟遠（右翼前營副將方柏謙管帶）、超勇（左翼後營參將黃烱臣管帶）、揚威（右翼後營參將林履中管帶）、平遠（都司李和管帶）八兵輪，益以廣丙（都司程璧光管帶）、廣甲（都司吳敬榮管帶）兩艘又蚊礮船鎮南、鎮中兩艘，魚雷艇四艘，翼護以行。十六日夜午，發自大連灣。十七日午刻，抵大東溝。鎮遠等十艘泊口外，平遠、廣丙泊港口，鎮南、鎮中及四雷艇衞運船五艘入港，徹夜渡兵登岸。

十八日辰刻，汝昌促卸兵，並令全軍備午刻起椗，將歸旅順。巳刻，見黑煙一簇自西南來，測望之，船皆懸美國旗。嚮午，船來愈近，凡十二艘，則已盡易日旗矣。汝昌乃令起椗作戰備。是時我戰艦十艘分五隊：鎮遠、定遠爲第一隊，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五隊。日艦十二艘，則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快船，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比叡、扶桑、西京丸、赤城八兵船也。

我國艦隊噸數較優於日，日艦隊僅得我艦隊噸數之七成，然日艦小於我，而速率大於我；大礮少於我，而快礮亦多於我。我最速之船爲致遠、靖遠，每四刻行十八海里，餘各艦則或十五六海里，或十四海里、十海里不等；而超勇、揚威、廣甲最弱小而鈍。鎭遠、定遠最堅大，而每四刻止行十四海里有半。日快船四艘，吉野速率最大，每四刻行二十三海里，餘三船俱行十九海里上下，其兵輪惟比叡、西京丸、赤城最鈍弱，餘諸艦速率則皆在十七海里又半以上至十九海里。

時汝昌自坐定遠爲督船，作掎角魚貫陣進。遙望日船作一字堅陣來撲，快船居前，兵船繼之，其司令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則以松島爲旗艦，亦自乘以督攻。汝昌覘狀，謂其直攻中堅也，以鎭遠、定遠居中而張左右翼應之，作掎角雁行陣。我諸艦速率各殊，改陣之餘，遂不能整；超勇、揚威皆以弱小居右翼末，不足自固。我距敵約及十里，遽開礮示威，然無一彈中者。而日艦駛近我鎭、定兩艦時，忽改道飛駛左行，繞攻我軍右翼，瞬息已過，繞及船後。我揚威、超勇相繼中彈火起，超勇未幾沉沒，軍士盡焉。

日船之拂我右翼而過也，其比叡、扶桑、赤城不及從，而轉出我左翼之側。我定遠、經遠、來遠夾攻之，礮火迷茫之際，我將士謂比叡、赤城已爲我擊沉，（實則逸去後曾復見於我山東洋面）而定遠確擊沉其西京丸。

是役日海軍之作戰，以快船爲利器，而吉野爲其全軍前鋒，繞行於我船陣之外，駛作環形，蓋既避我鐵甲巨礮，且以其快礮轟我左右翼小船，避實擊虛，計至得也。自我超勇沉後，平遠、廣丙亦來會，而船弱不任戰。日艦復分兩枝：以快船四艘爲一枝，兵輪五艘爲一枝，左右環裹而攻，狀若太極圖。於是我陣亂，難於肆應矣。

致遠藥彈盡，適與日艦吉野值。管帶鄧世昌謂大副游擊陳金揆曰：「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足以奪其氣而集事也。」遂鼓快車，疾駛以突吉野。吉野即駛避，而致遠中其魚雷，機器鍋爐迸裂，船遂左傾，須臾沉沒。世昌、金揆同時落水，舟中二百五十人皆溺。世昌遇救出水，以闔船併命，義不獨生，仍復奮擲自沉死。時已逾申刻矣。

我福龍左一雷艇時由大東溝駛至，傍定遠右側以自衞，亦不得力。濟遠見致遠沉，大懼，

轉舵將逃，撞揚威舵葉。揚威行愈滯，敵彈入機艙，立沉，自管帶林履中以下皆死。以左一雷艇救，獲生者六十五人。濟遠旣逃，廣甲隨之。靖遠、經遠、來遠不能支，亦駛出陣地逃避。日快船四艘來追，靖遠、來遠避至大鹿島側；而經遠管帶並大副、二副先陣亡，船行無主，亦被擊沉，得生者止十六人。

方諸艦之逃也，日艦五艘萃於我鎭遠、定遠兩艘，鏖戰一時許。我定遠擊其松島艦，幾沉之，而定遠亦重傷，徧船皆火，礮械俱盡。時已日夕，暮色蒼茫，日艦懼我靖遠諸艦合魚雷乘之也，解而南去；我軍亦西歸，翌日卯刻抵旅順。濟遠先已逃歸泊港內。廣甲之逃也，避大洋，傍岸行。夜半，已駛至大連灣三山島外，迫近叢石。管帶吳敬榮仍倉皇奔駛，遂擱礁不得出。越日，爲日礮所碎。

是役也，我軍凡失船五，存者惟鎭遠、定遠、來遠、靖遠、濟遠、平遠、廣丙，已不能軍。而鎭遠、定遠凡受礮三百餘彈，來遠毀及半，餘諸艦亦各創甚。汝昌方告捷鴻章，謂在大東溝洋面與倭艦接仗，力挫兇鋒，倭船傷重，各將士奮勇出力。鴻章上其事，請獎敍將弁十餘員，死事諸人皆

得優卹，而以二十四日斬方柏謙於旅順。計此戰我軍將士死者鄧世昌最烈，官弁亡八十七員，水手死一千餘人，傷者四百餘；而定遠洋礮手宜格爾亦死於礮，洋員受彈傷者十一人云。德員漢納根與戰事，偕汝昌駐定遠艦。汝昌先立望樓，旋受彈傷腰，倒地，扶入艙。於是戰事頗賴漢納根指揮。然漢亦陸將，於海事非其所長也。

時戰艦七艘在旅順，咸入塢修整。至九月十八日始竣工。二十日，出口回威海。二十六日，日艦已襲據花園港，渡其陸師第二軍登岸矣。蓋自鴨綠江口之戰，我海軍將士膽愈怯，且餘艦七艘亦實不堪馳逐海上，故雖屢奉巡海截倭之命，而終不遇敵；敵侵威海，亦罔能出擊。由是日艦益縱橫海上，無所顧忌。旋朝議以海陸軍失利皆歸咎鴻章，命拔去三眼花翎，褫黃馬褂；特任四川提督宋慶幫辦北洋軍務，並以御前侍衛承恩公桂祥統率馬步各營至山海關一帶駐紮。蓋至是中國已失去控御海上之力矣。

九 旅順口之陷沒

八月黃海之戰，我海軍喪失過當，不復能軍，遼海海權盡畀諸敵。日本覘我海軍之隳，乃於廣島集其陸軍第二軍，將以兵艦護至鼻子窩（卽貔子窩，一作皮子窩）登岸以襲我旅順。蓋日本自平壤、大東溝獲勝後卽編兩軍以逼我：第一軍以陸軍大將山縣有朋爲司令官，由義州渡鴨綠江，直犯遼東；（事詳後章）第二軍則取海道窺大連灣、旅順，其司令官乃陸軍大將大山巖也。

旅順者，我北洋重鎭，與山東之威海相望，爲畿疆門戶。先是，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冬，首築旅順黃金山礮臺，實爲旅防經始十一年（一八八五）中、法和議成，造大船隖於旅順口內，爲海軍分泊修理之所，就建海軍提督署焉。其地自金州斜伸入海，形如卷心荷葉假臥波上，金州角則荷蒂也。從金州向西南，愈趨愈狹，至南關嶺而極，中寬不過六里，有若荷莖，爲

旅順後路要隘。蹤南關嶺而西南，則地勢漸張，亙西南而東北作三角形，山海依倚，磴道回旋，乃天然形勝。蹤南關嶺又西南，行二十五里，曰雙臺溝，亦入旅孔道。再西南行三十餘里，至水師營。水師營迤西曰椅子山，爲旅順後路礮臺之一。山之東南曰大操場。自場折東南行而元寶房藥庫，而白玉山，而旅順市，而船隝。循船隝石隄直南行，至黃金山海岸礮臺。是爲旅順口東岸。若自大操場折而南行，稍西至大醫藥房。再南，至洋沱凹，爲旅順口西北海岸。循洋沱凹海岸南行而西，至老鐵山。自老鐵山角折而東轉，卽饅頭山諸礮臺。是爲旅順口西岸。

旅順口門寬僅九丈，由船隝石隄橫量至老虎尾礮臺徑十一丈七尺；水面形如撲滿，而水深二丈以外。內澳約周十四里，可容鐵甲巨艦。澳之東岸建大船隝，爲海軍根本。澳之西岸斜伸一沙舌，自南而北插入澳內，分澳爲內外兩塘。澳之南岸卽白玉山，適與口門相值。口門兩岸建立礮臺：口西曰威遠，有十五生的口徑礮二；口東曰黃金山，有二十四生的口徑輕礮二，二十四生的口徑重礮一，十二生的口徑圍城礮四，滬局仿造格林礮四，並十五生的口徑田雞礮四。兩臺夾口而峙，有如鎖鑰。威遠礮臺之西，迤南曰蠻子營礮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礮

四。再西迤南曰饅頭山礮臺，爲口西最當衝要地，有二十四生的口徑輕礮二，二十四生的口徑重礮一，十二生的口徑礮二，德國水師礮四。而威遠礮臺之北循沙舌行，至盡頭處曰老虎尾礮臺，有德國二十一生的口徑老礮二。是爲口西海岸礮臺。黃金山礮臺之東曰摸珠礁礮臺，有二十生的口徑礮二，十五生的口徑礮二，德國八生的水師礮四。再東曰老蠣嘴礮臺，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礮二，又同口徑較長礮二。再東曰老蠣嘴後臺，有十二生的口徑礮二。是爲口東海岸礮臺。東西礮臺凡九座。經始於光緒六年，成於十二年（一八八六）。十二年以後，仍歲增礮位。及二十年兵事起，復於口西威遠、老虎尾兩礮臺相近增新臺二，於城頭山礮臺之西增一蘭臺礮臺，又於口東老蠣嘴礮臺之東增一番島礮臺；而各舊臺復各增礮數尊。通增大小礮位數十處，海岸之防務綦密。

其陸路礮臺則自椅子山迤而東，又南折，屬至老蠣嘴後礮臺，環旅順後路作半月形。椅子山有礮臺三座：曰椅子山，曰案子山，曰測望臺。此三礮臺居高臨下，爲旅順口後路全防關鍵。椅子山之東，曰松樹山礮臺；再東迤南，則二龍山、大坡山等礮臺也：凡九座。是爲旅順口陸

路礮臺。陸路礮臺建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以後，大半爲宋慶部毅軍所築；亦有因此次軍與臨時添設者。其礮位設備與海岸礮臺相亞，足資控扼。其後路南關嶺左側之大海灣曰大連灣，亦於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建礮臺六座，以固旅順後路，兼防金州。凡此，皆旅順海陸兩路之布防大略也。

旅大經營就緒之始，卽以總兵張光前統親慶副營、左營、右營駐西礮臺，（兵事起後增副後營，共四營）總兵黃仕林統親慶前營、中營、正營駐東礮臺，（兵事起後增副前營，共四營）四川提督宋慶統毅軍九營一哨專防旅順陸路，提督劉盛休統銘軍十二營駐守大連灣，皆轄於北洋大臣然恐倉卒不及稟節度，乃設北洋前敵營務處兼船塢工程總辦以護諸將，官階雖止道員，而隱帥旅順，實重任也。前膺是選者爲候補道劉含芳，繼之者則龔照璵。照璵貪鄙庸劣，不足當方面，頗失人望。旅防危機蓋伏於是矣。

二十年夏，東方兵事起，六月，宋慶部分統馬玉崑率毅軍四營會天津盛字等軍從陸路援朝鮮，由旅順出金州赴之。八月十三日，我海軍全隊十二艘來旅順。十五日，赴大連灣。十六

日夜，貿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赴大東溝（其守臺兵六哨仍留）以接應我平壤大軍。十八日，遇日艦於鴨綠江口外，大戰敗績；翌日回泊旅順，存者僅七艘，入塢修理。九月初二日，朝命宋慶赴九連城守鴨綠江。越日，慶以所部行。北洋大臣李鴻章遂令提督姜桂題募桂字四營，提督程允和募三營以實旅順。又令提督衛汝成募成字六營並所部馬隊兩營，正定鎮總兵徐邦道募拱衛軍三營並所部馬隊兩營、礮隊一營渡旅順協守；而以銘軍分統趙懷益募懷字六營以彌大連灣銘軍之隙。

時朝廷屢促海軍出洋偵敵，二十日始出旅順旋威海。而日兵第二軍已自其國廣島北渡，歷朝鮮之大同江，以兵輪十四艘護之。二十六日，襲據我花園港。花園港西距金州約二百八十里，距鼻子窩約一百五十餘里。日兵初擬從鼻子窩登岸，以傍岸水淺不利渡軍，乃東移花園港。港口居民見日兵至，駭奔。日兵餌居民四人登船，購鄉民衣服，使日人能華語者服以入內地，探我軍虛實。十月初旬，日兵遂至鼻子窩。

方日兵之至花園港也，以浮礮頭運礮馬登岸甚艱阻，凡閱十二日始畢登，我海陸軍無

過問者。及寇鋒抵鼻子窩，旅順聞警，徐邦道謂金州失則旅順不可守，請速分兵往逆之，顧旅順後路。時駐旅順凡六統領，新舊三十餘營，莫之應。邦道自率所部行。

日兵前鋒薄鼻子窩，趙懷益部將數人請往禦。懷益不許，云：「我奉中堂（謂鴻章）令守礮臺，不與後路戰事，汝輩欲往鼻子窩拒敵，須請令方可。」及邦道至金州，固請於懷益，始派哨官某率步隊兩哨隨邦道進。邦道乃會駐金州之練兵一營扼金州東道，分建礮壘於夾道兩山頂，每壘有礮四尊，倚以爲固。而壘右迤傍海岸有歧路可繞我後軍，乃令懷益部兩哨塡守之。

初七日，日軍以馬兵一隊潛斷我復州電線。我探馬隊至劉家墩，與日兵前鋒遇，失利。明日，日兵至東邊山隘，見我兵勢盛，少卻。午後以大隊至。初九日黎明，越嶺來犯，猛攻我壘右海岸歧路。懷益部止兩哨，兵單不能支。壘兵愕顧，日兵遂乘勢撲壘，蟻附而上，遂奪山隘。我兵大潰，軍士喪亡者衆。邦道乞援於懷益，不可得，而懷益乃於大連灣碼頭自督勇丁運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計。須臾日兵已薄金州，攻東北兩門，以行營小礮與我城上之礮互轟擊，分道犯東

北門。有日卒負炸彈藥一箱，冒死舁置北門洞，燃之，城門飛裂。我守城兵弁駭散，日兵遂擁入，轉趨東門，開城納其衆。我兵由西門逃死傷枕藉，殘卒走旅順，金州陷。

數次，懷益遽奔旅順。十一日，日海軍至大連灣，將施攻奪，而見礮臺已立黑衣日兵，無復中國旌旗矣。

初十日黎明，日兵分三路攻大連灣。我守臺諸營先一日多已逃亡。是日餘兵遙放排槍

我海疆礮臺，大連灣式最新，礮亦最利。創建於光緒十四年，竣工於十九年（一八九三），以屏蔽南關嶺，爲旅順口後路扃鑰。山形左右拱抱，面東南作大海灣。灣之右岬曰黃山，迤左曰老龍頭，左岬曰和尙山。建礮臺五座：曰黃山礮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礮二，二十五生的口徑礮二，曰老龍頭礮臺，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礮四；曰和尙山西礮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礮二，二十五生的口徑礮二；曰和尙山中礮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礮二，二十五生的口徑礮二；曰和尙山東礮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礮二，二十五生的口徑礮二。是爲海岸礮臺。陸路則徐家山礮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礮四，專顧後路。經營布置，凡歷六載，最稱鞏固。

方日兵將至時，我金州、大連灣儲備軍械，自勇丁配執槍枝外，有海岸、行營兩種之礮凡一百二十餘尊，大小礮彈二百四十六萬數千顆。而自滬局運至行營快礮封尙未啓；此外華廠自製槍並德國槍六百數十桿，槍彈三千三百八十一萬數千顆，及馬匹行帳諸式軍儲，所蓄甚厚。惟餉銀則早爲趙懷益運去，且先已令人至煙臺售其所存軍米焉。如此嚴城巨防，不兩日間竟委之去，懷益之罪誠難擢數矣！蓋大連灣有海軍碼頭，日兵據之，其大小軍資從此得登岸地，轉輸前敵，遼東之禍，遂因以愈烈也。

日兵駐大連十日，始向旅順。我旅順諸將不亟以全力守南關嶺，扼旅順咽喉，乃艤漁舟海曲作逃計，而各以糧臺餉銀移煙臺。其徐邦道之拱衞軍糧臺，亦移避劉公島。士氣大沮。營務處襲照璵以金州陷，旅順陸道絕，大懼，逃渡煙臺，赴天津，鴻章斥之，復旋旅順。自照璵之逃，旅順軍民滋皇惑，船塢工匠羣搶庫銀，分黨道掠。旅順大擾。二十一日，日兵向旅順，踞南關嶺，過雙臺溝，抵土城子。

時旅順諸統領不相繫屬，共推姜桂題爲主。桂題庸材，無能爲；諸將互觀望，莫利前擊敵。

金州之陷也，徐邦道率殘卒奔回旅順。至是憤甚，以部衆新創，寡弱不足用，固請於桂題，欲增兵爭後路。不許。乃請給槍械，桂題許之，令至軍庫自擇。邦道率其殘卒行，而慫恿衛汝成並進。汝成爲所動，從之。二十二日，邦道乃北拒日兵，遇其前鋒馬兵於土城子南水師營北。邦道奮擊截敵爲數段、俄有日步兵來援，邦道亦麾兵包之，日兵大窘。未幾，復有其馬隊來援，邦道分兵擊之，其受圍之馬步隊得乘間逸去。邦道躡之，並運礮四尊於山頂施要截焉。日兵以是大挫，斬其兵官一，我兵追奔過雙臺溝。是爲旅順第一轉機。乃日兵礮隊繼至，而邦道兵亦饑疲已甚。蓋諸將不相顧，日兵益增而我無接應；且邦道新敗無行帳，其步卒非回旅順不能得一飽：遂棄險要不守，仍退歸，而旅順事乃不可爲矣。

是日，駐旅之魚雷艇八艘渡威海，而照璵已先一日乘魚雷艇逃煙臺。於是黃仕林、趙懷益、衛汝成三統領陸續潛逃內渡，其部下游兵公掠玉成官銀號；船隖工程局大小員司各挾庫儲貴重材料爭雇民船，載逃內渡。倉皇擾攘，卽非日兵之來而旅順固已不可守矣。二十四日，日兵大進，邦道仍往拒之。將爭日兵所據山頂，徑進入伏中。日礮隊自兩路出截，邦道不得

前，且逼於日兵礮火，部卒死者百餘人，乃退。日兵於是逼旅順而軍。

方旅順兵事之棘也，諸將不布遠勢而蹈於自守。當十月初旬，即經營扼後山之計。循老蠣嘴後礮臺之北沿山北趨，順山勢折而西，又稍北，屬於元寶房藥庫之東水師營之南，踰椅子山礮臺再西而南抵洋沱凹，直走黑沙溝之北，迤邐包三面若半環，依陸路礮臺嚴軍自守。其無礮臺之處，彌以行營礮，行營礮之隙，護以槍隊；循山高下，補以土壘。當日兵踞南關嶺後，旅順諸營自留守海岸礮臺勇丁外，盡數分布後山，即支行帳以宿。而備多力分，敵人轉得蹈我瑕隙以求逞矣。

二十五日黎明，日人以兵輪橫排一字陳於旅順海面，包我東西各礮臺之外，而距岸甚遠。蓋以眩我將士耳目，牽我兵力，俾得專注陸路，盡力來攻也。是日天甫曙，陸路日兵已分布於後山一帶，西北兩面之外，大小礮約百尊，分排轟擊；而我西北角椅子山陸路礮臺尤爲日兵所注意，礮來愈猛。我椅子山以礮還擊，東路之松樹山陸路礮臺開礮助之；而東南面之黃金山、南面之饅頭山兩海岸礮臺亦皆發礮遙擊：相持及一小時。是時日兵步隊自西包而南，

及於洋沱凹，死力猛攻。我分守西面步兵不能敵，日兵乘勢衝入，蟻附而登，我椅子山礮臺遂陷。是臺託地最高，可俯瞰各臺，掩擊後路，一有蹉失，則旅順全局隳矣。

椅子山礮臺失守，我案子山、測𡍼臺兩礮臺皆不戰潰。日兵乃東攻松樹山礮臺，稍相持，臺上之兵亦相繼潰。其大隊乃乘勢而東，合力攻我二龍山、大坡山之九礮臺，諸臺亦陷。於是旅順陸防悉壞，日兵遂入旅順市，循船塢石隄直指黃金山。礮臺守軍奔潰，日兵竟得安步以登。其口東摸珠礁、老蠣嘴兩海岸礮臺及口西之各海岸礮臺，守兵均駭而奔。

當日兵入椅子山時，我陸路守界兵已紛逃不可遏。各臺礮勇見之，奔潰相屬：其在口東者，潰而東，從東大道循海北去；其在口西者，潰而西，循西面海邊北去。復扼於海面日艦之礮火，避入老鐵山石洞，及夜，乃出南關嶺，越金州奔復州。徐邦道、張光前、姜桂題、程允和四統領皆雜亂軍中大奔。

我軍二十一日之勝，曾斬馘歸懸旅順市。日人恫怨。至是，門兵乃大肆殘殺，無復人理。

旅順之防，我經營凡十有六年，糜鉅金數千萬，船塢、礮臺、軍儲冠北洋，乃不能一日守；門

戶洞開，竟以資敵。自是畿疆震驚，陪都（盛京奉天府）搣擾，而復州、蓋平以南遂遍罹鋒鏑而無由自拔焉。

十　東邊諸城之失

方我軍屯平壤時，政府慮諸將懸入無繼，命四川提督宋慶以毅軍五營自旅順，提督劉盛休以銘軍十二營自大連灣，將軍依克唐阿以鎮邊等軍十二營自黑龍江，皆赴東邊九連城，爲諸軍後援。師未集，我駐朝諸軍已敗績於平壤，逃亡將士皆迸安州。安州南去平壤百八十里，北倚青川江，南則羣山環繞，爲平壤北第一巨鎮，城垣高大，足資守禦，且爲日兵北犯孔道。過安州西北百六十里至定州，亦稱險要。是時我軍尚及萬數千衆，日兵踞平壤越兼旬始進，苟我將領簡料軍實爲死守計，日兵豈得長驅渡江，躪我邊圉！乃諸軍自平壤北潰，過安州、定州皆棄不守。奔五百餘里，八月二十二日先後渡鴨綠江，入邊止焉。

鴨綠江界中國、朝鮮間，江以北，我之九連城；江以南，朝之義州。兩城隔水相望，實爲中、朝孔道。諸軍奔潰入邊，朝命宋慶總統諸軍，奪葉志超職，逮問衞汝貴。時我軍駐鴨綠江北者爲

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所部鎭邊等軍十二營，總統宋慶所部毅軍九營，聶士成所部蘆榆防軍四營，呂本先、孫顯寅等所部盛軍十八營（卽衛汝貴舊部）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江自康所部虎字淮勇五營，耿鳳鳴等所部奉軍各營（卽左寶貴舊部），豐陞阿、聶桂林所部奉天盛軍、練軍十二營，新舊約及七十餘營，兵力甚厚。自依克唐阿一軍以外，諸軍皆歸宋慶節制。宋慶武人，能戰無調度，非大將材，且諸將驟稟節度，多不悅，故諸軍畢集，仍散無統紀。於時我軍皆斂屯江北，日兵遂平行至義州。去我軍渡江時已一月，我將帥仍蹈平壤覆轍，罔及時布置，遂縱敵飛渡，不可遏矣。

鴨綠江北，以九連城最爲扼要。其城南倚鴨綠，東枕靉河，渡河而東，有山如蹲虎，號虎山，爲九連城險塞。再東至安平河口，踰河而東爲蘇甸，再東爲長甸。其九連城以西爲安東縣。再西則大東溝，爲鴨綠江口。再西則大孤山。是時宋慶駐中路九連城，以聶士成所部守虎山，銘軍等營守江岸。東路則依克唐阿所部分守安平河口長甸各隘。西路則豐陞阿、聶桂林等分守安東、大東溝、大孤山諸城邑。是爲我東邊鴨綠江之防。

九月二十二日，日陸兵第一軍畢集於義州，作欲渡狀。我諸軍嚴防中路九連城江面，而日兵乃潛襲上下游，將以全力萃於中路，爲批吭擣虛計。我諸將竟不察。二十六日，日兵分遣枝隊，由其大佐佐藤彌太郎率之，出東路鴨綠江上游，從我安平河口對岸之水口鎮徒涉來犯。初僅二三十名，擎槍探水徐渡。守口依軍見之，舉槍遙擊。礮臺亦發礮助威。適日兵回擊一排槍，依軍遂紛擾逃潰。礮臺守兵不知何事，亦委而走。於是日枝隊數百人遂得畢渡。會依軍誤入一山溝，路絕不通，復南旋突出，日兵攔口截擊，死百餘人。依克唐阿乃東北奔寬甸，時正日兵第二軍襲登花園港之日也。

日枝隊既由東路上游渡江，其義州大隊遂從虎山對岸乘夜覓水測量。當靉河口有沙洲壅，成二小渚，日兵乃藉渚架橋，從南岸越兩小渚至北岸，跨架浮橋三座，終夜而成。而我軍竟未之覺。二十七日侵曉，日兵先列礮隊南岸，隔江轟我，護其軍渡橋。於是渡者數千人，礮隊繼進。我守岸及守礮臺之銘軍先潰，諸軍從之，惟聶士成所部尙保虎山不去。日兵環攻虎山，士成兵單勢不支，戰一時許，亦退渡靉河而西，日兵遂踞虎山。宋慶遣軍來爭，日兵已畢渡過

我，乃還。軍渡靉河，多擠溺，其蹈於虎山側者相枕藉。於是我靉河以東各壘皆爲日據，宋慶恇懼北走，退保鳳凰城。二十八日，日兵遂入居九連城。

日兵之未渡也，則遣少佐奧山所領枝隊循鴨綠江而西，屯麻田浦（在安東對岸朝鮮境）以礮擊我安東諸壘。至是，九連城日兵亦分枝東下。豐陞阿、聶桂林不虞日兵夾江下，亦棄安東奔岫巖州，日兵遂入安東。於是東起安平河口，西至安東，沿鴨綠江境皆爲日有；宋慶所部諸軍既北保鳳凰，依克唐阿一軍復東奔寬甸，豐陞阿、聶桂林所部亦西奔岫巖，而日兵益狡焉思逞矣。

鳳凰城爲盛京東南孔道，城垣高整，我東邊道駐焉。時從宋慶奔鳳凰城者爲聶士成、呂本元、孫顯寅、江自康、耿鳳鳴、劉盛休各部並其本部毅軍，雖經敗潰，而兵力尙不薄。乃宋慶遽以鳳凰城不可守，請退扼大高嶺（卽摩天嶺）以守遼陽州東道。入告，遂令士成等守大高嶺之石佛寺，本元、顯寅等守連山關、甜水站諸處，卽以十月初一日棄鳳凰城走。初二日，日兵遂入鳳凰城。時旅順事急，詔宋慶回援，慶乃率所部並銘軍而西。大高嶺之防遂專統於士成。

先是，日兵奪我安平河口，依克唐阿奔寬甸，日兵遂東陷蘇甸、長甸，折而北趨。初六日，寬甸詗日兵來攻，依軍分統倭恆額列隊城南，爲一字陣以待。依克唐阿乘間出西門遁去。於是寬甸諸軍及蒲石河口守營從風北潰，日兵遂入寬甸。是時日第二軍已薄金州，而東邊日兵復圖犯岫巖。蓋自安東之陷，日少將大迫尚敏所率之枝隊於十月初八日西犯大東溝，至大孤山。大孤山爲東邊西路要口，商賈所萃，留屯十日，乃與鳳凰城日兵圖分兩枝夾攻岫巖。一枝卽自大孤山出，經土城子、關家堡、門子嶺、洪家堡子以攻岫巖之南；一枝由其少佐三原重雄所率，自鳳凰城出，從何家堡西北行，至高家店折而西，經老爺廟至黃花甸，折而南，經領溝、黃岺子、興隆溝以攻岫巖之北。會豐陞阿、聶桂林自安東逃至，尚有步兵十營、馬隊三營，乃分兵北扼黃岺子，南扼土門子、洪家堡子以禦兩路來犯之敵。黃岺子地甚險峻，我軍時有馬步五營，居高臨下，敵難仰攻。岫巖北面之防頗足自固。二十日，日軍三原重雄部已抵黃岺子山下。踰日，分兩道來攻，其前鋒數十人越山奮登，後隊繼之，竟奪我黃岺子山頂。我軍乘險走遁，退保興隆溝，而我分駐岫巖南面之軍亦爲日軍大迫尚敏部所逼，卽退走，洪家堡子復爲日

踞。豐陞阿等見南北兩路驟迫於敵，遂棄岫巖竄奔析木城。二十二日，日兵入岫巖。自是凡東邊道所轄全境幾盡爲日兵佔據矣。

日第一軍既得志於我東邊，遂分兩大枝，謀窺我盛京。一以鳳凰城爲根據，日與我大高嶺防兵崎嶇角戰；一圖從安東、岫巖西犯析木城、海城。蓋自鴨綠江邊赴盛京分兩大道，皆以遼陽州爲通衢：一由鳳凰城踰大高嶺達遼陽而至盛京，是爲正道（即東道）；一由安東歷岫巖，經海城，出遼陽之西境而至盛京，是爲西道。日兵由鳳凰城前進，頗扼於我大高嶺防兵（詳見後），東道絕，遂改計將出西道。且是時其第二軍已陷我金州、大連灣，進逼旅順，擬分兵西出與之會，將潛由遼陽之西以斷我大高嶺後路。遂以其據守安東之中將桂太郎所部一大枝移岫巖，而全隊以十一月十四日分路西犯。

是時宋慶回援旅順之師屯蓋平，屢擣金州不得進。而豐陞阿、聶桂林收合殘卒尚十餘營，駐析木城。於是日兵先以其中佐佐藤彌太郎部一枝赴蓋平，至牽馬河子以張聲勢，綴宋慶軍，使不得東。乃分兵兩枝以撲析木城：一枝由大道來，爲桂太郎部；一枝由旁道進，則大迫

尙敏部也。十五日，我軍於二道溝、白草灣溝諸處禦自大道來犯之敵，屢戰皆敗。而由旁道來者，我軍分兵以禦，亦同日敗退。豐陞阿、聶桂林遂夜奔海城。十六日，日兵入析木城。翌日，復踵至海城。我軍於城東之蕎麥山、城西之晾甲山稍稍扼守，甫交綏，復委海城去，日兵遂入據之。於是遼西大警，營口、牛莊皆戒嚴，而自榆關出錦州以赴奉天之路將卽斷絕，警報日達樞府，遼東之禍竟不可弭矣。

時我旅順先已失守，日本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亦移疾歸國，日廷以中將野津道貫代之。其所部少將立見尙文駐鳳凰城，擁兵一大枝，自十月初間方與我持於連山關、草河口之間。蓋是時我東路軍亦分兩大枝：一爲聶士成駐大高嶺之軍，當鳳凰城西北；一爲依克唐阿之軍，當鳳凰城東北。依克唐阿自棄寬甸北去，由靉陽邊門繞出鳳凰城東，分屯賽馬集、草河城。十七日，日軍大尉足立武敏部一小隊自靉陽邊門達至賽馬集，覘我虛實，據我營西小山坡放槍，冀震眩我耳目。我騎兵乘之，日兵駭卻，猶沿途抗拒。我騎兵追至馬鹿甸子，斬其隊長中尉柳原楠次，日兵始越嶺遁。

其東窺賽馬集也，同時其少佐今田唯一部一枝隊亦自鳳凰城出西犯我連山關，經雪裏店、金家河、樊家臺、二道房身、通遠堡，至草河口迤而北。十五日，其騎兵已抵連山關。連山關止一村落，居民才四十餘戶，而地勢甚險。蓋大高嶺山脈分兩枝東南行，左右拱抱，至連山關，環繞三面，惟中通一線大道，爲大高嶺前敵重地。時呂本元、孫顯寅率盛軍駐守，而日騎兵甫至，卽奪關口。大隊繼至，本元、顯寅遽退，日兵遂於是日陷連山關，引軍直趨大高嶺。聶士成扼隘路，以巨礮當其衝，張旗幟叢林間，鳴鼓角爲疑兵，時出截殺，而露宿以守。日兵不得逞，乃撤回連山關。

日兵以西路既阻於大高嶺，而其東路復有賽馬集之敗，恐我依軍將塞草河口以截其歸路，乃改派中佐富岡三造增兵連山關。二十四日，移向草河口。我依軍屯草河城者擊之，相持一時許，會日暮，罷戰。二十七日，日兵乃棄連山關，進草河口以截我東西兩路聶軍、依軍之通路。二十九日，士成乃收復連山關，遂懸軍抵分水嶺以拊日兵之背。依軍亦分兩路西攻。於是日兵前後受敵，幾不支。惜草河口孔道隔於日兵，我東西兩軍不及要約。是日依軍猛戰，斬

其中尉齋滕正起，日兵多死。薄暮，聶軍先退。及夜大雪，依軍亦退。

是役也，日兵未得志於草河口，乃至鳳凰城乞援。十一月初三日，其守將立見尙文以大隊來援，分犯賽馬集、草河口。時我軍自賽馬集屯紮南至崔家房山頂。初四日，敵分兩道來，先奪佔崔家房山頂。我軍扼北面大山，隔水相望，放槍互擊，相持三時許。會暮色上，我軍方倚山爲營，而日兵後隊繼至，已繞至山後，將截我後路。我軍乃乘夜全師撤退北行，倚溪湖自固。

日兵與我東路依軍戰於草河口、崔家房也，我西路大高嶺之軍旣收復連山關；初九日，提督聶士成（時士成已擢直隸提督）復奪回分水嶺，令夏靑雲率馬隊駐焉。士成又分耿鳳鳴率奉軍紮連山關，呂本元、孫顯寅統盛軍紮甜水站，江自康率仁字營紮老虎嶺，沈增甲、聶鵬程兩營紮齊家崴。日兵懼其草河口大隊牽綴於依軍，而鳳凰城空虛，且慮士成之議其後，亦於是日棄草河口旋鳳凰城。

日兵旣棄草河口，我東路依軍、西路聶軍乃得聯絡聲勢以自壯。依克唐阿遣軍自通遠堡會士成軍合勢南進，而別從靉陽邊門繞道趨鳳凰城。立見尙文亦分其大隊爲二，半以守

城，半則親率北行以禦我通遠堡南下之師。十三日，依克唐阿並士成部將夏青雲等大戰於通遠堡迤南之金家河。河行山峽中，峽寬才數丈，不足容大軍，日兵與我爭左右山岡。午後，日大隊繼至，我軍奮鬪，戰三時，頗有斬獲，而我軍傷亡亦衆。依克唐阿回屯草河口，夏青雲等還守分水嶺，而日兵仍徘徊金家河、通遠堡間不即去。

先是，依克唐阿本定謀三路進師，乃出靉陽邊門兩路之兵至十六日始抵鳳凰城東北一面山之下，距金家河之戰已閱二日，使留守鳳凰城之日大佐友安治延得早爲之備。是日，我兩路兵各與日隊遇，爲我兵擊退。十七日，我師踰一面山，前鋒逼靉河而軍。時已迫近鳳凰城，而我前鋒不戒備，且罔偵探，日兵遂乘夜潛渡靉河來襲，從上風縱火，而以槍隊環擊。我軍方酣眠，多死傷，踉蹌大跳，日兵從之。十八日黎明，我軍與日兵大戰於一面山南，槍礮互擊，而日兵作散隊冒死進。正相持間，復有日兵一大隊自我左腋橫出我後路。馬隊先退，而礮隊之礮四尊復爲日兵奪去。於是我左翼兵大潰。時右翼兵據一山坡，最得地，可俯擊日兵，死傷甚衆。乃左翼既潰，日兵萃於我右翼，將截斷後路，右翼亦不支，遂相繼越一面山退，過長嶺子、三

家子。十九日，退至衡嶺，復遇日隊。蓋立見尚文時在金家河未歸，聞我軍入靉陽邊門，擣鳳凰城，乃分金家河兵狙伏衡嶺，以截我歸路。我軍自一面山之退，歸途亂次行，猝中伏，頗有喪失，馬隊統領侍衛永山死焉。

時安東之日兵已西犯，陷海城，遼陽西路危急，詔依克唐阿援遼陽，固陪都門戶。十二月初旬，依克唐阿拔隊赴遼陽州西路。自是依克唐阿遂去東邊，會吉林將軍長順、四川提督宋慶與海城之敵相持，而敵亦以全力爭之，東邊之日兵遂陸續赴海城，以是鳳凰城日兵乃斂鋒分踞薛里站、康家堡一帶作守局，伏不動。

聶士成以戰事起，止聞敵來，未聞我往，故敵得前進無忌。乃電請於諸帥，謂「願親率精銳千人直出敵後，往來游擊，截饋道，焚積聚，多方擾之，令彼首尾兼顧，然後以大軍蹙之，倭可克也。」諸帥尼之，不果行。十五日，依克唐阿、長順、宋慶約合兵攻海城，電約各路同時大舉，分敵勢。十六日，士成自率馬步千餘人過通遠堡、大甸子、金家河、雪裏站以圖牽制，而盛軍呂本元、孫顯寅、奉軍耿鳳鳴、仁字營江自康亦各出隊助士成。日兵伏不出。十九日，嶺防伏兵擊斃

日先鋒騎隊數名，即遁去。士成率數十騎往覘之，仍伏不出。二十一日，鳳凰城日兵以大隊來爭關，士成偵知之，因於三更率隊越山而東，伏孔家屯以待。日隊至，疑畏不前，而留屯西不去。二十七日，士成偵敵將至，以兵散伏陡嶺子、長嶺子一帶，令曰：「聞山巔號聲，悉吹洋號應之，即燃槍迭擊。蛇行鼠伏，時聚時散，使敵莫測我軍虛實，此奇兵也。」二十九日，日隊果來犯，號聲槍聲同時並發，日兵大駭竄退，自相蹂踏，多死傷，乃遁去。三十日，士成策日兵必來撲，令夏青雲率隊伏十門嶺以待之。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元旦天微明，日兵果以馬步五百餘人來襲。夏青雲突起奮擊，槍斃敵弁一名。日兵遂返奔向雪裏站去，自是益堅伏鳳凰城不出矣。

於時遼東金、復、海、蓋已盡爲日據，山東之威海亦殲於日海軍，危若累卵，而依克唐阿、長順、宋慶、吳大澂所部諸軍復屢敗於海城（詳後別章）我以重兵塞山海關，屬至錦州，畿疆危逼。朝廷乃以江蘇臬司陳湜率所部湘軍二十營代士成守大高嶺，命士成入關衛畿輔。正月十八日，士成率隊西上，道遼陽州入關。自是大高嶺之防遂統於陳湜矣。

自依克唐阿、聶士成相繼西上，鳳凰城屯留日兵益寡，於是鳳凰城以北戰爭益鮮。初，東

邊道故駐鳳凰城，自九連城、鳳凰城相繼陷沒，新授東邊道張錫鑾遂統定邊軍屯通化縣。錫鑾抵軍，募新汰舊得七營，以天津武備學生縣丞商德正爲總教習。至是，軍氣頗振。適奉天省城運槍械亦至，於是錫鑾進駐寬甸北二十五里之大川頭，督諸營前進。令營官周廷順率奉軍新後營（後改定邊後營）爲中路，營官林長青率靖邊右營（後改定邊左營）爲東路，營官岳元福率新中營（後改前營）爲西路，皆期於寬甸北四十五里之葡萄架山會師。分路前進。二月初二日晌午，林長青一營行至大亮子溝，偵有西來日兵約三百餘人由雙山子急行而東。相距約十餘里，長青嚴陣以待。錫鑾亦令周廷順一營馳蒲石河扼西面敵援，岳元福一營則由小道繞至寬甸城西十八里岡埋伏，遏城中敵兵使不得出。長青知後路有備，乃率三百人直進，遇日兵於寬甸西南之一撮毛。長青戒軍人曰：「與倭相距百步，始得發槍。」及近敵，彈出如雨，日兵不支，乃東潰。時鄉團已扼東路，日兵復反奔入寬甸南門，乃合其城中守兵出西門，將繞襲我軍後路。而岳元福大隊已至，迎頭痛擊，生擒其將領廣曹田吉。日兵死傷甚衆，乃大潰，向獾兒岺逃。是日，我軍復寬甸縣城。長甸日兵聞之，亦棄城走，初五日，遂復長

甸。商德正請於錫鑾，乘我軍之銳，西上急攻。錫鑾不許。初九日，果探知日兵已棄香爐溝退至金廠矣。

日兵之踞寬甸、長甸、香爐溝三處，固相猗角。我既連復寬甸、長甸，其香爐溝之守兵勢不能支，乃移輜重屯土門嶺、長岡，乞援於九連、鳳凰兩城。援久不至，故棄香爐溝去。是時錫鑾調馬步各營陸續至，遂令鄭寶廷率定邊左營駐寶和長酒店，營官李步彩率奉軍左營馬隊駐老豆樹，並分哨靉陽邊門以防鳳凰城日兵之竄入圖擾我後路。令營官趙得祥率定邊右營駐葡萄架嶺，林長青率靖邊右營（後改左營）駐望寶石，以斷鳳凰城來援之路，兼爲前敵聲援。部署稍固。十三日，令岳元福率其中營由紅銅溝入香爐溝以進攻金廠，周廷順率其新後營自大安平直擣長岡，分途前進。十五日黎明，岳元福冒雪進。至紅銅溝南，日兵分兩路來撲，約千餘人。一由金廠、車道嶺出紅銅溝掌直撲我軍，一由紅銅溝岔繞出我軍之後。元福分隊迎擊，歷辰及巳，鏖戰兩時，日兵少卻。而陡子嶺、二道溝兩處團勇均戰失利，日兵遂由紅銅溝西繞出一股夾攻元福軍；且於山頂設礮瞰擊。前哨哨官王維選、哨長權福廷皆中礮殞，我

軍傷亡數十名。元福見人重地，遂撤隊，且戰且退，至紅銅溝。會左哨哨官劉開勳率隊伏山岡下，俟敵迫近，突放排槍，日兵死甚衆，始遁去。

是日周廷順一營亦於辰刻前進，距長岡不遠，突伏敵二百餘人自西山坡側出橫截，連放排槍，我兵傷亡十餘名，日兵遂下山猛撲。我軍乃繞南河坎蛇行而前，自民房後牆搶上日兵原踞之山，日兵乃折回，復搶山岡。我軍以快槍擡槍奮擊，斃敵三十餘人。日兵氣沮，糾其長岡踞兵傾巢來爭。民團至，合擊，復斃敵多人。日兵始退回長岡。會日暮，廷順恐其乘我，遂紮西山坡，持至三更始斂兵下山。

此戰，我頗得勢。日兵知必見逼，且深慮其兵孤懸靉河之東，應援難繼，遂以十八夜乘金廠潛渡靉河退回九連城。自是寬甸境內肅清，日兵惟阻河爲守耳。

時日兵大半西赴海城，踞守東邊者寡，而九連城、鳳凰城、安東義民頗覘敵動靜赴告我軍；朝鮮義州亦有請兵願內應者：兵機甚利。苟我有勁旅自寬甸乘銳掃蕩，收復鴨綠江沿邊諸城以截斷朝鮮通我遼東之路，則遼東之敵必將返顧。惜錫鑾兵勢既單，軍械又乏，而兵勇

與民團復以勝而爭，積不相能，且弔死、問傷、卹賞又不時至，士氣復沮。九連、鳳凰諸城遂淪日不可遽復，迄於是年十月間和局大定，其地始與遼東各縣邑同時交還云。

十一 遼東之敗

自日軍渡鴨綠江連陷九連、安東、鳳凰諸城，我軍遂扼大高嶺以固遼陽之防。遼陽者，盛京之南屏，遼東之重地也。乃九連、安東之敵分枝西陷岫巖，入海城，且將東窺遼陽，西瞰營口、牛莊。於是關外寧遠、錦州諸城大震。四川提督宋慶聞警，率所部自蓋平北援以護營口、牛莊；將軍依克唐阿、長順各率所部西援以護遼陽。

是時踞海城之日兵以孤軍懸入，糧械不繼。宋慶不能乘其負嵎未固以全力進攻，速去腹心之患，乃以全軍二十餘營屯距海城二十餘里之缸瓦寨，逍遙容與，有類養癰。坐是海城之敵轉得伺便以先發矣。二十年（一八九四）十一月二十三日遲明，日兵二千餘人至蓋家屯。時我軍有數營分駐馬圈子西，與缸瓦寨屯軍相犄角。日兵由蓋家屯前犯，歷上加河、下加河，將攻缸瓦寨，而恐我馬圈子之兵橫出以襲其後，乃暫駐下加河，分兵先犯馬圈子。宋慶

株守缸瓦寨大營，不能乘機夾擊，坐使敵人逞志於馬圈子，遂以全力來撲大營。於是大營不能守，日晡，敗至高杆，保營口大道。自是宋軍遂移屯田莊臺。

方日兵之陷海城也，我蓋平尚未失守，惟析木城一線爲其後路。日兵入海城者僅六千人，大小礮才二十門，城外險要尚未繕守，而宋慶所部倍之。苟慶能以全力分布，奇正互用，固可聚而殲焉。乃缸瓦寨敗後，日兵得乘勢將城西之晾甲山，城西南之唐王山，城北之歡喜山，城東北雙龍山建築礮臺，爲死守計。於是海城既不可拔，而其第二軍之在旅順者復以十二月十四日北陷蓋平，與海城相倚；遼東兵事遂愈形棘手矣。

蓋平南去金州二百七十里，東北距海城約百里。自旅順陷落，日兵遲回於金、旅者及四十日，至是月初四日始分兵北犯，歷熊岳城。十四日，抵距蓋平迤北八里之地。先是宋慶自大高嶺回援旅順，十月中旬至復州。時金州已失，日兵將南向攻旅順。宋慶不能力攻金州以紓旅順之急，而回翔復州；間遣偏師向金州，又屢爲踞敵所截。及旅順既陷，其殘卒悉奔復州依宋慶。於是自本部毅軍以外，益以徐邦道之拱衛軍十三營，姜桂題之銘軍六營，（時撤劉盛

休統領，易以姜桂題，）張光前之親慶軍四營；而章高元所部嵩武軍八營，亦自山東渡海來會。雖創敗之餘，而兵勢尚盛。至海城陷，乃留章高元、徐邦道、張光前守蓋平，自率所部及銘軍並統領劉世俊所部河南嵩武軍四營北援。十二月初十日，宋慶令徐邦道自蓋平移軍守牛莊。邦道行抵高坎，慶以高元告急，令回援蓋平，乃折而南行。十一日，抵距蓋平二十餘里藍旗廠，慶又令歸田莊臺，復折而北行。十二日，行抵營口東十五里之侯家油房，慶仍令援蓋平。十三日，又折而南行。邦道奔馳於田莊臺、營口、蓋平間，四日夜不頓舍，軍士饑憊。十三夜，其前鋒四營甫抵前敵，未及食，而日兵已至，撲章高元軍。時高元守南門外，扼蓋平河列隊；光前列隊東門外鳳凰山上。日兵亦分兩枝來犯。其由南進者，與高元相持於蓋平河上。高元鏖戰甚猛，敵不得逞。其別隊繞南而東，徑渡蓋平河爭鳳凰山。光前見敵卽潰，日兵奪佔鳳凰山，遂犯東門入城，出南門繞至高元軍後拊背夾攻。時徐邦道大隊方自西至，不及成列，入日兵圍中，乃與高元同時敗潰，嵩武軍分統楊壽山、李仁黨皆死之。蓋平陷。

　　高元、邦道既敗，退賀家屯，南距蓋平十餘里。會姜桂題率銘軍來援，邦道請桂題出敵，不

意，乘銳夜搗蓋平，桂題辭以翌日並進，而乘夜拔隊遁去。於是諸軍皆退營口。日兵自踞蓋平，遂與海城聲援接，兵勢乃益厲。

蓋、海之間，以大石橋爲孔道。大石橋之東南，山嶺絡繹；其西北則平原瀰衍，一望無際，惟蓋平迤北有山曰太平山，爲赴營口衝要。我蓋平之失，諸將不以兵急塞大石橋斷敵海、蓋交通，又不卽扼太平山以固營口外戶。及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正月，日兵於蓋平屯據已堅，師集復衆，宋慶率徐邦道、馬玉崑始發營口，往爭太平山。旣至，不能力扼山頂或踰山屯紮以固險塞，而駐軍山陰。宋慶自駐二道河；其稍東之東西七里溝一帶，分統馬玉崑駐之；再東之姜家房、老爺廟則徐邦道駐焉。計我兵萬二千餘人，有大礮十門。正月三十日黎明，日兵從東南兩方來，卽由太平山東南麓之太子窩搶險以登。我山頂勇隊力單，當與小桂山頂駐勇同卻。兩山頂遂爲敵據，乃舁礮登山，高下排列，向七里溝擊馬玉崑軍；其小桂山礮則正擊徐邦道軍。日兵步騎之從東來者，直薄老爺廟，邦道以馬隊蹂之。馬上發槍頗有殺傷，而我東七里溝兵爲南來之敵所乘，遂潰敗。於是中、左、右三面日兵麕聚於西七里溝。玉崑力戰相持，及申，

日兵子彈已罄而抵死不退，伏地避彈。其援兵兩隊馳至，徑上槍刃衝鋒，冒死突進。我兵時已饑疲甚，無後繼，乃退姜家房、白廟子諸處。日兵遂據太平山，而營口東道門戶洞開矣。

自宋慶缸瓦寨之敗，我諸將無向海城者。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海城踞敵布置已嚴，蓋平繼陷，依克唐阿、長順乃與遼陽州知州徐慶璋會兵三萬餘人漸次西上。二十二日，抵甘泉堡、（遼陽赴海城大道必經之路）雙廟子、普賴屯（此二處爲遼陽赴牛莊大道必經之路，）分道折而南行。蓋從遼陽西南行，不及百里，至鞍山站。起鞍山站南行，迤西新臺子、湯河、甘泉堡東煙臺、西煙臺、頭家堡、二臺子（此海城東之二臺子、）雙龍山、甜水溝、羅和堡子諸村邑而至海城，爲赴海城大道。若自鞍山站西行，迤南歷後雙臺子、雙廟子、普賴屯、丁家閣、卜城子、紫方屯諸村邑而至牛莊，爲赴牛莊大道。其牛莊至海城大道，則南行迤東，歷白旗堡、二臺子、三臺子、（此兩臺子近牛莊一邊）四臺子、三臺子、二臺子、（此兩臺子近海城西面一邊）安府堡子、徐家園子而至海城。此大道三枝相交成三角形，而由鞍山站至牛莊大道間復橫出數大道抵海城：一從後雙臺子南折稍西，歷前雙臺子、湯相公屯、小鄭家臺、後柳河子、土城

子、前柳河子、西土城子、三道河子、三里橋，經羅和堡子而至海城；一從普賴屯南折，歷脫龍塞，老牛屯、平二房、長虎臺、沙河子、揀金堡，（歡喜山北麓）經大教場而至海城；一從卜城子南折，稍東，歷耿莊子、張相屯、二道梗子、大王屯、波羅堡子，經大教場而至海城；一從紫方屯南折，迤東歷唐家凹子、新河屯、仙女村、小干戈屯、大干戈屯、大莫屯、小莫屯、田瓢子、大費屯，仍經波羅堡子、大教場而至海城。此為橫路四道。自甲午（二十年）十二月迄乙未（二十一年）二月，海城、牛莊等處戰爭，不出此數道間。

當依克唐阿、長順諸軍分道南折，二十一日，分布柳河子、平二房、長虎臺、沙河子、交界臺、小王屯、大費屯，值海城北面陸續前進。明日，距日兵約二里許，以長虎臺為中權，東路包至頭家堡，西路包至二臺子，陣勢長三里，曲若弓形。而日兵扼城北雙龍、歡喜兩山，復彌以步、騎、礮隊未刻，日之雙龍山礮隊先馳下，轟我東路軍；別有礮隊一枝從徐家園子轟我西路軍；其步、騎兵則相繼來犯。時我軍所用器械，大半土槍，不能速發及遠，且旗、漢兵團心志不齊，持至申刻，我西路兵先退，東路繼之。依克唐阿遂駐海城西北三十里之耿莊子，長順駐東北二十里

之柳河子。

二十六日，依、長兩軍復分道進。明日，我大隊仍迤邐包海城北面，西至大小費屯，而中權自長虎臺搗雙龍、歡喜兩山間之三里橋。阻於歡喜山礮火，乃折而北，繞沙河園出歡喜山之西，仍由波羅堡子前進，將攻海城之西北角。我東路軍亦自頭家堡向二臺子以綴雙龍山之敵。自辰至午，終扼於兩山礮臺，不得進。未刻，日兵仍以礮隊出徐家園子犯我西路軍，晾甲山「日兵馳助之。我兵死傷枕藉，依克唐阿部分統榮和受傷，自大賀屯退而西北。東路長軍亦不支，同時東走。三十日，長順復退閔家山，去海城愈遠，與依克唐阿遂有違言。

是時道員李光久率湖南巡撫吳大澂部老湘軍五營抵牛莊方面之二臺子、三臺子。乙未（二十一年）正月，徐邦道亦進駐海城西之小馬頭，與爲援應，勢頗相屬。二十二日，復進攻海城。依克唐阿所部分統烏勒興額等出中路，自正北長虎臺進騐軍堡，西折至波羅堡子布橫陣，而於騐軍、波羅兩堡各置快礮二門以擊歡喜山礮壘，步兵直逼大教場。分統壽山等出東北，進二臺子，東跨齋滕堡子，以馬隊控西土城子一帶，通中東兩路之勢；於二臺子、齋滕

堡子各置快礮二尊以擊雙龍山礮壘。凡馬步隊萬二千餘人。長順所部東出玉皇山作聲援。徐邦道出西路，從營口大道柳公屯、坡厰至八里河子，前鋒千餘人直進距唐王山西里許山坡，逼日兵而陣。光久助之。是日，我軍東西進逼俱緊。日兵先伏不動，及巳刻，乃自雙龍山北犯約步隊四五百人作橫陣猛進。入齋藤堡子。我東路兵聚攻是堡，其馬隊來助。相持至午，而其礮隊至，堡內日兵遂突出作橫陣。礮彈橫飛，槍彈繼之，我東路兵死傷甚衆，遂退二臺子。中路兵阻於歡喜山礮火，亦退。邦道、光久則先已西走矣。

是役，我諸軍志在必得。徐慶璋遣團勇三千餘人，礮八門，繞道攻析木城。期斷海城後路，且南北並舉以披其勢。乃攻海城諸軍已先期敗退，二十三日，慶璋團勇始至析木城，亦敗於敵。二十八日，諸軍仍分道圖海城，合兩將軍並邦道、光久兵二萬餘人，東西並舉。有礮二十尊，分布安村及雙龍山迤東、唐王山迤西，排轟敵壘。然銳氣已喪，各軍未及交綏，已先後退卻，徒增敵燄而已。

自海城之陷，日兵深入腹地，踞守者不過六千人，而我全局爲之牽掣焉。當時依克唐阿、

長順屯海城北，宋慶屯營口東，幾四萬人；益以駐奉天之提督唐仁廉並奉天練軍，不下萬六千人。然我軍凡五攻海城（一攻於宋慶，即缸瓦寨之敗；四攻於依克唐阿、長順，即前述諸役）皆不能拔。至乙未春，日兵駐海城者歷七旬有五日，皆作守局，蓋以綴我兵力，待其第二軍之赴援合進耳。蓋平之陷，其聲勢已壯，犄角已成，而仍遲回不遽進者，則謀分兵擾我山東也。故蓋平、海城諸日兵皆堅持以待。而我奉天諸將擁重兵據要害，徘徊觀望，乍卻乍前，不能出死力以決一勝，則殆有類於養寇。乙未正月，我海軍殲於威海，（詳後別章）敵燄益張，其勝兵復北渡由旅順進，增軍於海城、蓋平。且見我諸將屢攻海城無功，益易我。正月三十日，宋慶復有太平山之敗，失營口屏障。於是海城、岫巖、蓋平諸敵遂羣焉思逞矣。

初，我軍敗於平壤，政府以淮軍挫衄，欲倚用湘中故將，如藩司魏光燾、臬司陳湜、道員李光久等，皆令募軍北援，並召兩江總督劉坤一赴京師。十二月，詔以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駐山海關；湖南巡撫吳大澂（大澂自請從軍，時已在山海關）四川提督宋慶副之。自陳湜一軍防守大高嶺以外，其山海關內外湘軍、楚軍、皖軍共八十餘營。其隸吳大澂部下

者，爲李光久所統湘軍五營，魏光燾統武威六營，署永州鎮劉樹元統親兵六營，吳元凱統楚軍礮隊四營，譚表忠統護軍一營，郭長雲統衛隊一營，均從大澂出關。其餘湘、皖諸軍尙五十餘營（淮軍、豫軍各營非坤一部者不在內）仍從坤一分駐山海關內外。

正月初二日，大澂出山海關。十七日，抵田莊臺。其所部李光久已先於甲午冬出關，十二月過牛莊，駐近牛莊之二臺子、三臺子，漸次進。正月，已移駐近海城之三臺子。劉樹元率親兵六營於正月杪始畢至，駐四臺子。魏光燾率武威六營最後至，留三營守牛莊，自率三營進駐近牛莊之三臺子。是時環海城而軍者有兩將軍（依克唐阿、長順）一巡撫（吳大澂）一提督（宋慶）一藩司（魏光燾）共百餘營六萬餘人（時宋部毅軍已增至三十營）政府方日盼捷音，乃海城卒不可拔，而牛莊、營口、田莊臺不旬日且相繼失守矣。

二月初二日，光久、邦道合軍，樹元助之，進攻唐王山。已奪據八里河，而唐王山敵守甚嚴，竟不克。初四日，光久、邦道、樹元復攻晾甲山。亦奪據徐家園子，而晾甲山終不能得。是時湘軍分布海城西北，扼赴牛莊大道。長順部分布海城東北，扼赴遼陽大道。依克唐阿部則分布海

城正北，扼牛莊、遼陽間相通之衝衢。而蓋平、海城、岫巖之日兵將分道北犯：一由蓋平南向而趨營口；一由岫巖北出黃花甸，繞三家子、吉洞峪、廣峪而折向鞍山站；一出海城攻依克唐阿、長順兩軍，北向由甘泉堡而至鞍山站。鞍山站者，山勢蜿蜒橫亘，中有缺口形如馬鞍，雙嶺夾峙，中通一線，實爲牛莊至遼陽州孔道，最稱險塞。我諸將不知屯扼以閉牛莊、遼陽兩地之聯絡，日兵乃爲此狡計，思騎其脊而左右顧。示形若逼遼陽，實將襲我牛莊。蓋牛莊有警則前敵湘軍將不戰自潰也。初四日天未明，日兵自海城出，分道先犯長虎臺、沙河園，截我依軍右臂，而別隊由西路犯大小費屯諸處。於是邦道、光久各出兵戰於城西北以殺敵勢。自寅及巳，戰歷三時，而中路依軍敗，分統壽山受彈傷遽退。諸軍亦退。會遼陽南九十里之吉洞峪爲岫巖日兵所襲踞，遼陽大震，知州徐慶璋請援於依克唐阿。依克唐阿乃託援東走，長順隨之。時湘軍諸營偏注海城西面，依軍去，北面空，海城日兵遂躡依軍而東。初五日，日兵逼甘泉堡，我守兵以將軍既去，望風潰。依克唐阿、長順益張皇走，道經鞍山站，棄險不顧，窮日東奔。牛莊勢益孤。

海城日兵既據鞍山站，而其岫巖北出之股亦間道來會。於是稍稍留兵踞守，遂悉銳折而西行，軍行迅疾，蓋出我不意以襲我牛莊矣。魏光燾聞警，率其部下三營回援。初六日，回牛莊，不分兵扼守要隘。初八日，李光久部衆五營亦至。均入市，（牛莊本無城，惟築土壘）擇居民舍。時光燾、光久所部共十一營，屯聚市內，而日兵分三道來包：一由東道向頭臺直進；一由紫方屯繞而北；一渡遼河繞而西，包其南，且截退路；齊壓牛莊而陣。我軍束於市內，遏不得出。

方日兵之將至也，光久部下某以告，請速出隊。光久不即應。既又待部卒早餐，而敵已入市。武威左營營官提督余籌武堅扼市口死之，弁勇殉者三百餘人。光燾跳而免，光久亦棄軍走。於時弁勇駐近西市者得乘間出，其駐東南北三面者爲敵所圍不得出，乃據民舍鏖鬬。日兵自未刻畢入牛莊，夜半巷戰猶未息。我軍肝腦塗地，慘死萬狀。而從西路逃出之兵復截於敵軍礮火，死者亦衆。是役也，兵士傷亡幾二千人；虜於敵者七八百人。軍賫自配執兵槍外，尚儲毛瑟快槍一千五百餘枝，槍彈一百五十一萬餘顆，大小礮十九門，火藥一千六百四十八箱，馬匹衣糧稱是，皆委之去。

牛莊既失，大澂自田莊臺夜奔石山站。而營口、田莊臺遂從風而靡。蓋牛莊南迤，西距田莊臺九十里，西面稍北距雙臺子九十里，而田莊臺、雙臺子南北相距亦九十里，適成一等邊三角形。田莊臺南距營口四十里。是時宋慶以五十餘營（本部毅軍已募足三十營，益以銘軍、嵩武軍、親慶軍諸營）幾三萬人戍營口，方與蓋平之敵爭太平山而田莊臺爲營口後路，軍資咸在。及牛莊陷，大澂西走，宋慶乃夜挈全軍回田莊臺，委營口不顧。惟蔣希夷一軍及奉錦道標兵三營駐營口礮臺。希夷貪怯不任戰，蓋平日兵步入營口。十一日，入礮臺，希夷先逃，我營口守口大礮四十五尊及封凍口內之湄雲兵輪一艘、小大輪船兩艘並軍械彈藥皆委敵手焉。

方牛莊之陷，大澂所部劉樹元統親軍七營自前敵繞道至田莊臺，知大澂去，追從於雙臺子。其中營營官洪貞祥請於大澂，謂：「倭人得牛莊必不守，當徑撲宋慶軍，且計海城之倭當已傾巢出，今夜乘虛返搗牛莊，必得手。誠能奪歸牛莊，可長驅搗海城；縱未必克，倭必返顧，可紓宋慶之急。所謂出不意，攻必救也。」大澂不許。而牛莊之日兵實於是夜盡赴營口，與蓋

平之股會，（日兵第一軍自朝鮮渡鴨綠江來者止於海城，第二軍自鼻子窩登岸入犯者止於蓋平，至是兩軍始會於營口，）其牛莊、海城留兵甚寡。聞者惜之。

遼東東路之山盡於海城，南路之山盡於蓋平田莊臺四面皆平原，無山險可扼，惟倚遼河以為固。時值冰堅，策馬可渡。其南通營口大道，凡遼河三曲。宋慶之退田莊臺，既不西南扼河曲，東北扼赴牛莊大道以截日兵前後來路，又不北顧石山站大道以通後路聲援，而擁數十營盡屯田莊臺附近民舍，無斥候。十三日未曉，日兵別隊先從田莊臺迤西踏冰渡河，扼我退路，我兵尚酣眠罔覺。黎明，日兵分三大枝來犯，已密布於遼河南岸。宋慶御之，扼遼河以為守，開礮互擊。而是時海城、牛莊、營口諸敵皆會，且我海、蓋間歷戰所失行營大小礮無慮百尊，盡為日兵攻具，列遼河南岸，數倍我礮。我沿岸守兵不能支，日兵遂作橫陣從上下游踏冰渡河。我軍大潰西奔，復見截於西面先渡之敵，彈火雨下，死傷枕藉。而我田莊臺內留兵不慮前敵之易敗而日兵之速來也，踉蹌不得出。日兵縱火焚之，燒殺甚慘。我弁兵死二千餘人，礮械軍儲亦舉為敵有。於是宋慶、吳大澂潰而西，從雙臺子復走石山站。依克唐阿、長順已先潰而

東，依克唐阿直奔遼陽州西八里之八里橋。

此役之後，自田莊臺沿遼河而東，自鞍山站迤邐而西，皆爲日兵所踞。遼陽、錦州聲援梗阻，必出石山站繞奉天會城，崎嶇始達。於是遼陽斗絕，根本動搖，海陸交乘，畿疆危逼，而求成議款之事乃益亟已。

十二　海軍之熸與山東遭兵

當日兵一二兩軍合力擾我遼東時，復渡海荼毒我山東。山東爲京師左輔，東北斜伸入海，與遼東半島相值。狀若巨蟹之雙螯。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興建北洋海軍，實以遼東金州之旅順及山東福山縣之煙臺爲遼海關鍵，地當前敵，皆北洋大臣轄境。煙旅隔海相望，中羅群島，互若戶限。煙臺爲互市地，其西南距一百八十里之威海，即明威海衞故址，最據形勝；乃建設軍府，我北洋海軍提督駐焉。時海軍北駐旅順，南駐威海，以時隨調，故兩處皆有提督署。

威海處煙臺、成山（即榮成縣屬之成山頭，爲山東半島之東端）之間，其海灣形若箕張兩臂，斜伸入海作半環，口外橫劉公島，有若箕舌。循岸山嶺蜿蜒，迴抱合拱。南口水淺，最深不過丈八尺；北口則深至三丈外，大兵輪得以暢行其間。海軍全隊即駐泊於此。政府以海軍

根本所在，非水陸依倚不足控馭，遂於灣之南嘴建礮臺三：曰竈北嘴臺，有二十八生的口徑礮二，二十四生的口徑礮三；曰鹿角嘴臺，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礮四；曰龍廟嘴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礮二，二十五生的口徑礮二。是爲「南幫礮臺」。灣之北嘴建礮臺三：曰北山嘴臺，（三座合構）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礮六；曰黃泥溝臺，有二十一生的口徑礮二；曰祭祀臺臺，（亦三座合構）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礮二，二十一生的口徑礮二，二十五生的口徑礮二。是爲「北幫礮臺」。南嘴北嘴隔海相距約十四里，由南嘴循岸至北嘴約四十餘里。各臺之礮，皆德國克虜伯廠製，以堅利著稱。守之者爲綏鞏軍：綏鞏軍統領道員戴宗騫自率綏軍四營駐北幫礮臺；而以分統劉超佩統鞏軍四營駐南幫礮臺。

威海一灣，劉公島實爲之屏蔽。其島距威海南嘴約八里，距北嘴約四里，形勢天成，有類扃鍵，故島上防具亦與威海稱。全島設礮臺二：西曰黃島礮臺，有克虜伯二十四生的口徑礮四，英國阿母斯脫郎地阱礮二，臺左設快礮二；東曰東風掃灘礮臺，有二十四生的口徑礮二，二十八生的口徑礮一，皆克虜伯製；此外並有零星礮臺數所。是爲「劉公島礮臺」。守者記

名總兵張文宣，統護軍兩營駐焉。及甲午（二十年）軍興，復增兩營。其劉公島至威海南嘴之間曰日島，島上亦建礮臺一，有滬造阿母斯脫郎地阱礮二，英國製十二生的快礮二。是爲「日島礮臺」。

其南幫後路曰所前嶺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礮二，十二生的口徑礮一；又南曰揚風嶺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礮二，十二生的口徑礮二。是爲「南幫陸路礮臺」。其北幫後路值北山嘴後曰合慶灘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礮二；值威海城北曰老姆頂臺，有十五生的口徑礮二，十二生的口徑礮二。是爲「北幫陸路礮臺」。兩幫陸路之礮亦皆克虜伯製。

威海南北幫及劉公島西岸各設火藥子彈軍械諸庫，而南北幫有水雷營、電燈廠、武備學堂，劉公島有鐵碼頭、製造局，水師公所並學堂。於是威海爲我海軍建牙重地。

自威海南嘴循岸迤而西，復折而東南趨，約百四十餘里，直至成山頭；自北嘴循岸西北轉，約及二百里，至煙臺：其間駐有漢中鎮總兵孫金彪所部嵩武軍四營，而候補道李□□統嵩武軍五營駐登州。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統嵩武軍兩營駐膠州，經營膠州礮臺，與威海、劉公

島諸軍同隸北洋大臣。

甲午（光緒二十年）之夏，東方事起，政府念山東為畿疆左輔要地，特起前署廣西巡撫臬司李秉衡撫山東，而移前撫福潤於安徽。

七月初九日夜半日艦十二艘自西北來窺威海，黎明，作一字陣橫進，距岸二十里，前卻伺測。無何，以四巨艦猛進，至口外十餘里，發礮擊我北山嘴臺子落臺前水際，距臺尙千餘密達。我北山嘴臺發礮兩出，皆中之，頗傷其軍士。其艦東南移，我南幫之龍北嘴臺、鹿角嘴臺同時夾擊，中四礮；劉公島南嘴礮臺亦發中一礮。一日艦負創最甚，兩艦挾之去。辰刻，其全隊始駛向東南逸。

是日，駐煙臺之嵩武軍派左營並後營三哨往守雙島，以固威海後路。蓋自煙臺沿海東南行，四十里至龍門港，又四十里至寧海州，又東南歷孟良口、上莊凡六七里至舊館，又二十里至麓島，踰麓島而東南行，至楊亭為往榮成大道，若折而東行，十里至雙島，又東行三十里乃威海衛故城，皆山嶺崎嶇，少坦道。十二日，上莊港口有日兵七八人登岸測量，時有李統領

率所部福字兩營駐守，適在山操演，遙見日兵，不往掩捕，而放排槍驚之。此七八人乃徐徐下船去，李統領竟以捷聞。

二十七日黎明，日艦三艘來窺。距北山嘴尙遠，我礮臺遽開礮，五發皆未中，日艦亦卽駛向東南去。及八月中旬，我海軍以護銘軍赴大東溝，猝遇日艦隊，戰於鴨綠江口外，喪兵輪五艘，存者多被創，駛入旅順船塢修治（已見前）於是威海備益虛。九月初四日，日艦五艘從東南來，我北山嘴臺擊之。第一出，中其頭船望樓，並燬其烟囱上半。若連環追擊，可以沈之，乃次出誤提操練用樣彈，不能發，及易彈而日艦已遠矣。是月之杪，我海軍餘艦歸威海，而口外時有敵艦窺伺，三五日輒至；惟避我礮臺，率距三十里外游弋。

十月，巡撫李秉衡來駐煙臺。初六日，巡視威海、劉公島諸礮臺。秉衡之抵山東也，我東征兵事已棘手，識者知山東必被禍。其武定、萊州、登州諸府，海面遼闊，東省羣吏有增募三十營以塞登、萊諸海口之請，秉衡不許。及駐煙臺，遼東敗耗日聞，且知日兵將圖山東。戴宗騫以威海後路空虛，非守臺勇力所能兼顧，亦請別籌一軍分屯後路，以固威防。秉衡許之，而僅調福

字兩營屯北幫後，其增募惟襄字兩營又兩隊，並福字三隊皆駐煙臺，零星屯戍，不足成軍。且軍械不預具，率配以舊土槍及故前膛來福槍。將驅向敵，餉亦寡薄，士氣沮退。及警問日至，巡撫始調河防營，以閻得勝統之，駐榮成。河防營，河漲則集，漲平則散，無常餉，知畚鍤，不知行陳；蓋士夫非戰兵也。又以羽檄調青州駐防步兵千，馬隊二百，亦窳陋不可用。於是山東沿海等於無兵。

自十月以來，海氛愈逼。初七日，日艦二十餘艘來威海，距口約萬餘密邇。一艦直犯龍北嘴，我礮臺將開礮擊之，始轉柁逸。將夕，俱駛至北山嘴西北山後下椗，復以魚雷夜襲北口。見我有備，乃遁。初八日，往東北駛去。初九日，復來窺測。蓋日艦恆以夜自東來，踰成山頭即去桅燈，候明，假朝暾瞰我臺壘，意狡甚；嚮晚，仍駛往成山海面。初十日，遼東之金州、大連灣相繼陷，直逼旅順，山東之防益亟。

時海軍提督丁汝昌在威海，知旅順墮則北洋門戶失，大局震驚，罪且不測，因自赴天津，請以海軍全力援旅順，決死戰。鴻章詈之，謂「汝在威海善守，汝船勿失，餘非汝事也」。二十日，

秉衡調福字一營駐雙島，令嵩武左營及後營三哨旋煙臺。而口外日有敵艦循環來探我。二十五日，或告日人將於龍門港登岸，秉衡復令總兵孫萬齡率嵩武左營往駐之。是日，旅順失守，潰弁逃將皆麕集煙臺，若龔照璵、衛汝成、趙懷益、黃仕林皆匿漁舟南渡，復震於秉衡之威，微服亡去。戴宗騫亦以寇氛日逼，思欲脫身去威海，會有日人將自龍門港登岸之警，遂請以威防交鞏軍分統劉超佩，而自率綏軍出爲游擊計。汝昌、超佩偵悉其謀，力請於鴻章以尼之，遂未果行。而朝議以旅順船塢淪陷，海軍根本已撥，遂褫汝昌職。自是我軍艦束於威海，巡弋所及，西不過登州，東不過成山，每值敵艦大隊至，且堅伏不出矣。

十二月初四日晨大霧，日艦二十餘艘駛近北山嘴。我礮臺擊之，未中，日艦卽南行，復近南幫礮臺。我寵北嘴、鹿角嘴兩臺擊之，斷其船桅，其橫杆風篷皆落海面，而劉公島礮臺不夾擊，致遁去。

初十日，政府從鴻章議，責令汝昌嚴守鎭遠、定遠兩鐵艦毋損傷。二十二日，以巡登州洋旋威海，時午潮正落，且避水雷浮標，鎭遠乃誤觸礁石，自船後傷及機器艙，裂口三丈餘，寬五

尺時旅順船塢已陷敵，急切無可修治，管帶林泰曾遂畏罪仰藥死。二十八日，滬局船廠來洋匠六名，就灘修治，強加補葺，八日而竣事。是時政府以海軍久無功，逮汝昌，鴻章爲之覆蓋，不卽遣行。

是月海城陷，奉天危急，秉衡令登州鎭總兵章高元率所部嵩武軍北渡赴營口援遼東。日人以未能得志於山東也，知威海之防尙嚴，非兵船所能闖入，乃襲其前犯大連、旅順之故智，取遠勢登陸，抄我礮臺後路。蓋彼已偵知我後路無游兵援應也。十二月初四日，成山頭右側龍鬚島來敵船一，登岸者八人，中有華人四，操廣東、山東音者各半，在近村購食物並鴉片煙，與村民狎，盡得威海、成山兵防狀以去。蓋登、萊民多服賈遼東，頗受日人餌，每歸山東爲之細作，熒惑內地。於是登、萊民心頗浮動，不憚敵至，甚有仇視官軍不顧諸營駐守其地者。日人以是隨處登岸無顧慮。宗騫偵敵自龍鬚島登岸，初九日抽綏鞏軍四哨往鎭之。初十日，秉衡令嵩武左營營官孫萬齡自龍門港移屯舊館，爲榮成、威海聲援，而以襄字左營並新兵一營自煙臺移駐龍門港，別以新募之福字三隊七百人益萬齡軍。

是時，道員徐建寅自京師來威海勘鎮遠事，軍務處將以建寅代汝昌，未果行。而日人既得志於金、旅、海、蓋諸地，遂必欲躪我威海，盡墮我北洋門戶以爲快。十二月十五日，其第二軍司令官大將大山巖所部之第二師團、第六師團卽自廣島渡海集於大連灣，合其犯遼數枝隊幾二萬人，以兵輪二十五艘衞之，將赴山東。

日兵之瞰山東，意在成山登岸，而先北擊登州以綴我師，使我不及南顧。二十三日夕，日艦吉野、浪速、秋津洲突攻登州甚急。州瀕海爲城，而臨大洋，夜二更許，有開花彈落城內，居民駭竄。二十四日，日艦駛往成山海面，晚復來犯，逼近海岸。城上舊有明戚繼光所鑄防倭銅礮曰「鎮海侯」一者，在登防統領總兵夏辛酉（本道員李□□所統，秉衡至，撤李而易夏）遽發是礮擊之，中其船，而敵艦亦退。蓋日兵以登州、威海間阻煙臺通商地，不利行師，原不欲於此登岸也。故翌晨復移向成山。

先是，成山有日本大兵艦駐外海六日。是日（二十五日）其兵艦運船載陸軍大至，由龍鬚島用小火輪帶舢板渡兵。我駐島之綏鞏軍四哨以七生的半口徑行營礮擊之，沈其舢

板二，其小輪遂折回。而兵艦發大礮向岸轟擊，卽於礮彈弧綫之下仍以小輪、舢板強渡以登。我軍不支，奔距島三十里之榮成縣。日兵登岸者約千人，亦踵至。是時榮成團練已逃散，城門大啟。駐榮成之閻得勝所部多防河士夫不任戰，且槍械亦缺，遂狙伏城外東南隅陡下。日兵步隊數十名入東門，登城垣，繞至東北隅，俯見我兵，遂放排槍。我兵驚潰大奔，榮成陷。

日兵既踞榮成，其大隊陸軍麕至，將分道西窺以襲威海。蓋自榮成而西，分南北兩道。南道西迤南行，六十里至橋頭。橋頭分兩路：一往文登；一至楊亭而麓島，而舊館。此為通煙臺大道。北道西行，百十餘里至南虎口。再西三四里至楓嶺集。此為赴威海衛故城大道。東通北虎口，卽南幫礮臺後路。秉衡聞龍鬚島警報，令孫萬齡所部嵩武左營並福字三隊自舊館馳往榮成迎敵。嚮午卽拔隊起，宿楊亭。二十六日，從楊亭行十餘里，遇我榮成敗卒。蓋得勝自榮成退橋頭，越宿日兵至，復克楊亭，道遇萬齡，遂合軍返楊亭。自是得勝所部遂轄於萬齡矣。是日，戴宗騫亦令其分統劉樹德率綏軍兩營來楊亭助戰。二十七日，我軍前鋒與敵探遇，各發槍相持。未幾，我大隊至，敵退橋頭。我大隊卽途次露宿。時大雪彌日，道途濘淖，軍士艱辛，莫可名

狀。明日黎明，敵以大隊來撲，相持一時許，多負創卻走。我軍躡之，遂奪回橋頭集。秉衡以銀三千兩犒師，且謂有能奪回楓嶺者賞當逾格。楓嶺東南距橋頭約四十里，東北距南幫礮臺十里而近，爲南幫礮臺後路孔道。方榮成之陷，南幫翟軍曾派三營迎過三官廟，恐南幫空虛，立撤歸。而日兵乃自榮成分兩枝進：一枝西南來，進橋頭，即與萬齡相持者；別一枝西行北轉，連日探路進，已踞楓嶺斷我南幫礮臺後路。南幫岌岌，故秉衡以逾格之賞勵萬齡。於是連日皆戰，各交綏退，無勝負。

乙未（二十一年）正月元旦，有嵩武大旗一名擄於敵，萬齡率輕騎追之，直指榮成。行十餘里，遇日兵大隊至，萬齡腿受彈傷，退。日兵亦退。初二日嚮午大戰，萬齡自敵日兵前鋒，令得勝抄後路。得勝反爲敵乘，致掣全局，萬齡不支，敗退返橋頭。初三日，秉衡令萬齡徑搗楓嶺。而宗騫亦約夾攻，謂俟夜半翟軍攻楓嶺北，萬齡所部攻楓嶺東南，並夜往劫營。是夜初更，萬齡自橋頭起隊，行三十餘里，尙未曉。會日兵駐楓嶺者亦擬東攻橋頭，故大隊東來，適與相遇。日兵以行軍電燈照我軍畢見，我軍昏黑不見敵，遂匐伏避彈。天既明，見敵來甚衆，方期翟軍

之拊其背也，鞏軍訖未至。日兵見我軍單，遂猛攻；愈逼愈近，且分隊抄我軍後路。於時萬齡自督前陣，得勝爲接應，因令得勝率接應隊旁截來抄之敵。得勝不戰退，我軍大敗，撤歸橋頭。而駐橋頭之綏軍三營已空壁去，蓋驟接宗騫令，遄返威海矣。萬齡以宗騫旣負約不至，復驟調綏軍離去，甚怒，亦棄橋頭退。於是楓嶺以東乃無我軍踪跡。

先是，南幫礮臺循外山築長牆一道，截東南兩面，外環長濠，曲包竈北嘴、鹿角嘴兩礮臺。以遼闊故，棄最西之龍廟嘴臺於外，而簡鞏軍七百人爲選鋒扼南虎口。正月元旦，楓嶺踞敵進南虎口。初二日夕，復退楓嶺。初三日，我鞏軍戰敵於南虎口。初四日，敵復搶入北虎口，綏軍擊之，斃敵十餘人。有日兵一隊潛入小村狙伏，鞏軍急出二百人圍之，敵覺闖遁，爲我擒者五人。會萬齡棄橋頭退楊亭，於是藩籬盡撤，日兵得以全力攻我南幫矣。

當日兵之襲成山，其兵艦至者凡二十五艘，爲松島、嚴島、橋立、扶桑、千代田、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高雄、筑紫、金剛、比叡、天龍、葛城、太和、武藏、海門、磐城、大島、摩耶、愛巖、鳥海、赤城、八重山；復佐以魚雷艇十六艘，聲勢甚壯。實則任戰之船不能十艘，餘多木質小船，猥以充數。時

我海軍駐威海者尙存鎭遠、定遠兩鐵艦，靖遠、來遠、濟遠三兵輪，平遠、廣丙兩小鐵甲，凡七艘，皆任戰；並威遠、康濟兩練船。鎭中諸蚊礮艇六艘，凡十五艘。益以雷艇十二艘。決命借一，尙堪一戰，乃震於日艦聲勢，竟堅匿，坐以待斃。及乙未正月，我陸師屢敗，日兵乃漸逼南幫礮臺。初五日，日艦留四艘於成山頭護其運船，而悉以餘艦二十一艘自榮成澳起椗，西撲威海。蓋同時與其陸軍約夾攻南幫礮臺也。但日艦扼於我劉公島礮火，不得逞；而陸路則大挫於敵，馴至無可救藥焉。

初五日黎明，日兵在虎山口外列橫陣，東自竈北灣，西至西海套，截我南幫礮臺於虎口高山內。日兵猝登山俯瞰，以快槍小礮直擊守牆鞏軍及各礮臺。未幾，日兵畢集。我西路守南虎口選鋒七百人傷亡略盡，東路守長牆兵死亦甚衆，敵遂闌入長牆，先趨楊風嶺陸路礮臺及各行營小礮臺。前受彈傷，後者繼進不稍退。我陸路小礮臺哨官勢不敵，棄臺走，武備學生褚修儒等死之。分統劉超佩見勢急，驅弁勇回，與敵搏擊。中山溝伏敵，超佩受傷，以小輪船渡奔北幫。於是鹿角嘴臺、龍廟嘴臺相繼失守。竈北嘴臺以二十八生的礮用子母彈旋擊鹿角

嘴臺踞敵，敗之，敵稍卻。而我軍死傷既多，逃亡亦衆，不能掃盪，仍爲敵踞。龍北嘴臺亦繼陷。

是時，我海軍諸艦駛至西海套，用過山礮法向岸射南幫各臺踞敵。敵死甚衆，而我南幫殘卒亦得藉海軍礮力之遮護，由長峯延東沙灘衝出數百人。不然，悉裹敵隊中無噍類矣。方日本陸軍之未逼南幫也，汝昌慮礮臺不能守，以巨礮資敵，將遺海軍憂，遣弁至臺卸其各礮之鋼底鋼圈以歸。宗騫爭之，復還爲配置。至是，日兵果資之以擊我海軍。

南幫失陷之役，鞏軍陣亡管帶張友志等三員、幫帶楊得林等四員、哨官哨長四十員、勇丁二千餘名。其北幫綏軍前敵兩營，爲劉樹德所統，亦自橋頭調回，見南幫之覆，鞏軍死亡甚慘，遂同時逃潰。宗騫以令箭截之，不可止，樹德委軍去。初六日，綏軍守臺二營亦潰，無一留者。蓋自甲午九月，綏鞏兩軍勇丁即索壓饟銀兩，大譁欲潰者屢矣。壓饟者，勇丁初入營，須扣饟三月存統領糧臺，以爲軍米購價底銀，俟勇丁離營日始補給令去。於是將領利勇丁逃亡，其壓饟三月可不給，而續補之勇且可仍扣壓饟也，恆以苦工責勇丁。勇丁怒次骨，及軍事阽危，南幫鞏軍給壓饟兩月，綏軍益譟，宗騫終不給。至是相率譁潰不返顧。宗騫移駐祭祀臺，從者

皆散，惟北山嘴臺有學生礮弁礮勇二百餘人耳。

初七日，汝昌乘小輪至，挈宗騫往劉公島，（宗騫至島，畏罪仰藥死，）麾礮勇等去。並以海軍大礮燬北幫礮臺及子藥庫，俾弗資敵。日兵遂平行至北幫，威海陸地盡爲敵踞，海軍道絕，而澳之東西口門外亙敵艦數重，於是我艦隊陷入重圍矣。蓋是時威海之防自守口礮臺及陸路礮臺以外，尙有行營礮五十餘尊，其臺礮、行營礮大小礮彈猶足一百五十發，其他水雷、營電光燈、槍彈、餉銀凡軍資器械儲蓄甚厚，及是乃悉以予敵也。

南幫礮臺之陷也，日兵卽以臺之巨礮攻我澳內諸艦。我諸艦駛往西口以避之，由是東口不能守，敵乃得以魚雷艇卸我東口木閘並守口水雷諸物，而其雷艇遂時得入口狙擊我諸艦矣。初五之夜，日雷艇先已入口劫奪，我軍覺之，劉公島發礮轟擊，敵未得逞。及初九日，日艦合南幫踞隊攻我。我艦隊與劉公島礮臺相持竟日，而劉公島礮臺兵弁傷亡甚衆。是夜，日雷艇復入東口襲我，爲我擊沈者五艇，而我定遠卒中雷傷甚，遂駛泊劉公島岸旁；乃船已傾側，旋鑿沈之。十一日，日水陸兵復以礮猛攻我，燬我日島火藥庫並地阱礮，而我劉公島礮臺

亦擊傷其兩艦。十二日侵曉，日雷艇復入東口來襲，我來遠快船並威遠練船、寶筏差船皆沈於敵。時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啓方登岸徵逐未歸也。十三日，我管帶魚雷艇王登雲（姚紀略作登瀛）等率雷艇十二艘從西口駛逃，日艦追之，盡擄以去，其傍近淺水得免渡逸走者才百許人耳。登雲初欲自戕，餘兵拽之奔岸，亦得脫。

自威海陸道陷敵，劉公島居民惶懼，兵輪管帶不欲戰者復交煽其間，兵勇水手和之。益以日雷艇時入東口襲沈我艦隊，而我雷艇全隊且闖口逃。於是兵勇水手乃糾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乞生路。島中大擾。諸洋員請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曰：「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視此事也！」乃先出示撫衆，略謂援兵將至，固守待援。衆亦稍定。是時英水師兵官馬格祿方充海軍副統帶官，與我兵輪管帶數人並洋員浩威已密有成議，將仍以衆劫汝昌。十五日，敵復自水陸以礮攻我，擊沈我靖遠艦。是日，右翼總兵劉步蟾以手槍自殺。時汝昌駐鎮遠，十六日，弁勇擁護軍統領張文宣至汝昌所，合水手圍之。營務處道員牛炳昶並各艦管帶踵至，相對泣。汝昌乃偕西員計事，以德員瑞乃爾能華語，令出撫衆，曉譬良久，

衆喧噪不可解。瑞乃爾入艙密告汝昌曰：「兵心已變，勢不可爲，不若沈船燬臺，徒手降敵，較得計。」汝昌沈思良久，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沈船。諸將不應。蓋諸將懼敵甚，恐沈船徒降取怒日人也。

十七日，日兵水陸復以礮急攻我，島中愈惶急。時島中尚存鎮遠鐵艦一，濟遠、廣丙、平遠兵輪三，鎮中等蚊雷艇六，凡十艘，而彈藥將罄。是日得煙臺密信，知東撫李秉衡已走萊州，援兵絕。汝昌召海軍諸將，議鼓力衝敵船突圍出，或幸存數艘得抵煙臺，愈於盡覆於敵也。諸將不允，散去。旋勇丁水手露刃懾汝昌。汝昌稍慰之，入艙仰藥。張文宣繼之。十八日未曉，汝昌、文宣相繼死。牛炳昶召諸將並洋員議降，瑞乃爾請如汝昌前令，沈船毀臺乃議降事。諸將及英員皆不許。於是英員浩威作降草，仍託諸汝昌語，管帶閩人某譯爲華文，炳昶即署以海軍提督印。黎明，廣丙管帶程璧光乘鎮邊艇，懸白旗，齎書詣日軍降。所有殘餘艦隊十一艘（康濟練船計入）並劉公島各礮臺軍資器械遂全納於敵，而我慘澹經營之海軍至此乃掃地以盡矣。

先是，孫萬齡棄橋頭北去，宵宿孫家灘。初五日退楊亭，駐村外。南幫礮臺時已失守，日兵假綏軍衣裝，詐稱我敗兵踵至。適與我探卒遇，遽開槍。萬齡聞變，發隊拒之，敵亦退。初六日，再退舊館，於麓島掘溝設卡以防西路。是夕，日探馬二[illegible]騎來窺，我軍槍擊之，傷其三，擒一人，其身畔有中國路單及駐兵多寡有無處所分列甚悉。初八日，秉衡令斬閻得勝於舊館。未幾，復令萬齡退駐寧海。寧海非要塞，不可駐兵，乃進據孟良口。孟良口左海右山，形勢甚險，亦東道關鍵也。於時孟良口迤東而南皆委諸敵，任其縱橫出入。敵既踞威海，攻我海軍益急，礮聲達煙臺，且謂將由海道來襲，官民大恐。十三日未刻，秉衡西走。十五日，至黃縣。是日日兵襲入文登。十八日，秉衡退駐萊陽，復令萬齡率所部自寧海移海陽。萬齡誤視電文，拔退萊陽，於是日兵襲入寧海，又西侵二十餘里至沙鼻窩，大掠婦女財帛去。蓋日兵之入山東，東自榮成縣之龍鬚島南及文登迤西北至寧海之沙鼻窩，而意實主威海，其旁擾各縣邑，乃披葉拔本之狡謀也。逮我劉公島陷，海軍全燼，於是榮成、文登、寧海之敵皆相繼退，別以康濟練船載汝昌諸櫬還煙臺，縱水陸將士居民西渡，而斂兵踞劉公島，與威海相犄角，俾扼要害以挾我焉。

十三　馬關議和

光緒甲午（二十年）七月朔，中國始頒詔與日本宣戰。於時高陞輪船已燔，牙山屯營已潰。其始固委蛇言款，蓋不得已而出於戰，當道原無備戰之心。識者固知兵氣之不振，戰局之靡終，必無以善其後，而割地償款之機已兆於此矣。

方東事之起也，我北洋大臣李鴻章實主軍事外交之全局。乃日本盛兵渡朝鮮，而我則始請英使調停，後倚俄使勸阻其鬪，復要英艦以制日，又虞英、俄之互忌，終且倚英、俄合力以言和，而於專主英、俄以外更告法，告德，告美，以求息肩，轉以兵備爲大忌。而日使之駐朝鮮者亦時示我以可和之情，以搖我耳目。我乃一誤再誤，[illegible]移前卻，入其彀中而不之覺也。

我方以口舌文告日弊精神於英、俄、德、法、美五國之交，垂五十日，迄無要領。日本正樂蹈是隙以渡兵朝鮮，爭我先著。雖以牙山將領之求援，駐朝道員袁世凱之告急，而鴻章答之，輒

曰堅貞勿怯也；靜守勿動也；已付各國公論也；英、法刻已出場也。雖奉嚴旨備戰，而鴻章仍固持和局，直於言款之外無所措置。各國固知我以言款始，必以求款終，而早燭我兵之不足戰也。日本窺悉此情，遂薄我於成歡，乘我於豐島，我始倉卒以出於戰。兵事既交，瑕釁百出，於是一敗於平壤，再敗於九連城，而鳳凰、岫巖、金州諸城邑相繼陷沒，遼、瀋震驚，大連灣且墮，而款議復起。

十月中旬，總署大臣侍郎張蔭桓至天津，駐鴻章行署議款事，語極祕。二十二日，遣津海關稅務司英員德璀琳東渡言款。德璀琳遂齎鴻章致日相伊藤博文公文一，私函一，乘禮和商船往日本。三十日，抵神戶，日本兵庫縣知事周布公平詰之，為電達其內閣。其內閣乃謂鴻章之牘非國書，德璀琳西人非中國大員，舉不足當代表之目；苟非中國著望大員且欽派來東者，不與議也。因拒德璀琳會見。德璀琳不得已，卽以十一月朔起椗歸。於是鴻章復有派員會議之請。

德璀琳之未東渡也，美國任為我國居間。日本方暱於美，美總統遂命其駐我、駐日公使

爲兩國介紹。時我旅順既墮，德璀琳復歸，而析木城、海城且陷，諸將久無功。議款益急，而日人須割地並償款四萬萬圓。諸說騰沸中外，我政府遂決計派大臣東渡議款。日本復要及國書款式並派全權使臣諸事，皆許之，均自美國公使道達，且聘其前任外部大臣福世德助訂和約。遂命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爲全權大臣，使日本會議。十二月十二日，蔭桓等自山海關乘招商輪船赴上海，折而東渡。乙未（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抵長崎，美員福世德已先至。初六日，蔭桓、友濂抵廣島登岸，分駐春和園及洗心亭，遂呈國書。日本亦令其內閣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卿陸奥宗光爲全權大臣，會蔭桓等議約。

初七日午刻，兩國使臣互校敕書於廣島縣廳。我敕書有「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一語，日外務卿陸奥宗光復以手函親致我使臣，詢我敕書「曾否載明便宜行事全權字樣？貴大臣等能否遇事自專，毋須電請裁決？」明日，蔭桓、友濂以實有「便宜畫諾之權，和議一成，即可電請大皇帝俞允，約期簽字」答之。日本終謂我使臣全權不足，非列國議款通例，是日雖復會於廣島縣廳，而堅拒開議，且以書告絕張、邵二使焉。是役，日人接待我使臣

甚傲，竟截我通華密電及拒絕會議，蔭桓等當以實有全權固爭；且謂文憑中有未備處可電奏改正。日人彌橫，乃拒送蔭桓等於長崎。蔭桓等不得已，罷議旋滬。

日本之絕蔭桓、友濂也，曾照會駐我、駐日兩美使，謂「中國誠派有位望大員，畀以全權，仍可隨時開議。」意蓋專指鴻章。彼固早策割膏腴、償巨款非鴻章不足肩此任也。方蔭桓在日，日內閣伊藤博文曾私於參贊伍廷芳，有「中堂大可主持和議，貴國何不遣之」之語。蔭桓歸滬，遂電告總署。會威海衞、劉公島相繼陷，海軍盡覆，款局益急，即以是月十九日調雲貴總督王文韶署直督北洋大臣，而命鴻章爲頭等全權大臣與日本商訂和約。鴻章遂入都。其奉使敕文先由美使田貝電日議定，並言割地賠款大略。二月初六日，鴻章復以割地請命於朝以堅之，而樞府王大臣亦公請懿旨促鴻章行。時美員福世德亦至滬旋津，初九日，鴻章遂出都。十九日，鴻章挈其子參議經方並美員福世德、參贊道員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等，自天津乘禮裕、公義輪船東渡。

二十三日，鴻章等抵日本馬關。日廷仍以其內閣伊藤博文、外務卿陸奧宗光爲全權大

臣，俱集馬關，以春帆樓爲會議所。二十四日，鴻章赴議，呈勘敕書，遂將擬請停戰英文節略付博文。二十五日，復會，博文面交覆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關爲質，駐日兵，乃停戰，反覆詰難，博文執愈堅。鴻章謂：「我爲直隸總督，三處皆我轄境，此關我顏面。如東兵不即往攻直隸境土，則不必停戰，專議和款。」經方亦請限期議和不停戰，惟要定東兵不往攻三處。博文仍難之。鴻章遂請暫緩停戰，先議和款。博文乃期以三日要覆文。此一二兩次會議大略也。

鴻章以停戰要質甚堅，不可議，乃決計先議和款。二十八日，復爲第三次會議，鴻章自以華、英文覆文各一通付博文。博文許以議和條款明日交閱。是日鴻章自會所歸行館，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狙擊於途次，槍彈傷顴，創甚。日官聞警，來問狀，視安者絡繹於道：博文、宗光躬詣慰問，誠懇謝罪；日皇亦遣醫慰治。警問流播歐、美，聞者皆大譁。日廷懼干各國非難，即於三月初三日允停戰，不索質，限期議和款。初五日，訂停戰約，惟奉天、直隸、山東暫止戰，以二十五日爲限，凡六款。

初七日，博文、宗光以所擬締和條約十款遞鴻章，限四日議覆。是日鴻章兩次電告總署，

略言：「日本已將條款出示，其最要者：一朝鮮自主，二奉天南邊各地及臺灣、澎湖各島均割隸日本；三賠兵費庫平銀三百兆兩。所欲過奢，恐難成議，請密告英、俄、法三國公使。其第六款商約，節目甚繁，若添開口岸北京、沙市、湘潭、重慶、梧州、蘇州七所，皆各國素所願望不得者。且要減子口半稅為值百抽二，並將一切稅鈔豁除。又機器進口、改造土貨，俱奪我利權。請迅核允駁，或密商赫德，惟令勿告各國公使。」總署奏之。

十一日，鴻章先覆博文、宗光說略，分四大端：一言朝鮮自主應改日本所擬約文。（日所擬原文為「中國認明朝鮮確為獨立自主之國」）二言奉天南境難割棄。（臺灣未言及）三言賠款三萬萬，非中國力所及。四言通商權利減子口半稅，免內地釐金，洋貨入內地屯棧，機器進口，造土貨並所造土貨入內地免稅課諸事，頗礙中國國計民生，俱請更議。越日，博文覆函，謂中國自家為難之處非彼國所與聞，而要鴻章以按所交和約底稿逐條陳明允駁或更改之處，勿延緩。十五日，鴻章乃按和約稿條覆。略如說略意，而允割奉天之安東、寬甸、鳳凰城、岫巖四廳州縣及澎湖列島諸地，賠庫平銀一萬萬兩，通商權利一如中西各國成約。

時鴻章創已愈，十六日復會議於春帆樓。是爲第四次會議。博文而致盡頭約稿，謂其此次節略中國但允不允兩言而決，無多費時日。約仍十款，視其初送約稿，大端於割地款內減去寬甸縣；而賠款減至庫平銀二萬萬兩，分六期以七年歸償，未償以先給息五釐；割地減奉天省城；而要減子口稅及內地釐稅與濬長江口攔沙亦均删去。是日反覆互辯甚烈，迄無要領。越日復函辯，而博文執甚堅，且限四日答覆云。

二十一日，第五次會議，仍互辯。博文乃於商約內「日本人入內地租棧」下減去「華官不得干預」一語，並删「以日本銀圓報關」一事。而日本人在華製造貨物，限以通商口岸。並言兵費三年償清得停息，遼河口界綫以河心爲界，及換約後臺灣兩月交割諸事。遂定議。當鴻章在日議約時，博文歷私於經方及伍廷芳，略言彼國武員欲分道攻北京，和議須速成。又言彼廣島派運兵船三十艘赴大連灣，其小松親王等將督隊繼進，若再商改約款，和議即決裂。且致書鴻章言其國索款爲盡頭一著，惟問中國允不允耳。鴻章屢電總署，總署不能堅持，傳旨許之。二十三日遂互簽約稿，展停戰期二十一日，約於煙臺互換正約。約文凡二十

一款，其主要項目如左，是卽所謂馬關條約也：

(一)中國確認朝鮮爲完全獨立自主國，所有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

(二)中國將左開地域及在該地域之城壘兵器工廠及一切官有物永遠讓與日本：

(甲)奉天省南部。卽自鴨綠江口溯江至安平河口，從該河口折綫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止，所有折綫以南地方及遼東灣東岸、黃海北岸屬於奉天省諸島嶼，概在所讓界內。

(乙)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丙)澎湖列島。卽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有割讓地方之中國人民，願遷居界外者，准於二年內任便變賣產業，實行遷徙。但二年期滿後尙未遷徙者，卽認爲日本臣民。

(三)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內一萬萬兩，自本條約批准後十二個月內分兩期交還；餘一萬萬兩，自本條約批准後七年內分六次交還。其未經交完之款，應按年付息五釐。

(四)兩國前定各項條約，一概作廢，中國應以與歐洲各國現行約章為基礎，速與日本結通商航海及陸路交通貿易新條約。並遵行下開諸項：中國現今已開通商口岸之外，爲日本臣民新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日本得置領事官，且享有中國已開市場之同一特典與便宜。

自宜昌至重慶，自上海入吳淞江、入運河至蘇州、杭州間之航路，准日本汽船自由通航。

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貨品及生產物，又向中國內地輸入之運送品，皆有租棧存貨之權。免除稅鈔及一切派徵諸費。

日本臣民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得自由從事各種製造業。又各種機器僅納進口稅，

便得自由裝運進口。

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製造之貨物，其一切稅課及租借棧房之利益，均照日本臣民輸入貨物之例辦理，並享受一切之優例豁免。

(五)爲擔保本條約實行，日本暫以軍隊佔領威海衞。俟第一、第二兩次賠款交清，所餘賠款之元利以關稅作抵，又通商行船條約批准交換之後，日本始允撤回軍隊。

此外更訂附約三款，規定「佔領威海衞之軍隊不得越一旅團，駐屯地域限於威海衞海灣沿岸四十里之地，週年軍費由中國津貼庫平銀五十萬兩。又休戰期限延長至四月十五日換約時止。」和議既定，鴻章乃旋天津。

鴻章既歸，稱病不行。而遣美員福世德、參贊伍廷芳齎和約各件入都。方蔭桓之返，鴻章未發，朝命三品以上大員議和戰。迨割地議起，朝野大譁，臺灣臣民爭尤力。未幾，鴻章成約歸，割地、賠款、商利俱徇日本意，己則稱病翺翔天津，於是京朝官之封章，疆吏之電奏，凡百十上。江督劉坤一謂「戰而不勝，尙可設法撐持。」署直督王文韶亦謂「聶士成等軍頗有把握，

必可一戰。」鄂督張之洞語尤激，謂「割地之事尤爲萬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論，其不可有三；以勢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並請將李鴻章拏交刑部治罪，撤回李經方革職嚴辦。乞乘輿奉太后西幸，飭南北備戰守！」（按此條係電請都察院代奏道員易順鼎呈。）而會試公車在都者康有爲等數千人亦騰章力阻，詞極切直。朝意頗爲動，令鴻章改議。鴻章以全權簽約無更改理，慮騰笑萬國，堅不從。而樞臣孫毓汶、徐用儀實主之，促速行換約。主事何藻翔、羅鳳華乃上書請戮毓汶等以謝天下。政府鑒於時勢，莫可挽回，遂特旨將批准定約先後辦理緣由及不獲已之苦衷明白宣示焉。於是臺灣終於甌脫，而遼東亦且別起風雲矣。

十四　割棄臺灣與臺民自立

臺灣舊隸福建，稱臺灣府。後設臺灣道。光緒乙酉（十一年，西元一八八五）中、法和議成，翌歲遂建臺灣省，閩浙總督實兼領之。升淡水廳爲臺北府，設巡撫駐焉。劉銘傳最先爲巡撫，振興百務，鐵路、商輪、屯墾、開礦諸新政備舉。凡今日日本所經營盡美者，悉本銘傳之舊以爲擴張者也。邵友濂繼任，而中、日方失和，海疆戒嚴，乃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廣東南澳鎭總兵劉永福率所部防臺。永福增募成八營，仍稱「黑旗」。先是，中、法之戰，永福以黑旗軍屢挫法兵，唐景崧單身入越南招之，遂歸中國。中、法和議成，以粵督張之洞薦，授永福總兵，駐欽州。景崧亦由吏部主事授臺灣道，旋擢藩司。至是，政府方倚景崧知兵，而提督李本清與之交惡，遂求去，以提督綦高會代守滬尾，尋復以提督廖得勝代高會。兩月之間，滬尾三易將矣。及我援朝之師既敗，遼東城邑相繼陷，友濂慮禍及，大懼，徘徊思去，密求樞府內調。乃以景崧署

巡撫，而移友濂撫湖南。時甲午（二十年）十月也。

初，景崧與永福共事於越南，後乃積不相能。景崧既署撫，乃移永福軍臺南，而自任守臺北。乙未（二十一年）二月三十七日，日兵艦攻澎湖、媽祖宮，守將擊之，傷其兩艘。蓋日兵將攻文良港，而先攻媽祖宮以牽綴我軍，使不爲備，乃得潛登文良港，斷我澎湖、臺北間電綫。二十九日，日軍遂佔澎湖。於是海道中梗，軍械之購自外洋者盡爲日奪，而臺灣乃益形孤懸矣。

三月，臺灣更有李文奎之變。文奎故直隸游匪，從淮軍渡臺，充撫轅親兵。副將方某爲武巡捕，以文奎犯令革退。乃轉事中軍副將黃義德，充什長。義德募兵於粵，方某署中軍，復以事革文奎。文奎大恨，其黨徒徧城中及署內外，思伺隙報之。是月二十五日午後，景崧壻余某內渡，文奎率黨刧其裝於道。護勇逃歸，文奎追之，直入署門。方副將自內出，文奎徑斫其顱，反入門，踣而斃。中軍護勇內應，爭發槍。景崧遣差官出視，及儀門，中刃返。叛徒將入殺景崧，景崧出，叛兵猝見巡撫，慴焉，斂刃立，並告無事。景崧以文奎徒黨衆，因慰令充營官以安之。楊岐珍率所部入援，與叛兵對擊，傷居民十餘人。景崧命止之，以文奎募緝捕一營屯基隆，而張示別緝

賊害方副將者以為掩飾。由是將領離心，兵寖驕，不可制矣。

方鴻章之東渡言款也，停戰之約載明北洋，而南洋不與，日意固專屬臺灣。未幾，果有割臺之議。時臺灣舉人以會試在都，上書力爭，不報。三月，割臺信益急，主事邱逢甲建議自主，臺民爭贊之，乃議建民主國，開議院，製藍地黃虎國旗，將戴景崧為總統。四月，和議成，卒棄臺灣，（二十五日，命鴻章子經方為割臺灣使，輔以福世德。日本以樺山資紀為臺灣總督，往收地。經方與會於澎湖舟次，乃即日艦交割之。）朝命景崧率軍民內渡。臺民乃決自主，上臺灣民主國總統印綬於景崧，鼓吹前導，紳民數千人詣撫署。景崧朝服出，望闕九叩首謝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撫署為總統府。改元為永清。電告自主，有「遙奉正朔，永作屏藩」一語。命副將陳季同介法人求各國承認自主，皆不答。設內部、外部、軍部以下各大臣，凡省官不願留者，聽其內渡。於是省會道、府、縣官皆納印去，提督楊岐珍亦歸福州。

景崧受事之日，日軍艦已大集，先攻基隆。吳國華守三貂嶺，遇日偵探隊，擊之，斃日兵官一。營官包幹臣奉命來助戰，奪日兵官首級以歸，遽報大捷，吏民皆賀。國華方逐日軍，聞幹臣

攘其功，大怒，撤隊馳而下。日軍遂佔三貂嶺。分統李文忠方會師援基隆，而日軍蟻聚，文忠等皆敗。景崧以事急，令黃義德往屯八堵，爲獅球嶺守將胡友勝後援。義德至八堵，遽馳歸，詭言獅球嶺已失，大雨不能駐營，且倭懸六十萬金購總統頭，故乘火車馳回，防內亂。景崧不敢詰。時五月十一日也。是夜，義德部勇索餉大譁，徹夜甚雨。翌晨，日軍佔獅球嶺，城中驚擾。幕客熊瑞圖請退守新竹，巡捕吳覲庭以槍擬之，戒毋多言。景崧默然。傍晚，前敵潰兵爭入城，客勇土勇互鬪，積屍徧地，未幾，總統府火發，景崧微服挈一子，出城，附英輪渡廈門。

景崧去，藩庫猶存銀二十四萬兩，游兵大掠互鬪，庫中積屍四百餘，沿途搶劫，尤難指計，哭聲鼎沸。時獅球嶺日兵未得城中虛實，尚回翔未進。德商畢底蘭以書馳告，日軍乃以十五日來收城，臺北亡。景崧則歸老於鄉，至壬寅（光緒二十八年）始客死廣州云。

臺北既陷，幫辦軍務總兵劉永福方駐營臺南鳳山縣屬之旗后，專防南路。時鎮道以下各官及臺紳邱逢甲、林朝棟等皆相繼內渡，臺民遂相率至旗后迎永福入臺南府城，並上民主總統印綬，永福不受，仍稱幫辦，設防守。部署稍定，而日艦至，窺安平口。永福自擊之，幾沈。日

軍別攻新竹，相拒月餘，大小二十餘戰，互有傷亡。日人購奸民導僻徑抄臺軍後路，分統楊紫雲戰歿。吳彭年赴援不及，乃守大甲溪。義民長徐驤所部爲日軍追入深箐中，驤繞出其後擊之，日軍礮無所施，大敗。獲日兵數十。時庫帑既匱，僅恃鈔票爲挹注，軍餉益不支。永福先遣員渡廈門求款，並電乞沿海督撫助餉，絕無應者。餉絕械罄，永福憂惶無策。而臺南土匪爲內間，引日軍深入，匪集愈衆，日軍遂用爲前鋒。吳彭年伏兵大甲溪，俟日軍至，猛擊之。日軍退渡河，徐驤伏兵乘其半渡奮擊之，日軍大敗。

七月，日大隊攻大甲溪，相持未下，忽譁傳大營陷，軍皆驚退。蓋新楚軍統領李惟義奉命爲後援，日人以金啗土匪，冒稱日軍襲之，惟義驚遁，營遂潰。前敵乃大挫，袁錦清力戰死之。日軍遂據大甲溪。永福令諸軍嚴守彰化。徐驤屢以伏兵撓日軍，義民亦迭起抗之，日軍屢窘，多傷亡。日軍仍利用土匪導攻八卦山，吳彭年死守，力竭殉之。日軍奪八卦山，俯瞰彰化城，彰化降。

日軍進陷雲林、苗栗二縣，進逼嘉義，誤入山谷，民團林義成等塞谷口盡殲之。臺南山谷

險阻，深箐叢雜，民團潛伏，遇敵猝起。日軍不習地勢，屢戰恆敗。臺北、臺中各城邑開臺南義聲，皆思奮起圖恢復。日軍乃以重兵嚴備之。

臺南援絕饟竭，相持數月，軍皆飢困。日軍遂以全力攻臺南。徐驤等猶力戰。驤每臨陣，必居前敵，卒中礮死。嘉義守將王德標以地雷遂日營，夜半地雷發，日軍死七百餘人，爲之驚退。終以死將士多，大憤，聚巨礮猛轟嘉義，破之。

嘉義陷敵，僅餘臺南孤城，永福猶死守。日本新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自英艦致書永福，謂：「公以孤軍持絕地，數月不下，公已無負於臺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敵軍，徒傷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臺，當以禮送公去。」永福拒之，詞甚峻厲。日軍乃大攻城。永福自發礮擊之，斃數十人。九月初一日，城中無食，餓軍悉潰。初二日，永福駐安平礮臺，城中土匪起，日兵亦集，乃逃登德國商輪，從之者其子成良與陳樹南、柯壬貴諸部將及幕客數人耳。日兵登船大索四次，迄無獲，蓋德人深佩永福，故祕藏之也。永福內渡至廈門，旋歸廣東欽州。臺南遂陷，全臺亡。

十五　遼東之易款

中日和局之成，美國實居間爲介。英人依違其間，頗陰袒日。而俄、法、德三國滋不平：法甚其索臺灣；俄則怒其據遼東，尤引爲大害，必欲阻之；德亦乘機干預東方，爲將來拓展計。四月初一日，三國駐日公使乃公阻其據遼東，疊以公文致日本外務省，而俄艦已紛集日本之長崎及我遼海，勢張甚。日俄本不敵，又新戰中國，斷無餘勇以戰俄，初十日，乃隱忍許還我遼東。三國公使遂照會我總署：「遼東地不畢歸，毋批准換約！」會我中外諸臣亦連章阻款議，政府意猶豫，乃命王文韶、劉坤一議和戰。文韶等言：「瀋陽、京師兩地，所關重大，務策萬全。以直隸言，如提督聶士成、總兵吳宏洛、章高元、陳鳳樓等軍，聲氣聯絡，必可一戰。其榆關以迄遼、瀋，各路軍營是否可靠，臣實不敢臆斷。今勢成孤注，與未經議約以前不同，乞飭下諸臣熟議！」且告海嘯成災，意頗依違。和議遂決，乃以四品京堂伍廷芳、侍郎聯芳爲換約使，赴煙臺。十四

日，日換約使伊東美久治乘軍艦八重山抵煙，謂更易割遼約未奉國命，馬關約不可改，持不下。俄艦泊煙臺港內者凡十艘，將備戰，美久治大恐，電請國命，乃從歸遼議，夜半換約。

時王之春以使俄弔賀歸，道出法京巴黎，說法干涉和約，以臺灣質法，議無成。駐法使龔照瑗密以電李鴻章。鴻章慮破和約，遽報樞臣孫毓汶，且急電伊藤博文轉促之，（是時日已允展緩換約期七日，）故煙臺換約亟以夜成。款局既定，給美員福世德薪勞十五萬圓，卽以二十五日派輔李經方爲割臺使，語見前章。

於時日兵尙據遼東，俄、法、德三國詰之，日乃索我贖費庫平銀一萬萬兩，徐減及五千萬兩。八月下旬，三國公斷，以三千萬兩贖遼東。日本聽之，而要以贖價畢償後三月乃撤兵。我政府復派鴻章與日使林董議還遼約，林董要約四條：一，中國償日本銀三千萬兩；二，俄、法、德永不得佔東三省，中國亦不得割讓之；三，大連灣通商；四，大東溝及大孤山俱開商埠。不果議，而九月初四日，三國復責日本速撤遼東兵，還遼議乃定。是月二十二日，互換還遼約文於京師，凡七款，主要者約有四項：

(一)日本自願將馬關和約第二款中國讓與日管之奉天南邊地方及所屬島嶼，均永遠交還中國。並第三款擬訂陸路通商章程之事，作爲罷論。

(二)中國爲酬報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事，允給銀三千萬兩，迨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交於日本政府。

(三)自訂立本約之日起，三個月內日本軍隊一律撤回。又自本約署名蓋印之日起所有交還地方之衙署、公所、工廠、船塢及一切官有物件不得毀壞搬移。並俟某處城鎮撤兵時，由日本全權公使按約知照中國政府，轉飭中國收地印委各員驗收。

(四)截至九月三十日，倘中國猶未交款，則仍佔交還地方之日本軍隊，其需費全數均歸中國政府算給。倘款已照付而日本軍隊倘未如期一律撤回，應由日本代認五釐息銀三個月。

此約草成，先輸贖遼費銀三千萬兩。十月，日本乃撤兵，奉天南部七州縣諸城邑始歸我，款局以終。(其商約及行船章程訂於翌年六月，租界約訂於翌年九月，以事涉善後，且文繁不具

錄。）

初，俄、法、德三國駐日公使之出阻遼議也，先後訪日本外務省，謂奉本國政府之命，勸日本政府放棄遼東半島。其公文措辭，亦皆謂「日本若佔領遼東，則不僅中國之國都日危，卽韓國之獨立亦歸於有名而無實。是日本此舉實爲遠東和平之大障礙，應特以誠篤之友誼勸日本政府放棄該半島之領有權，以保全和平」云。時俄海軍中將智爾多福統太平洋艦隊駐海參崴，全隊凡二十九艘，約七萬三千噸。還遼議起，其碇泊於中、日各港之諸艦同時接本國政府訓令，限卽刻退集本港，以示戰機緊迫。又其東部西伯利亞總督統轄之現役兵、預備兵共五萬，亦齊集海參崴候令。其軍務知事且致公文於日本領事，謂「奉本國政府之命，本處爲臨戰地域」以恍之。日本居留人民多倉皇退去。

於時日本精銳之師悉屯駐遼東，而海軍艦隊又多往攻臺、澎，全國沿岸軍備空虛，勢甚絀。三國勸告既送達，其內閣伊藤博文急赴廣島行在所開御前會議，提議三策：一，斷然拒絕勸告；二，遼東問題付列國公議；三，依三國要求退還中國。閣員以內外情勢不利增樹敵，决議

行第二策。時其外務卿陸奧宗光方養疴於舞子，博文卽夜奔就之，徵詢意見。宗光謂「招請列國會議，則俄、法、德外，必另請二三強國同時列席。是等強國肯否參與，實不可知；卽肯參與，而此種問題一付公議，則各國主張自身之利益，必不能限論遼東一事而止。倘議論橫生，馬關之約不將破壞無餘耶！」博文以爲然，遂決還遼。

宗光又慮我政府乘三國干涉，將不批准馬關條約，乃主張對三國與對我之政策全然劃分；卽對三國可讓步，而對我則絲毫不鬆也。同時卽電訓其駐外公使：於俄，則以「日俄兩國永年親密，勿傷善鄰關係，求俄國政府再加深慮」；於英，則以「滿、韓關係英國有特殊利害，日本以如何報酬始可望英國援助，問英國政府」；於美則以「中、日媾和係依美國調停，應請其勸止俄國干涉，以全有終之美。」逾日，其駐俄公使覆電：「俄政府嚴拒請求，且嚴整軍備。」其駐英、美公使亦電稱：「英、美兩國限於局外中立之範圍內可與協力。」至此，日本知英、美最後之援助已不可望，除向三國讓步外，別無長策。蓋斯時惟意大利政府以俄、德相親恐破歐土列強之平衡，有連合英、美以助日本意，然勢已不及，徒存空想矣。

四月初，日本政府復命駐俄日使照會俄外部，謂「日本除留金州廳外，其餘遼東半島悉依俄國勸告放棄其佔有權。但日本得向中國索相當之報償。」然俄政府以日本領有金州旅順與領有遼東無異，堅不變其初志。其時我政府亦以三國干涉爲言，由美公使介紹，要求日本展限批准條約。宗光至此，知前持劃分政策問題錯雜，不卽決，恐致不測，遂提出閣議，依三國勸告以成約。

是月十三日，宗光電令駐俄、法、德三國公使向三國政府致送照會，云「日本帝國政府依俄、法、德三國政府友誼之忠告，願將遼東半島永久佔有權全然拋棄。」十七日，駐日俄使向日本政府稱本國政府之命贊揚日本爲宇內謀和平，且述祝詞。法、德二公使亦次第爲同意之宣言。其時日本換約全權大臣已向煙臺，三國政府亦無他意，於是中日兩國遂如期換約，而日皇旋亦發布返還遼東詔敕焉。

和議旣成，我則割膏腴，償巨款，商利之失尤爲無窮漏卮。而遼東之歸，俄、法、德三國方責報於我。於是俄西伯利亞鐵路經我黑龍江而達海參崴，法安南鐵路踰我鎭南關而達廣西

之瓊州，德因展租界於我通商各埠，而我雲南邊地以讓界於法，遂亦讓界於英，且開廣東西江商埠，直達廣西之梧州。膏血內竭，邊防外隳，固已岌岌焉不可以終日。顧三國之盟未塞，列強糾紛日亟，未幾而俄踞我旅、大，英踞我威海，德踞我膠澳，法踞我廣灣，名爲租借，實同割據。蓋列強環伺，皆挾均權之說以相鈐束，而我國國勢乃危如累卵矣。

日本既隱忍還遼，其全國上下引爲大辱，乃處心積慮以謀報俄。卒有日、俄之戰，重苦我關東，而旅、大復轉以入於日，而南滿鐵道之經俄國讓與者並鐵路兩旁之附屬地，視當日所割之地有過之。加以朝鮮亡不旋踵，我東北介日、俄之間，乃日益多事。推原禍始，寧不可恫！雖然，挽救危亡，匹夫有責，急起直追，匪異人任也！

參考書目

東方兵事紀略　姚錫光　光緒丁酉武昌刊本

中東戰紀本末　林樂知　蔡爾康　廣學會校刊本

琉球國紫巾官向德宏稟稿　中華書局中國近百年史資料本

向德宏二次稟稿　同上

向德宏等覆寺島來文節略　同上

東華續錄（光緒朝）　朱壽朋　宣統元年圖書集成公司鉛印本

李文忠公奏議　李鴻章　原刻本

適可齋記言記行　馬建忠　自刻本

甲午遼陽防守記　徐慶璋　自刻本

公車上書記　康祖詒（有爲）等　光緒乙未上海石印本

李鴻章　梁啓超　中華書局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本

日本師船考　沈敦和　江南水師學堂石印本

朝鮮近世史　日本林泰輔　劉世珩譯　五洲繙編譯時務叢書本

中日兵事本末　羅惇曧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本

威海燹師記　同上

割臺記　同上

中國近時外交史　劉彥　太平洋印刷公司排印本